

婢女春红

林希

1

每一个奴婢都有一本功劳簿。

堂堂男子，生而为奴，实在也是可怜可悲。远古之年，群落相争，胜者烧杀抢掠，败者，男为奴、女为婢，由此，中国便有了奴婢；而且，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年，中国的奴婢也就存在了多少年。只是，这里要说明的是，奴婢不同于奴隶，为奴隶者，可以“起来”，而为奴婢者，却又是“不肯起来”。他或者是她，就是要凭着自己的这本功劳簿，无论主人的权势有多大，也无论是主家的门楼有多高，他或者是她，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出出进进，也敢于在门口说三道四，为什么？他、或者是她，在这个家里虽然只是奴婢，但却是有功之臣。

我们侯姓人家是天津卫的一家大户，祖辈上出过大官，到了我祖父这辈，虽说是不入仕了吧，可是在天津卫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我家祖父只坐有家里，历届的天津市市长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专程到我家来，拜会侯老太爷，然后，这位父母官大人才能到任再烧他那三把火。何以这位侯老太爷就有这么大的威风？说不清。这，你只要看一看我们家大门门楣上的那一方木匾，你也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那一方木匾上面只写着四个大字：“佑我黎民”。什么人物居然可以保佑天津卫七十二沽黎民百姓的平安？侯老太爷。

我们家这么大的派儿，满天津卫，上至当今父母，下至平民百姓，直到青皮无赖，地痞流氓，哪一个敢在侯家门外耍威？又哪一个敢在侯家院里吆五喝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家的老仆：吴三代。

吴三代是什么人？不是告诉你了吗，他是我们家的仆人，也就是我们家的奴仆。而奴仆，那就是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可以打骂，他等那是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的。而对于如吴三代这样的家奴来说，就是被主家活活打死了，官家都不能过问，那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的。过去的一句老话，你还不是一条狗，骂的就是这类奴仆。

但是，吴三代就不同，在侯家府邸里，吴三代就是半个主子，他不吃大灶上做的饭菜，他和主家吃一样的饭菜，不同的只是吴三代不上正桌，他自己在厨房里有一张小桌，一日三餐厨娘给他早早地摆好饭菜，晚上还有一壶老酒，酒足饭饱之后，吴三代回到他自己的房里，小下人还要为他端来一盆洗脚水，他要舒舒服服地烫烫脚。估摸着吴三代没有什么事情好作了，我们这些小弟兄们才来到下房找吴三代说故事，吴三代知道的事情真多，从上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的民间传说，他一讲就是一个晚上，直到我们各个房里的妈妈到下房里把我们找走，我们还是不舍得离开吴三代；这时吴三代就哄着我们小弟兄说：“明天早早来，我给你们说老家里捉‘仓官’的故事。”

这里，要说明两个词：第一，“妈妈”，这里的“妈妈”可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管母亲叫娘，“妈妈”指的是我们房里的女佣人，譬如我们房里的女佣人姓陈，我们就叫她是陈妈，婢女房里的女佣人姓张，我们就叫她张妈。当然，各房里的女佣人也有没出嫁的，这就不能叫“妈”的，对于这类

没出嫁的女佣人，我们就直呼她的名字，后来母亲房里的女佣人，也就是吴三代的女儿，没有出嫁，我们就叫她春红。第二个词：“仓官”，就是田鼠，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女佣人，旧称为婢，但自从共和以来，“婢”这个称呼没有了，就说我们家吧，也没有人深究这类人是什么地位，也没有一个名份，就是各房里的“人”罢了。您瞧，这不就是平等了吗？有皇上的时候能这样吗？

如此，有些话也就说清楚了，吴三代是我们家的老仆，吴三代的女儿又是我们房里的佣人，这样吴三代就有两代人在我们家为奴为婢了。不光是他们父女两个人呢，吴三代的父亲原来就是我们家的老奴。

如是，就要说到吴三代的功劳簿了，吴三代所以在我们家享受特殊待遇，究其原因，那要从吴三代的老爹说起。吴三代的老爹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对我们说过，我们只见老人们说起他时都带着几分敬重，大家会称是老吴叔。

这位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呢。那时候我母亲都还没有进侯家的门，若不，吴三代每逢不高兴的时候就甩闲话：“你才来几天？”那意思明明是说他吴三代在侯家已经是开山老祖了。

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的时候，只有 30 岁，开始也就是一个仆人罢了，每天只作些粗活，按年从帐房领一份工钱。此外呢，平日，他们是连主子的面都见不到的。据老祖父对我说，老吴叔在我们家当差，那是非常认真肯干的，无论分给他什么重活，他都会好好地去做，从来没让主家挑出过半点差错，在我家几十名仆佣之间，老吴叔是最勤快的一个。星移斗换，转眼之间，老吴叔在我们家干了十多年，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这时我们的老太爷就把他找到内府来作些零活儿，因为内府里也有些重活，那是女佣人作不了的，可是年轻的男仆人又不能让他们进内府，如今老吴叔四十多岁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差，也看出是个老实人，这样就把老吴叔召到里面来了。老吴叔进到内府之后，各种活计作得更加认真，让他看夜，他能一整夜不眨眼地各处查看，经他查看出来的事端可是为数不少，一次后院里佛堂，也不知是谁上香之后没有等香烧完全就离开后院径自去了，夜里一阵风把香火吹到了柴垛上，幸亏老吴叔发现了，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想起来就让人后怕。

老吴叔在我们家呆的时间越久，作的活越多，他的功劳簿上记的功劳也就越多，渐渐地他也快成了一员功臣了。这时老吴叔不仅按年从帐房里领一份工钱，他还不断地得到全家人的各种赏钱。因为各房里无论让老吴叔作什么事，主家都要多少给他一些报酬，老吴叔把这些另钱存起来，每年回家时就带回家去，听说老吴叔已经在乡下买了好几十亩地，凭着这些田地，他是完全可以在家享福的，只是乡下人的传统，只要有能挣钱的地方，就不吃家里的饭，这样，老吴叔还是在我们家里当差。

那是在我父亲才 6 岁时发生的事，那一年天津发大水，也不是整个的天津卫全被水淹没了，只是大河里的水太大，河水涌出了河面，连平日走车过人的大桥上，都是半人深的水，这样，天津河东河西就断了来往，谁也不敢过河，明看见大桥的栏杆横在水面上，可是谁也不敢下桥，只怕一个浪头打过来把人卷走，因为河水的流势是太猛了。

偏偏这时我父亲得了一种什么病，而我们家又住在河东，遍河东的医生请到了，服了不知有多少药，可就是不见效应，眼看着人是一天天地就要不行了，这时可真的急坏了我的祖父和祖母，他老二位每天只守在父亲的小

床旁哭，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偏这时，也不知是谁说了一个主意。这个人说就在河西有一位老世医，专治我父亲得的这种病，而且人家是药到病除，保证能把小哥治好。可是，谁又能过河去把这位医生请来呢？再说就是你派人去请人家，人家也不肯跟你来呀，那一大半被淹没在水下的大桥，有谁敢过？你总不能让人家医生舍下自己的性命，来救你家小哥的性命吧？没有一点办法，眼睁睁就只有看着孩子夭折了。

恰这时，就在我的父亲眼看着就要不行的时候，一天早晨，老吴叔一步闯进了屋里来，好在他已经是老仆了，祖母也拿他当自家人看待，所以也就没有呵斥他“何以如此放肆”。

“老太爷”，老吴叔闯到屋里之后，咕咚一下就跪在了祖父祖母的面前，他向着我家老祖父祖母施了一个大礼之后这才说道，“二位主子，老吴头这许多年在府上吃闲饭，总也没有个报答主子恩德的时候，如今你老二位若是信得过奴才，您老就让奴才过河去把那位医生请过来吧。你老放心，奴才知道，有那等心怀叵测的人想赖主子一笔钱财，他等就越是想要在这时刻向主子敲诈，明说是去作什么事，其实只是铤而走险，就是舍出了性命，也给自己的后辈挣出了吃喝。只有我吴老头一片忠心，我过河去请医生，请到了不要主子一文钱的赏赐，半路上倘被大水卷走，现在我就给主子立下字据，不要主子的一文赔偿，我就是看着小主子不能就这样没有了救治，就是舍了我一家人的性命，也要把小主子的性命保下来呀，”

“可是，如今就连大桥之上都是水深过腰，你又该如何走过去呢？”老祖父自然希望能有人肯过河把那位医生请过来，此时听到老吴叔自告奋勇要去河西请医生，他便急切向老吴叔问着。

“老太爷放心，我自有办法。昨天奴才到河边去过，本意是想雇一只船的，可是河水太急，如今已是连船都不敢渡了。只是看着看着奴才忽然突发奇想，我想人们为什么不敢在桥上走呢？”

“不是怕水势太猛吗？”这时我的老祖父对老吴叔说着，“已经有许多过桥的人被河水卷走了。”

“对了，奴才也听人这样说过。”老吴叔回答着说，“可是，奴才又想，倘若过河的人在腰间系上两个大铁球，再细心地抓牢大桥的栏杆，那水势就是再大，该也是不会被冲走了的吧？所以，你瞧，奴才早找了两个大铁球，一个足有 50 斤，把这两个大铁球系在腰间，我想水势就是再大，我也是不怕了。”说着老吴叔还给老祖父作了一个表演，好让老祖父相信他必能完成任务。

“不行，”老祖父还是不相信地说着，“就是你过得了河，那医生也是不肯随你过到河这边来的。”

“老主子，你放心吧，只要我过得去河，我就能把老世医请过河来的。我给他下跪，求他救我家小主子一条性命。我保证让他过河的时候滴水不沾，我把他背过河来，事成之后，我再把他背过河去，这一来一去，倘衣服上有一个水滴，撕下我一块人皮来给他赔偿。老主子，你就让我去一趟吧！”说着，老吴叔连连地向老祖父央求，就像是救他自己的亲人似的。

老祖父见老吴叔如此诚恳，求医心切，他也就只能答应让老吴叔去冒一次险了；这时，我家的老祖父从柜里取出两只金元宝，随手交给老吴叔说：“过河之后，见到医生，你只管对他说，这两只金元宝只是一点表示，孩子病好之后，我一定另有重谢。”说罢，老祖父就把这两只金元宝交给老吴叔，

让他带在身上过河请医生去了。

老吴叔走了之后，我家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只看着荷兰国的大珧琅座钟等消息，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就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快亮了，还是不见老吴回来；这时家里的人就有人说话了。有的人说老祖父太相信老吴叔了，他是看着我们一家人着急，就起了歹心想坑钱，老祖父也是太心善，只凭他一说就把两只元宝交给了他，说不定，他拿上这两只元宝跑走了呢。七嘴八舌的自然说什么的都有，老祖父只是一双眼睛看着我的父亲可怜的样子，万般着急，他已经是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便在房里转过来转过去地匆匆走着。

“咕咕咕”一声鸡啼，天亮了，这时小床上我的父亲大人忽然睁开眼睛，向我祖父和我的祖母二人说了一声：“父母亲大人，孩儿去了。”说罢就闭上双眼，再不出声了。

“我的心肝宝贝儿子呀！”当即，老祖母就哭了起来，我的老祖父也是慌了手脚，只是一个劲地大喊：“来人呀！来人呀！”呼啦啦，满宅里的上下人等全都跑来了，可是祖父又说不出把这些人全都叫来有什么事，大家就这样呆呆地立着，谁也不敢出声。

“快让开路，医生来了！”也不知是谁一声大喊，人们立即闪出一条路来，随之一阵风，老吴叔背着一位医生从大门外跑了进来。那医生进到房来，什么话也来不及说，他只往我父亲大人的小嘴里塞了一粒药丸，然后才坐下来给我的父亲大人把脉。也真是神医可以妙手回春了。就在这位老世医给我的父亲大人把脉的时候，只见我的父亲大人嘴巴动了一下，我的老祖母俯下身去一听，立即传出话来说：“他要喝水。”

天爷，小爷说话了，起死回生，侯家的小少爷病情好转了，立时就有入送上了水来，有温的，有烫的，有冷的，各种温度的水都有，只由我的老祖母选用，你就说说，这家里的仆佣多了，是多顶用吧。

医生看过病之后，又开出了方子，立即就有十几个人自告奋勇地要出去买药。当然，不多时，药就买来了，也当即就煎好了，送上来，让小爷服下肚里，没过半个钟头，小爷的嘴角一动，他先是笑了。这时医生对我的老祖父和老祖母说：“孩子算是得救了，你们只要把这几副药按时给他服下，三天之后，保证他能吃些东西的，只是你们万不能给他什么东西吃，一定要饿他三日，直到他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你们再给他一碗老米粥喝，千万记住，一个月之内，不能给他肉吃。”明白吗？我父亲大人得的病，就是由吃肉太多引起的。

嘱咐过这些话之后，医生还要回家，他怕家里人不放心，一定要立即回河西去。老吴叔请医生来的时候，早就说好了的，看过病人之后，当即就送医生回家，二话不说，老吴叔背起医生就走。这时有人说了一句话：“别背了，车子备在门外了。”可是车子只能把医生拉到河边，过河还是要老吴叔把医生背过去。

就这样，一辆胶皮车拉着医生，老吴叔跟在车子后面，他们就这样走了。老祖父还给了医生一笔钱重谢，还再三地说了感谢的话，这才送医生出了家门。

眼看着孩子的病情好转，一家人都开心得忘了送医生回家的事，只到了晚上，老祖父才想起问一句：“老吴头回来了没有？”这时，大家才想起来，老吴叔一行人已经离家有一整天时间了。

赶紧派出人去找！老祖父才要派人，这时，门外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刚才拉车的人(伕)。这个拉车的人(伕)神色万般恍惚、上言不接下语地对老祖父说：“老爷，大事不好了，老吴叔让大水给卷走了！”

“怎么？你说什么？”老祖父一听，当即就慌了，他赶忙向回来的人问着。

一五一十，拉车的人向老祖父述说了老吴叔遇难的经过：

胶皮车把医生送到河边，老吴叔把医生背在背上，又在他自己的腰间拴牢了两个大铁球，这才双手抓牢大桥的扶手，一步一步地向对岸走过去，拉车的人说，他眼见着老吴叔走过桥去的，他还看见老吴叔走上了对面的河岸，把医生背在背上，快步地向远处走去了，那就是他送医生回家了。过了好长时间，拉车的说：我想等老吴叔回来，就把他拉回来吧，这一趟他也够累的了。“只是，等呀等呀，终于看见老吴叔的影子了，也见他扶着大桥的栏杆下大河，”只是，好大的一个浪头呀，哗地一下，就把大桥拦腰冲断了，只见天塌一样，一座大桥就从中间分成了两半，那拉车的人还说，他眼睁睁地看见老吴叔一双胳膊向上摇了两下，然后就不见了，老吴叔被大水给卷走了。

……

我父亲的病好了，老吴叔却死了，老吴叔以自己的一条命，换下了我父亲的一条命，自然也换下了后来我的一条更小的命，你说说，我们一家人该如何感谢老吴叔吧。当然，我们要给老吴叔家一笔钱，一笔数目很可观的钱，幸好老吴叔的尸身在挂甲寺认出来了，因为天津的挂甲寺有一个大漩涡，无论在哪里淹死的人，都要在挂甲寺漂上来，如此才不致于让尸体入海。这样总算把老吴叔安葬了，我们也算对老吴叔的后人吴三代有个交待。

本来，到了吴三代这代，他是完全可以不到我们家来作仆人了，老祖父给他在乡下买了40亩地，让老吴叔的后辈有了生活保证。

吴三代把他的40亩地租出去，自己到我们家来过半个主子的生活，他是有功之臣的后人，自然要享受特别待遇，当然他是不会作重活的，也就在院里各处关照关照罢了，前面说了，他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房，不过那时候在房子上似乎不分等级，不像现在，什么级住什么房，还有什么不同的设施，正级的有洗澡间，副级的有坐式马桶，处级以下的全是蹲坑。那时候人们的觉悟太低，房子呗，给三代一间，就这样吴三代一个人就住了好大一间房。而且还有更多的特权哩，别人称我父亲是大老爷，吴三代见了我父亲叫大先生，别的仆人称我们是小少爷，吴三代就可以直呼我们的名字，别的仆人见我们太淘气了，只能婉转地向我们的母亲告状，只有吴三代，他可以把我们好一顿教训，事后也不用向主子禀报。你说他这不明明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吗？

吴三代是和我父亲同一年成的家，而我的母亲又是和吴三代的女人同一年生的头一个孩子，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吴三代的女人生了一个女孩，我哥哥的名字是老祖父给起的，一查家谱，这一辈排在了一个“红”字上，长门长孙，就起了个名字叫红松：吴三代的女人生下了一个女孩，也要我老祖父给起名字，这已经就是吴三代的特殊地位了，否则一个作奴才的，你家生的孩子为什么要劳烦主家给起名字？就叫小臭儿是了。只是，他不是吴三代吗？老祖父一翻书，说就叫春红吧，这样吴三代的女儿就有了一个文雅的

名字。

小春红 10 岁那年，我的老祖父有一天把吴三代找了来，让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让佣人给他上了一杯茶，然后这才对吴三代说道：“三代呀，你已经是 40 岁的人了，家里的事你也不能只交给一个女人去管，总在我这里住着，我也是怕对不住你一家老小，无论什么要求，你只管说，我看，你还是回乡下享几天福去吧。”这样，我的老祖父自然又给了吴三代一笔钱，也算是我们对他们吴姓人家的一点报答。

吴三代哩，自然也是想回家过几天好日子去了，只是，他提了一个条件，他对我老祖父说：“老主子该还记得，我家的小春红已经是 10 岁的孩子了，我想，总让孩子一直住在乡下，也是不得长见识，若是大奶奶不嫌弃，我想把她送到府上来，也让她出息出息。”是呀，乡下人么，他总是不愿意让女儿白吃他家的饭，说是送到我们家来长见识，其实也就是省下一个人的粮食，让我们替他养着女儿。

这还有什么不好办的呢？不就是多一个人吃饭吗？再说我母亲在生了两个儿子之后，正盼着能有一个女儿作贴心人呢，领来吧，就这样，春红就进了我们的家门。

2

母亲把春红接到我们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送她进学校读书；只是这年春红已经是 10 岁的孩子了，按道理说，那是要上三年级了，可是她一个字不识，就只能从一年级开始上学。而那一年我 6 岁，却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这样她就和我在一个学校里，她是一年级，我是二年级，上学放学我们两个人一起走，那才真是让人难堪之极。反正我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和春红一起走的，出门的时候一前一后，走出家门不远，我就放开鸭子跑了，春红呢，她初到城市不敢在马路上跑，过马路的时候还要东张西望，这时，甩开春红，我早就跑得没有影儿了。

春红在学校里读到三年级，她就不去了，这可不是母亲不供她读书，是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去学校了，她说脑袋疼，从上一年级开始，她就没考过 60 分，人家教师都感到奇怪，一年级的教师就向我问：“你们家出来的孩子，怎么还有不及格的呢？”这时，我就向教师解释：“春红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她是我们家一个仆人的孩子，其实她人是极聪明的，除了读书不行之外，她可聪明了。”真是这样，同是一道算术题，譬如： $16 \times 5 = ?$ ，写在纸上，春红不会作，可是让她心算，一眨眼，她就算出来了。你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 1 斤是 16 两，5 分钱 1 两，16 两，你就是买了 1 斤，那还算不出来吗？算不出来那就要挨骗的。至于认字，春红简直就不行了，一直到三年级，春红连五百个字还认不下来，你就说她有多笨吧。就是这么笨，人家还闹头疼，一念书就双手抱着脑袋，一副活受罪的样子。最后母亲说，算了吧，你就别去学校了。这一下，春红解放了，高兴得她活赛是当上了大班长，乐得拢不上嘴。

春红不上学了，就在母亲的房里作些零活，母亲是不把她当佣人使的，因为母亲房里有一个佣人，我们都叫她小刘妈，小刘妈是母亲嫁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从外婆家带过来的陪房佣人，和母亲亲得就似一个人似的，在母亲房里当着半个家。这样的佣人，那是终生终世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只是呢，家丑不可外扬，就在春红到我们家第三年，小刘妈有一天对我母亲说：“少奶奶，我还是走吧。”母亲一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即就向小刘

妈问道：“他刘妈，你说什么？”谁料母亲这一问，小刘妈反而抽抽噎噎地哭了。母亲还以为是什么佣人欺侮小刘妈，于是便对她说道：“有什么委屈你的地方，你只管对我说。”可是小刘妈就是什么话也不说，光是一个劲地掉眼泪儿，哭了好一阵时间，小刘妈才对母亲说：“少奶扔，这些年你对我的好处，我是一辈子也报答不了的，若不是实在呆不下去了，那是十头牛也休想把我从你身边拉走的。只是，我怕日后对不住少奶奶……”说着，小刘妈又哭了起来。

母亲什么话也不再问了，只是给了小刘妈一笔钱，放她回家了，小刘妈临走的时候，还再三地查看了咱们兄弟两个四季的衣服，还再三地嘱咐母亲好多的话，从夏天的扇子到冬天的炉火，小刘妈都作了安排，最后才又流着眼泪，从咱们家走了。为了辞退小刘妈，我的老爸很是发了一阵火，一连好几天他不出屋，只一个人在屋里生气。母亲也不理他，由他爱怎样就怎样，佣人过来问母亲：“大先生这几天不想饭吃，该给大先生作点什么呢？”这时母亲就向佣人说：“给他端一盘鱼刺去，他不是爱吃腥吗？”佣人自然不敢给我的老爸端鱼刺的，他们只给他烧鲤鱼吃，一连吃了二十多天鲤鱼，我的老爸不想吃腥了，这时他就一个人出去了，也不知在哪里住了半个月，后来来到我的老爸回家之后，我母亲至少有一个月没和他说话。

小刘妈走了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找到个可意的佣人，年老的吧，母亲思想维新，不爱听老人的唠叨；找个年轻的吧，自己房里又有一个那么没出息的人，真是让人不放心；无可奈何，有的事就只好让春红去作了。这一下，春红可是来了精神儿，反正春红这人在这方面就是一把好手，什么事只要是交给她去作，不用你再费唇舌，一定能作得让你万分的满意；久而久之，有许多该作的事，不用母亲说话，春红就替母亲想到了，她可真是成了母亲的好帮手。就说给各房里作衣服的事吧，现在外面时兴什么衣服？哪个姑姑要作什么样子的衣服？春红一桩一桩都想得周周到到，不等姑姑们说话，不到时候，新衣服就作好了，这时春红就把新衣服给姑姑们送到房去：“我们奶奶给姑姑作的衣服，也不知姑姑喜欢不喜欢？”姑姑一看，正中下怀，“唉呀，我们大嫂几时变得这样精明了。”姑姑当然非常高兴，你说这小春红是个何等精明的人儿吧。

春红这样能干，母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从此母亲就更是问朝政，只一心作她爱作的事了；这样小春红就一天比一天更能干，母亲也就一天比一天更糊涂，渐渐地，在咱们房里就发生了一次彻底的政变，大权旁落，春红成了当家人了。

母亲出身于名门，自幼只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根本就不知世间的艰难；母亲有三大喜好，一好读书，二好画荷花，第三就是喜好给我们弟兄讲唐诗。说起母亲给我们弟兄讲唐诗，那才真是一种享受，母亲讲起唐诗来，她自己先就陶醉了：“世间居然有这样美丽的景色，又有这般清逸的文字，真是人间的一大幸事呀！”讲着讲着，母亲就把咱们小弟兄忘了，她简直就是自我欣赏地只顾自己说着：“古人为诗，贵在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国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城春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为主，闻之而悲，则时之可知矣。”听这样的人讲唐诗，你说是不是一种享受？每天晚上母亲给我们讲过唐诗之后，她就要一个人坐在灯下读书了，母亲的优点，是对咱们弟兄极度相信，她以为她读书的时候，咱们也一定是在读书，所以这时她是从来不过来查看咱们的。当然咱们也不会辜负母亲的

信赖，我们确实也是在房里读书，只是我们没有读经文，我们在看《三侠剑》，那才是过瘾，哥哥说别告诉母亲，我说要想不让我告发，你就得明天再找一本更有趣的书来，果然第二天哥哥就又带回来一本书：《鹰爪王》，嘿，我一夜就看了大半本，第二天上学差点迟到。

母亲越是给我们讲唐诗，越是自己读书、画荷花，她也就越是不问家里的事，不问家里的事，她就更不会问外边的事。据母亲后来对我说，有一个月，帐房居然报上帐来，说是这一个月全家上下用了三包大米。母亲当然不会查问的，只是小春红找到母亲，对母亲说：“奶奶，你知道这三包大米是多少斤吗？”母亲当然说不清，这时小春红就对母亲说，这一家老少上上下下若是能一个月吃下三包大米，一个人一天就是要吃二十斤米了。母亲一听就笑了：“天爷，莫就是一天吃二十斤米，就是让我一天吃二两米，我都是吃不下的。”好了，小春红说奶奶你就不要管了。第二天小春红就去了大帐房，小春红见了管事的人，大大方方地对先生说：“我们奶奶想问一声，现在外边的米价是多少？”这一问，先生当然就明白了，这哪里是大奶奶问米价呀？这明明是你小春红找碴儿。当即，先生就回答小春红说：“禀复大奶奶的示问，大奶奶当然知道，咱们府上吃的是暹罗国进贡的红米，这种米外面是没有价钱的。”这一说，小春红没话了，以她的知识，她只知稻米、粳米的价钱，她怎么会知道暹罗国进贡的红米是什么价钱？当然，小春红这一问，也是给帐房一个警告，第二个月，买米的开销，就没有这么大了。

小春红长到 18 岁，她已经是我们家里的实权人物了，只要小春红对下面的人说一句：“我们奶奶说，让你到上房里去一趟。”立即，这个人就要吓得出一身冷汗，因为他知道“我们奶奶”是不问家里的事的，“我们奶奶”既然有话问你，那一定是你作了什么错事，这时你被哄出府门的时候也就不远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大宅院里，小春红成了大管家，小春红说什么，“我们奶奶”信什么；“我们奶奶”想作什么，小春红就一定能为她作到。于是，久而久之，小春红就成了“我们奶奶”的马前卒，也成了“我们奶奶”的传令兵，还成了“我们奶奶”的军师——诸葛亮。

就在这一年，我们老祖父大人仙逝，他老人家乘鹤而去了；老祖父大人仙逝，自然要大办丧事，按照不成文的习俗，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老大人仙逝，那是至少要停灵七期，以让儿女好尽孝心的。这里的所谓“期”，也就是七天的时间，停灵七期，就是去世的老人要在家里设灵堂，停放七期 49 天，然后才能下葬。而一般的民家，老人去世最多就只能停灵三期，无论你家多么有钱，为老人办丧事，超过三期，官家就要来人过问了：“你们是什么人家，居然停灵过三期？知道什么人物才可以停灵三期以上吗？我们警察局长老爹去世才停灵五期，你们这是要造反呀怎么的？”这一问，就谁也不敢张狂了，放满三期，早早地入土为安吧。可是，我们的老祖父去世，却或以享受停灵七期的待遇，在这七期 49 天之内，每天上午、下午要各有一堂经，晚上还要有各种的祭奠仪式，那是要整整 49 天都要有内容的，还不能单调，还不能小气，天津、北京、河北各地的佛道二家那是全请到了，还有人送了一堂喇嘛经。佛家念经、道家念经，我们是早就不感到新鲜了，只有这一台喇嘛经倒真是有趣，经台上念经的喇嘛们穿着黄袍，还把一只胳膊露在外面，最有趣的是，就在这一台喇嘛经的经台两旁，一边有一只大喇叭，喇叭很长，吹喇叭的老喇嘛坐在经台上，两个小喇嘛抬着喇叭筒，喇叭口越过跪在前面的人，正好伸到我们小弟兄的头上，那声音可是真响，等到

这一台喇嘛经念完，我们几个小弟兄至少有三四天谁也听不见谁说的话，大家全变成小聋子了。

当然，无论是佛家、道家，还是喇嘛念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要跪在灵堂下面，一个挨着一个，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有的，着重孝的人，一个人有一个博士先生照应，该跪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博士先生就搀着你跪下了。我们小哥们没人管，当然我的哥哥因为是长门长孙，自然那是有地方的，而我就按一般分子对待了，由自己记着地方。好在我们家的院子铺着方砖，我们几个小哥就各人记着自己的方砖。我呢？我就在自己的方砖上写上我的名字：“小二”，我弟弟就在他的位置上写上他的名字：“小三”，这样小四、小五、直到小十八，怎么这么多的小子辈？不是大家庭吗，光是本家的叔叔就是六位。堂叔伯呢？都加在一起，到了孙子辈，有这第几十个，不算是多了。据说天津一家大户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孙子辈的人，居然有120多个，你就说说他们家是多大的势派吧？

为去世的人办丧事，对于孩子们说来，那固然是十分有趣的，可是对于成人们说来，那可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而在这些不轻松的人们之中，我们的母亲是最不轻松的一个。

按照我们家不成文的传统，一个家庭的老当家人一去世，下一辈人就要分家，我们不像农村人那样，老人去世之后，土地由长子继承，其它的弟弟还是和大哥在一起，大哥代替原来老爹的地位，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家从祖辈上就留下了这么一个传统，老人一去世，一面办丧事，一面也就把家分了，然后各门各户自立门户，一户侯姓人家，变成了好几户侯姓人家，也算是壮大了势力。所以，从老祖父一咽气，我母亲就对我父亲说，让他准备和叔叔们分家，可是我的父亲大人从来不问家事，按他的想法，索性分家的时候由着几个弟弟先分，分剩下的，也就是没人要的，再归自己。母亲呢？毕竟是一个妇道，而办丧期间，我父亲因为是长子，那是不能与任何人单独接触的，实际上这位长子就和受隔离审查一样，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我想老户人家留下的礼法，也是有它一定理由的，把长子隔离起来，也是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吞祖辈的财产。父亲不能出来和弟弟们分家，这样，分家的时候，我们这一房，就要由母亲出面，而我们的母亲又是不食人间烟火，对于财产上的事，一点情形也不了解，这一下，几个叔叔就勾结在一起，他们要出坏主意了。

正是在母亲要为分家的事犯愁的时候，春红又对母亲说：“姑奶奶来了，我怕别人照顾不好姑奶奶，惹姑奶奶生气，所以我想奶奶这边的事，让他们照应着些是了，我呢，就照应姑奶奶去好了。”母亲当然不好阻拦，姑奶奶，就是我们的姑母，是我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们家的大姑奶奶，那是祖父祖母在世时当半个家的人物，几个叔叔最怕她，她虽然已经早就不是我们侯家的人了，可是她仍然有权利在侯家发号施令，那是谁也不敢违抗的。为老祖父办丧事，最难侍候的也就是我们的姑奶奶了，她说如何办这场丧事，你就不能有一点差错，有一点她不满意的的地方，她就能让棺材在家里停上十年。姑奶奶么，就是这时候才有威风。

春红是在姑奶奶一下车就跟在姑奶奶身边去了的，从这时开始，姑奶奶的吃喝住穿，一切就由春红包下来了。大门外一传进来“小吹”的声音，那就是说又有人吊唁来了，所有孝子全要出来陪祭，这时，春红就给姑奶奶早准备好了斗篷，又要穿得暖和，又不能遮住孝衣，那可是要费一番心计，而

且，什么人来了，姑奶奶要出来陪祭，什么人来了，姑奶奶只要作个表示，再什么人来了，姑奶奶根本就不必露面，一切一切春红都给姑奶奶安排得万无一失，一场丧事，姑奶奶既没有失板眼，又没有太吃苦，这实在是春红的一大功劳。

把姑奶奶服侍好了有什么好处？因为服侍不好姑奶奶，她就要让你歪嘴，有的人家，姑奶奶闹丧，只是死去的老人入敛，就能让孝子倾家荡产。我们的一门远亲，老人去世的时候把姑奶奶惹恼了，入敛的时候，姑奶奶立在材头，只是老人嘴里的那颗珠子，就总是不称心；最后孝子给姑奶奶跪下，请姑奶说个话，到底是要什么珠子？姑奶奶说了，要一颗避水珠。天爷，避水珠只有皇宫里有，你让一家平民百姓去哪里找？闹事么，要的就是一个水平。

我们家的姑奶奶就好说话，再加上春红的一番精心照料，老祖父成敛的时候，姑奶奶只是不停地点头，一再称赞母亲的一番安排，从寿衣到铺的盖的，嘴里的珠子，手里的九连球，陪葬的东西，一切一切都满意，直到成敛的师傅们“叮叮”地钉上材板，众人一起跪下哭成一片，几个等着姑奶奶闹事的叔叔气得直在地上砸拳头。这时，母亲才明白为什么春红要离开母亲，去专心侍候姑奶奶了。“还是我们小春红好，事事都替我想到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有春红在姑奶奶身边，几个叔叔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姑奶奶接触，春红把姑奶奶给看起来了，后来春红对母亲说，有好几次，叔叔们当中的非凡人物已经到了姑奶奶的房里，而且已经和姑奶奶说到了正事，只是这时，春红一声“守灵”，她走过来把姑奶奶架走了，因为这时候该姑奶奶去守灵了。

把姑奶奶送到灵堂之后，春红就没有事了，因为这时姑奶奶的身边有博士侍候，春红那是不能上灵堂的。春红离开灵堂之后。一闪身就到了母亲的房里，她把房门关好，悄声地对母亲说：五先生、六先生和四先生一起串通，三先生没去，九先生说他是和大老爷站一边儿的。”这样，春红把姑奶奶身边看到的情报，向母亲作了汇报，这样，到分家的时候，母亲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也就有了一些了解。小春红的情报可是太重要了，她不仅能探听情报，各房里的佣人还要向她主动地报告各种动态，因为在侯家府邸里，所有的佣人都怕春红，春红说要“下”谁，谁就休想再在侯家作事了，所以，所有的佣人都要主动讨春红的好，什么事情不要等春红去问，各房里的佣人要主动地向春红报告，你说说，这一下，我母亲还能不占主动地位吗？

掌握了准确情报，母亲就胸有成竹了。果然，就在停灵到第五期的时候，几个叔叔向母亲发难了。他们把母亲请到一间屋里，让母亲在中间坐下，然后一个个地再对老祖父的去世表示一番悲伤，这时，他们就开始发动进攻了。

“大嫂，我们几个想听听大嫂的打算，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大人在外边到底有多少产业？也不知帐房里到底有多少钱财？”母亲呢？当然是说不清的，但她也知道，这时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心中没数，便作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对他们说：“再有两期就入土为安了，到时候你们就听我的吧。”说完，母亲就作出要走的样子。起身就往外走。

“大嫂”，这时。叔叔中心计最多的九叔抬手把母亲拦下了，“我们几个有一个打算，大嫂若是没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想就按这个办法分好了。大嫂看，房产，一共是十处，这处老宅自然是要由大哥大嫂承继了，其余的几处

呢，大嫂也就不必过问了……”这明明是阴谋，这处老宅院已经有几十年了，就根本就不是一笔产业，倒是老祖父新在租界地买下了房子，还正在好时候，他们说不让母亲管，明明是他們要把好房子分了。

“别的呢？”母亲先不表明态度，只是先向他们问着。

“别的，我们也都问清楚了，不就是咱们弟兄六个吗？平分六份就是了，先由大嫂挑，大嫂挑剩下的，我们几个再分。”听着，也实在是蛮有理。

母亲当然不会当场就同意的，于是就想方设法地拖延时间，可是几个叔叔早就定好了主意，他们是一定要在今天把分家的事定下来不可的了。此时，他们见母亲执意不肯答应，一个个就开始要撕面皮，他们说话的声音就一点点野起来了。

正在母亲被几个叔叔包围起来，四面楚歌的时候，突然房门从外面推开，几个叔叔一抬头，只见姑奶奶进来了。这可真是怪了，他们向母亲突然发难的事，姑奶奶何以就会知道了呢？一下子，几个叔叔慌了手脚，他们已是不知所措了。

“你们这是要闹丧呀！”姑奶奶没等坐下，就向几个叔叔大声地喝斥着说道：“你大哥正在主持丧事，你们就把大嫂围起来，向她发难，说，这是谁出的主意？”一拍桌子，姑奶奶发火了。果然这一手好厉害，立时，几个叔叔就不敢说话了，她就立在门口，放声地向他们几个训斥，“反了你们了，老爹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下的家业，真就能这样让你们几个分了吗？就是分家，你们也得给我把话说清楚，这些产业分开之后，谁也不许变卖，都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我才答应你们分家；而且如今维新了，新法律规定，分家时不能平分，长子分家产的一半，余下的无论是几个弟弟，再分那一半，你们休想趁着大嫂不知道外边的情形，就早早地把生米作成熟饭，从我这儿就不应该。”

“啊？！”几个叔叔全慌了，他们没想到姑奶奶会知道外边的新法律，一下子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姑奶奶，那可不行，我们五个才分一半……”

“你们是逼着我请律师怎么的？”姑奶奶向着每个叔叔一问，他们几个再没有人敢说话了。

我的天，好厉害的姑奶奶，这个家就按她的办法分开了，我们这一房当然继承了一半的产业，从现钞、房子、到字号，都没吃亏。如此，我们才有了好多年的好日月。

只是，在办完丧事，姑奶奶临走的时候，她才对我母亲说了几句知心话：

“这春红可不是个一般的孩子，好厉害呀！这许多日子，她把几个弟弟和我隔开，让他们谁也和我说不上话，到了那一天，我正在屋里歇盹呢，忽然春红把我摇醒，我当是又来了吊孝的人，谁知是春红告诉我说，后边几个孽障把你围起来，正闹着分家呢。

我说这怎么可以，大奶奶又不是个精明人，那还不要吃亏呀？这样，我就忙着往后面跑，就在春红送我进后院的路上，她对我说，现如今分家可不同以前了，她找过一个律师，人家说，分家时长门长子独得一半的祖产。我还怕她是乱说，到了后边，我也是壮着胆子就这么说了，没想到还真把几个孽障给镇服住了，原来他们早就知道长门长子继承一半的事，你说说，这不是唬他们吗？”说罢，姑奶奶笑了。只是，最后姑奶奶又对我母亲说，“春红精明，自然是你的好帮手，可是你可不能不提防着她呀！”

母亲当然不在意，当时，她就对姑奶奶说：“她再能也是个丫头，过不了几年，也该给她找个主儿嫁出去了，反正我对得起她，到时候好好陪嫁她也就是了。”到底母亲是个名门闺秀，她是不可能想到世间会有那些不可见人的污浊事的，而这种污浊事，又让她只能俯首忍让，直到最后，让她完全受制于人、彻底失去自卫能力，而不得自救了。

3

祖父大人仙逝，弟兄们分家之后，我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当然仍是住在老宅院里，分到我们这支名下的财产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知道一家什么皮货庄是由我们独有了。其实我们家的经商，那是根本就不用我们管的，也就是当初开业的资本由我们出，只要一找到合适的人，我们就再也不过问了，字号里只是每年向我们交上来多少盈利也就是了，一切商业上的事情完全无须我们参与。这种经营方式，对大户人家说来，自然是最为轻松的，颇类似后来的承包制。我们只是一个老东家而已。

分家之后，几个成家的叔叔自然就和我们分开了，虽然分家的时候也是闹得面红耳赤，可是到了分手的时候，又一个个泪眼汪汪地难舍难离，那真是又是表态、又是发誓，一再地说什么虽然家是分了，可是心却永远不会分开，天下无二侯，有了什么事情，只要大哥大嫂一声令下，众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于是一家人又一起吃了一桌酒席，最后又吃了分家的面条，表示长长久久的意思，然后就作鸟兽散了。我们呢，自然也就清静多了，只有九叔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九叔叔没有成家，如今正在大学读书，老嫂如母，母亲也是把他和我们一般看待的。

几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家才于分家之后，理出了一些头绪，在春红的一手策划下，我们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把大帐房撤销了，祖父在世时一切虚张声势的东西全都免掉了，就连什么大厨房、小厨房也全都合在一起了，至于佣人，那更是少了许多，除了母亲房里的春红之外，也就是留下了有限的几个佣人，也不分什么内宅外宅了，一个男佣人，什么累活全是他一个人干，还是一位“妈妈”就把一切细活全包下来了，也算是精简机构吧，我们家已经变成小户人家了。

就这样经过春红一年多时间的整理，我们家果然有了许多起色，开支自然就节俭多了，母亲为此对春红更是感激不尽，拿她也就更当作是亲生儿女一般看待了。也就是在这时候，有一天春红对母亲说：“奶奶，家里的事也就算有些眉目了，奶奶也该再找个亲近的人，我也想慢慢地就该退身了。”母亲当然明白春红的意思，她是说她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了，她想离开我们家，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

“春红，娘不会亏待你的。”母亲把春红当成亲生的女儿，母亲自然也就知道该如何安排春红的亲事。按照一般的情形，像春红这样的贴身使女，她的婚事就要由主家为她操办，就是连婆家也要由主家为她找好的，因为这样的使女都是从小就被领进家门的，她们多年来已经和她们的家庭几乎失去了来往，家里已经不过问她们的事了，所以主家就必须把她们像亲生女儿一样地嫁出去。其实哩，也就是向主家要一笔嫁妆。

我们家呢？力主维新，所以对于春红的婚事，母亲早就说过，婆家由春红自己拿主意，陪嫁由母亲一手全包下来。春红自己也同意母亲的安排，因为春红的父亲吴三代又不同于一般的仆人，他对他的女儿是永远有父权的，女儿的终身大事，还要吴三代拿主意。可是，让春红永远在我们家住着，

也是不好找人家呀，母亲就说，到了时候先让春红回到乡下去，几时在乡下说好婆家，再告诉我们，母亲再为她办婚事。这可是真够自由的了。

眼看着春红该到离开母亲的时候了，母亲自然是舍不得。而且，春红走了之后，也还要再找一个人到母亲房里来作事，这时，母亲就想起了原来她的陪房丫头，我们叫作小刘妈的那个人。于是便派人去找到她，小刘妈表示说只要是太太的一句话，她自然还是愿意回来的，何况这些年她在乡下早就变成一个乡下女人了，早年的那点风韵该也是不见了，太太身边的“那个人”自然也就不会再打她的主意了。这样，经过一番来往，最后定下来，春红再在家里呆上半年，只等小刘妈一来，母亲就让她回家，总算对她有了一个交代。

也没有用半年的时间，小刘妈把她的家作好了种种的安排，后来就到我们家来了。

小刘妈重新出现在我们家的时候，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只见母亲房里来了一个黑布衣裤的老太婆和母亲说话，待到我进到母亲房里的时候，这位老太婆还向我笑了笑，然后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向我问道：“还认得我吗？”我愣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母亲向我提醒说：“这不是刘妈妈吗？”这时，我才想起来，天爷，才几年的时间，小刘妈竟然变成刘婆婆了。她虽然和我母亲是同龄人，可是，如今看上去她至少比我母亲要老十岁。

刘妈反正是来了，至于春红什么时候走，那就由她自己定吧，母亲是不会催她回乡下的，这些年的有功之臣么，愿意住多少时间，就由她住多少时间吧，好在已经是什么活也不找她做了，她就和母亲在房里说话。母亲为了报答春红这些年的帮助，可是给春红买了许多东西，穿的用的，保证她回到乡下之后，还和住在城市里一样，生活上不会有一点的不方便。虽说做嫁妆是以后的事，可是这次母亲也给春红买了不少的衣料，还给了春红一笔钱，让她带在身边用。

只是，说来也怪，刘妈没来的时候，春红总是催问刘妈什么时候来，可是到刘妈真的来了，春红又不说走了。最初母亲以为是春红舍不得离开母亲，但是渐渐地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母亲发现，平日爱说爱笑的春红突然变得不说话了，而且眼圈总是红红的，明明是她一个人偷着哭过。

“春红，你若是不愿意离开我，你就只管在这里住下去。当初找刘妈回来，也是你说要回乡下，女大当嫁么，这也是人之常理，如今你已经是 20 岁的人了，我还能留你几年呢？”一天，母亲把春红找到身边，知心地对春红说着：“不过，你若是想，就在身边等你父亲给你找人家呢？那就等他几时找到合适的人家，你再离开我……”母亲说着，还唯恐春红多心是母亲催她回家，一句一句说得那样小心，还亲亲热热地拉着春红的手。

只是谁料母亲说着说着，就只见春红眼圈渐渐地又红了，不多时，她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母亲当然也跟着哭了：“孩子，你当是我舍得离开你吗？说良心话，我已经是离不开你的人了，你就是我的耳目，你就是我的主心骨儿，我真想不出来这个家没了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又该如何安排？只是，没有办法呀，春红，人不是都要长大吗？”母亲越说越伤心，母亲对于春红的长大，实在是太难过了。

谁料母亲的一番安慰，反把春红说得放声地大哭了起来，她一头倒在

母亲的怀里，一抽一抽哭得几乎断了声。这时，母亲开始有点觉得不对劲了，母亲抚着春红的脸，更加亲近地对春红说着：“有什么舍不得的人，你只管对我说吧。”

人之常情，一个人从小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谁能没有一个舍不得的人呢？母亲估计，这个让春红舍不得的人可能是我，因为我比春红小5岁，从春红一进门，她就拿我当成亲弟弟看待，如今自己长大了，眼看着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家了，可是你总不能把人家家里的宝贝儿子带走呀，再说，再过几年，人家也要娶媳妇儿呀，跟在你的身边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办法，舍不得，也要舍得。

母亲劝来劝去，春红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她只是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一声一声地哭着，哭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突然春红一回身，“哇”地一下，她竟吐了起来，而且这一吐竟不可收拾，一迭连声地，她吐了遍地。

正在外面干活的刘妈听见房里有人呕吐，立时就走了进来，刘妈刚要问是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母亲的一声呵斥，竟把刘妈吓得退了回去。

母亲最初见春红呕吐，还以为是她哭得时间太长，但当母亲发现情形不对的时候，正赶上刘妈要进屋，立时，母亲就是一声呵斥：“出去！”立时，就把刘妈拦在了门外。

随之，母亲就把房门紧紧地关上了。

直到晚上，当母亲重新推开房门，让刘妈把春红搀走之后，我再进到母亲的房里，这时，母亲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呆子，她一声不吭地只是坐在椅子上，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墙，脸色变得那样苍白，简直就像是刚刚得了一场重病。

“娘！娘！”这一下可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母亲必是被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气坏了，我听人说过，一个人是可以被突然发生的事气死的。于是，我忙着摇晃母亲的身子，可是她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就像是完全失去了知觉一样。

过了一些时间，刘妈回到母亲的房里，刘妈见我吓成了这个样子，便忙着过来安抚我，她把我搂在怀里，不停地抚着我的头发说：“小弟弟不害怕，母亲过一会儿就会好的，小弟弟先去吃饭，让刘妈在这儿跟母亲说说话。”刘妈很是费了一番说教，才把我从母亲身边哄走，我才离开母亲，就听背后传来母亲的哭声：“天啊，这不是作孽吗？”吃过饭后，待我再回到母亲的房里，又只见母亲已经倒在刘妈的怀里，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

春红没有走，母亲让刘妈给她收拾了一间房子，从此她就住了进去，有时候我想找春红说点什么事，刘妈就把我拦在门外，不让我进屋去见春红。母亲呢，自从那次和春红说过话之后，她再也不见春红了，她连后院都不去了，因为春红的房子就在后院里；而且母亲再也不去前厅吃饭，一日三餐总是刘妈把饭菜给母亲送到房里，前厅里只有我们和父亲在一起吃饭。父亲吃饭时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给什么吃什么，平日他总是说这不是味道，那不是味道，突然他变得给什么就老老实实地吃什么了，明明是犯了什么错误。我发现父亲的变化之后，觉得十分有趣，吃饭的时候我就故意地和父亲开个小玩笑，有时故意向他作个小鬼脸，父亲也装作没有看见，他是一点威信也没有了。

我是到了最后才发现有问题的。突然一天夜里，我被一片忙乱声嘈醒，这时我就听见院里有人在走动，是刘妈的声音，她一再地说什么“见动静了，见动静了”，然后又听见有人说：“接生婆来了，接生婆来了。”一听说是接生婆来了，我就知道这和我已经是没有太多的关系了，于是我也就又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就听见从后院里传出来小孩的哭声，我当然知道这是有人生小孩了。谁生的呢？我们家只有三个女人，刘妈正在照顾我们去学校，母亲说是正在生气，刘妈说母亲直闹心疼，已经派人请医生去了。还有一个有可能生小孩的人，那就是春红，可是她还没有出嫁呀，按照一般的情况，没出嫁的女人，一般是不生小孩的。

许多日子之后，当春红从后院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大人了，见到了我，她远远地就避开，就像是不认识我似的；其实我也是没闹明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从情感上已经和春红拉开了距离，我觉得她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再不能找她一起玩了。

而且，我在观察春红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春红再不到母亲的房里去了，母亲房里有了刘妈，一切的零活全由刘妈做了，春红也想做点什么，但她不敢进母亲的房门，就只能做些粗活，扫扫院子呀，洗洗衣服呀什么的，房里的活，母亲也不叫她了。这时，我以为春红是应该回乡下去了，可是，从此再没有人提春红回乡下的事，似乎她要在我家永远住下去了。这期间，吴三代倒是来过，那一天我正在家，只说是吴三代来了，这时就只见刘妈匆匆地迎了出去，没等吴三代走进内院来，就把吴三代拦在影壁外面，也不知刘妈和吴三代说了一些什么话，等我得到消息，跑出影壁要找吴三代说话的时候，我就看见吴三代立在二门外狠狠地抽打自己的嘴巴，还不停地骂着：“孽障，孽障呀！”骂过，吴三代就走了，无论我在后面如何喊他，他都装作没听见，只匆匆地跑走了。从此，吴三代再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春红呢？自然就住下了，一天一句话也不说，活活变成了一根木头，有时候，我也想把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于是我就想法地去接近春红，可是每到春红发现我在故意找她说话的时候，她便立即匆匆地跑开；所以，很长时间，我也没把事情调查清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了许多年。

.....

知耻近乎勇，我的老爸可是从此就勇起来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省之后，对于自己这几年的所做所为，找到了一个原因，据他后来对我母亲说，他所以对自己缺少自律能力，这完全是他的生活过于封闭，这些年他和外界几乎断了往来，一个男人在家里与世隔绝的时间太久了，他自然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于是这时候就容易作出荒唐事来。为此，他决定出去做点事情，倒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为了和外界沟通一下来往，把自己送回到大世界中去。这样，很可能他就要变成一个新人了，而这个变成新人的我的老爸，说不定还能对国家作出点什么有贡献的事情来。

母亲对于我老爸改过自新的决心，根本就不予理睬，无论我老爸对她说什么，她都是连一声也不吭地呆坐着，好在我老爸也不管她到底是听见没听见，过一些日子，他正式地对母亲说，他要到塘沽去了。

塘沽离天津 50 里，是一个大港口，如今各国的船只都在塘沽靠岸，塘沽早就成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小城市了。正好日本国的一家大坂公司要在塘沽设立一个分公司，他们要找一位中国人做公司的全权代表，而这个全权代表

又必须会说日本话，还要精通英语，又要上过大学，还对国际贸易有一些了解。找来找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恰这时，他们也不知怎么就知道天津有一位侯先生可以出任此职，于是就派下人来把我老爸请出去了。当然，在大坂公司任职，那是要住在塘沽的，这样也正好给他一个自我再次反省的机会，每天除上班办公之外，就一个人坐在塘沽的公司公寓里好好地进行自我检讨，用不了多少时候，他就能重新作人了。

母亲呢？乐不得他有了一个去处，还是什么话也没说，就由我的老爸走了。我的老爸离家那天的景象实在是太悲惨了，只听说是车子来了，这时就只见我老爸一个人走出了房门，只有一个佣人给他提着只大皮箱；母亲只当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就坐在她的房里画她的荷花。春红呢？那就更不敢出来了，刘妈也是装作没听见，就由我的老爸一个人没趣地往大门外走。唉，这时，我才明白，一个人若是人缘儿混不好，那可实在是活得太没劲了。这时，倒是我动了侧隐之心，于是便眼在老爸的身后为他送行，走出大门之后，我老爸还回过头来向我笑了笑，我也向他笑了一下，然后他便坐到车上去了。

拉车的，立时就要走，我的老爸好像还要等一个什么人，这时我明白了，我立即就小声地对我老爸说着：“你是不是想见见春红？”谁料，这时我的老爸居然掉下了两滴眼泪儿来。我一想这可是太可怕了，我的老爸居然还有眼泪儿，也许是他舍不得离开我们吧？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支歌，于是就给我的老爸唱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还。”我的老爸听我一唱，就更伤心了，抽了一下肩膀，他似是还拭了一下眼角，然后就由车夫拉着他走了。

老爸走了之后，母亲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她又开始有说有笑了；“咱们就好好过吧。”好像母亲把我的老爸开除出去了。从此，母亲又每天自己画荷花、读书，还给我们弟兄讲唐诗。只是，母亲如今除了给我们讲唐诗之外，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讲如何作人的课程，也没有正式的教材，就是由母亲说教，一讲起来就没个完，听得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母亲还是一个劲地讲呀讲呀，直到讲得她自己涌出眼泪儿，这时才算讲到了一个段落，我们也才算解放，然后我们就可以回房去读我们的武侠小说去了。

老爸走了大半年时光之后，正赶上九叔放暑假，姑奶奶到我们家来，对母亲说：“你也要派个人去看看他爸爸呀。”母亲说：“有什么好看的，他一去半年不回家，只来信说是公事太忙，我还让人去看他，我也是太没有志气了。”这时姑奶奶就说：“你不让人去看他，我派个人去。”当即，姑奶奶就决定让九叔去塘沽看望我的老爸。九叔放假离不开我，这样他就提出要带我一起去塘沽，我当然乐不得出一趟门呢，第二天我们就坐火车到塘沽去了。

对于这次出门，我是不抱太大希望的，塘沽固然是有的，至于塘沽有没有一个大坂公司，这就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听我的老爸在家里和一个来找他的朋友说过，也不知是谁，跟他的老爹要了一笔钱，说是去德国念博士，“他哪里是去德国呀？一头他就住进了皇宫饭店，直到把钱花光了，才让人家撵出来。回到家里之后，他的老爹问他，你的文凭呢？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本来只差一个月就可以拿下文凭来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一场大火把那个学院给烧光了，若不是他跑得快，连小命都没有了。他老爹一听儿子在外面遇到了这么一件事，而且还化险为夷，当即就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还说他们没发你文凭，我就给你挂个奖章吧，就这样，

他老爹给他脸上挂了一口臭痰。”“哈哈。”说着，我的老爸还笑出了声来。

听过这样的故事，我对老爸是不是就在塘沽，早就不抱信心，好在他在不在塘沽都不是我的过错，我就是随着九叔出来看看塘沽的，能看看大海，也是不虚此行。也是我老爸本份做人，到了塘沽我们一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大坂公司，当即就有人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大门外还真有一块大坂公司的铜牌子，进到门里再一问：“这里有没有一位侯先生？”看门的老人立即就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向我们问着：“二位是经理的什么人？”这一下，我的精神上来了，我马上对看门的人说：“你快告诉侯先生，就说他们家的小二来了。”

对于九叔和我的到来，老爸真是高兴极了，老爸把我们送到了一处地方，给我们开了一个房间，好气派的房间呀，有电扇，有无线电，还有大沙发，大软床，墙上还挂着画，完全和天津租界地里的大公馆一模一样。依我看，这地方已经是很不错了，可是九叔好像是从姑奶奶那里领到了任务，这时他就对我老爸说，“我们还是住到你那里去吧。”

“我也是就住在这里的呀。”我老爸极其平静地回答九叔说，“我一个人在大坂公司作事，何必另有一处地方呢？这里就是大坂公司的公寓，里面住的大多是日本职员，大家处得极好。”说罢，我老爸说他的公事忙，没有再和我们说什么，立即他就走了。

这一走，我们可是再也找不到我的老爸了，一连好几天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我们就在公寓里等他，一直也没有等来。只是在等我老爸的时候，我们对这处公寓里的情形有了一些了解，这所公寓，白天悄无声息，很难看见一个人影，可是一到了晚上，这里就热闹开了，男男女女出出进进，所有的房间里都有人在喝酒，还有女人在唱，一阵一阵的哗笑声，让我听着打冷战，九叔说：“咱还是快走吧。”还没容九叔定下走的日期，一天晚上九叔就让一个日本人拉到他房里去了，那个日本人让好几个日本女人跪在九叔的面前向他敬酒，还有一个日本人对九叔说：“不会喝酒的人，男子汉的不是。”亏九叔的智谋高，说了几句圆滑的话，立即就跑出来了；这若是换了我，非得让日本人给灌醉了不可。

第二天，天一亮，九叔和我就想回天津，可是离开塘沽，总要向我老爸说一声呀！

只是，九叔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到我的老爸了，问谁，谁也说是不知道，那我的老爸到哪里去了呢？总不会失踪吧？最后问到公寓看门的老头儿，这时这位老人才对我们说：“侯先生在家里呀？”这时也是怪我多嘴，我当时就对这位老人说道：“侯先生的家是在天津呀！”谁料，这一问，老人警觉了，他忙着改口说道：“是呀，是呀，先生的家是在天津，塘沽没有侯先生的家。”然后，老人就再也不说话了。

回到天津，九叔把在塘沽的所见向姑奶奶和母亲作汇报，母亲听后噗哧一下笑了：“他算是鱼儿得了水了。”然后什么话也不说了。倒是姑奶奶皱着眉头似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不行，说不定他在塘沽又有了家了，要么让他回家，要么得去一个人看着他。”

让我的老爸回天津来么，母亲说就不必了，既然真有这么一个大坂公司，他又愿意在里面作事，回到家来，也是无事生非，就让他住在塘沽住着吧。去一个人管住他，倒也是一个好主意，可是让谁去好呢？

也不知姑奶奶是和母亲如何商量的，一天，姑奶奶和母亲把春红叫到

房里来，两个人一起对春红说着：“你在这家里也是这么多年了，算什么名份呢？也不好说，如今大先生一个人在塘沽，好好作事呢，也许他就学好了，真若是随波逐流地下去，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连你也没有个吃饭的地方，尽你的本份，你就到塘沽去吧，想进侯家门，你就好好地把大先生看好了，大先生若是学坏了，你也该自己另找个去处了。”

听姑奶奶和母亲这么一说，春红立即就跪下了，这时她一面哭着一面对姑奶奶和母亲说着“春红是个有罪的人，姑奶奶和奶奶到底是积善人家出身，这才成全了春红的面子，留在府里还是吃呀穿地没有一点慢待，春红就是下辈子作牛马，也报答不尽奶奶和姑奶奶的恩德呀！奶奶和姑奶奶让春红去塘沽，不是春红不听奶奶和姑奶奶的吩咐，春红实在是从不敢从命的，和大老爷在一处，可是让春红如何处呀？”

“行了，行了，你就别跟我演戏了。”母亲听得不耐烦了，“不是说让你去了吗，也没人送你，明日早早地你就去吧。姑奶奶还有什么吩咐吗？我是没有话好说了。我看，你也就下去吧。”

说完，春红还要再说什么，这时刘妈走过来，把春红领出去了。

4

春红乘火车到了塘沽，走出车站之后，叫了一部胶皮车，她就到了大坂公司的单身公寓，这就不对了，她为什么不去大坂公司？而要到大坂公司的单身公寓。而且我的老爸白天又一定是在大坂公司上班。你到大坂公司的单身公寓去找谁？你瞧，这就看出水来了，若不，怎么就说春红不是一个凡人呢？

胶皮车把春红拉到大坂公司的单身公寓，春红走下车来，大大方方地就往门里走，走到门房外，她一把就推开了房门，冲着面里的一个人就问道：“你是看门的什么大爷吧？侯经理让你找一辆车把我送到家里去。”说罢，春红就把我老爸的一张片子交给了那个看门的人。

看门的人一听，这人好大的口气，一句客气话也不说，上来就传圣旨，让他找一辆车把这个人送到经理的家里去，想来这个人必是大有来头。当即看门的人就对春红说：“经理的家是在天津呀？”

“让你送我到侯经理家里去，你就别再让我费话，我就是从天津家里来的，去天津的家，侯先生也不会让你给我找车呀。”春红说得理直气壮，明明是她知道侯先生在塘沽还有一个家。

看门的人自然不敢找车把这个人往侯先生在塘沽的家里送，他把春红交到他手里的名片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半天，确实是侯经理的名片无误，这时，这个看门的人才向春红问道，“小姐是侯经理的什么人？”

谁料，这时春红突然把名片从看门人的手里夺了过来，立即转身就往门外走，嘴里还没好气地说着：“你不管就拉倒，我自己会找车的。”

这一下，看门的人慌了，侯先生交下来的公差，他居然不办，看来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立即，他忙着跑过来，向春红说着：“不瞒小姐，侯先生在塘沽虽说是有一处住处，可是我们是不敢随便把人往那里送的。”

“我知道，上次九爷和小少爷来的时候，就是侯先生自己把他们领去的，不也是你给找的车吗？”

“车子是我找的，可是那是说去车站的呀？”看门的人还是不肯给春红找车，便对春红说着。

“对你自然是说去车站了，能说是到家里去吗？算了，我也没时间和你

胡缠了，我们先生也该办完公事了，我还是到公司去找他吧？”说完，春红又要往门外走，这一次，看门的人相信她了，他立即走到门外，叫来一辆车子，又对拉车的人说明了地址，然后就看着春红坐上车子走了。

好一个大胆的春红，她怎么就知道侯先生在塘沽又有一个家呢？你想呀，这还用费心吗？上次九先生和小少爷来，侯先生只让他们在公寓里住了好几天，而侯先生自己却一直没见面，他能去哪里呢？必是他还有一个住处。而且侯先生那样的人，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吗？所以，春红早在火车上就想好了计策，若是下车之后直接就找到侯先生，说不定侯先生又会把她放到公寓里的，可是让侯先生把她领到他的家里去，侯先生当然也是不肯；所以，只能来一个假传圣旨，于是她就想好了这个主意。公寓看门的人地位最低，告诉他是侯先生交下来的差事，借他点胆量，他也不敢不办，就这样，春红不费什么力气，一下子，就找到了我老爸在塘沽的家。

果然不出春红的意料，当车子把春红拉到一处地方之后，春红只在院里说了一句：“侯先生说外地老客的这份礼，就送到家里来吧。”立即，从房里就走出来了一个好不妖艳的女人，她一出来就向春红说道：“那你就交给我吧。”

“你是侯先生的什么人？”春红向着这个女人问道。“那还用问吗？”那个妖艳的女人好生得意地回答着说：“在塘沽，我就是侯太太。”

“你真是侯太太？”春红又向这个女人问了一问。

“哟，这还有说假的？不信，你进屋来看看，桌上摆的就是侯先生和我的合影照片。”说着，这个女人就把春红领进到了屋里。

春红走进屋里一看，一下子，她就笑了：“没想到，这地方还真够阔气的。”说着，春红又仔细地看了看桌上的大照片，确实无误，果然是我老爸和这个女人的合影照，再看看屋里的家具，也真是够水平，一屁股，春红就坐到了大沙发上。

那个妖艳的女人还等春红把什么礼物交给她呢，谁料，这时春红向着她说话了。

“你真是侯先生在塘沽的太太呀？”

“看了半天，合算你还是不信呀？”那个女人还要再一次证明自己的身份，她刚要把照片拿给春红看，不料，“呸”地一声，春红一口唾沫就吐在那个女人的脸上；随着春红又扳下一副脸来，向着那个女人便破口大骂了起来。

“不要脸的东西，你也敢说自己是侯太太？向你明说了吧，我就是我们奶奶派下来和你算帐的。”说着，春红抓起一只花瓶就向那个女人扔了过去，幸亏那女人对这类场合已是久有经验，一闪身，她就躲开了，否则，真让这只花瓶打着，少说也要砸个大大包。

“你...”那女人还要和春红争执，恰这时，我的老爸从外面走进来了，一听见屋里有摔花瓶的声音，我的老爸就知道必是有了情况，没敢多说什么，他只是向春红问道：“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春红看也不看我的老爸一眼，只是怒气未消地说着：“我们奶奶说了，辞了这儿的差事，无论有几个吧，一块就都领回家算了。”

我的老爸什么话也不说了，当即他就对那个女人说：“你说个条件吧，反正你也看见了，家里来人了，你若是愿意跟我呢，就得一起回天津，你若是觉得回天津的日子不好过呢，说个数，我也就对得起你了。”

没费多少麻烦，那个女人拿了一笔钱，带上她自己原来的东西，乖乖地就走了。

“我的小祖宗，你怎么就知道我在这儿又有了家？”

待那个女人走了之后，我的老爸向春红同道，只是春红才不回答我老爸的话，她只是对我的老爸说道：“奶奶说了，让我在这儿侍候老爷，我呢，只是个奴婢，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老爷再对奶奶说，让奶奶再给老爷换个人来。”

“你就别和我演戏了，我算服了你了。”我的老爸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乖乖地坐下来：“随手他把衣服脱下来扔在了地上，然后便对春红说：“这个女人真懒，就是不洗衣服，你瞧，都脏成这个样儿了。”

……

出使塘沽，一炮打响，春红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母亲对她的态度也改变了。春红呢，自然很知分寸，她是不会在塘沽久住的，每隔些日子，她就回来住些时间，和母亲说说塘沽的情形，再作些什么活计，直到母亲说：“春红，你该到那边看看去了，”她才肯走。而且走后不会过太长的时间，我的老爸就必然回来一趟。对于我老爸的回来，母亲可不像对春红那样宽容了，她理也不理我的老爸，就这样木木呆呆地把我老爸“木”走，也不问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不过，母亲心里有数，一次我听见她对姑奶奶说：“幸亏是春红，若不，还不知他会荒唐到什么地步呢？有春红在身边，他也有个人照顾了，有些事也就知自爱了。唉！”说过之后，母亲还叹息一声，似是对于我老爸的自爱仍然不甚满意。

正如母亲所言，有春红在身边，我的老爸是已经非常自爱了，他自爱的主要表现，就是他在大坂公司的工作受到了大坂公司董事长的赏识，他们说他们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能力最强的人；为此，大坂公司对我老爸就更是重用。那时候是不知道评先进呀什么的，反正就知道给钱，我老爸在大坂公司一个月的薪水，合当时的市价，是100袋面粉，以当今的价钱估算，大约也在2万元以上吧，应该是高薪待遇了。有了这么多的收入，我老爸也已经不再胡花钱了，春红按时把钱给我母亲送回家来，母亲连看都不看，就收下了；也就是靠这些钱，我们家才能维持如此庞大的开支。

家里也就是这么几口人了，还谈得上什么庞大开支呢？说起来也是的，家里面也就是九叔读大学，哥哥读高中，我读初中，还有一个刘妈，再有一个车夫，那是用不了多少钱的；而且你们别忘了，我们又是分了家的呀！

分了家，不是日子更轻松了吗？按道理说，确实是应该这样的，可是，诸君应该知道，我的那几位叔叔不是爱花钱吗？没过二年的时间，他们早就把他们各自名下的产业花光了，买卖也“黄”了，钱也没有了，房子也卖掉了，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穷了。有时候，母亲也是不明白，她常说，分到他们各自名下的钱也为数不少呀，就是坐吃，也够吃上几十年的呀！只是，母亲后来才知道，我的这几个叔叔各人有各人的爱好，而他们的共同爱好，就是爱请客，无论是多少人，也无论是什么花销，一句话：“我包了。”就算是全算到他一个人的帐上了。什么事你全包呀？吃饭，喝酒，就算是一百个人吧，包下来也没有多少钱呀；只是他们净包那个没有名堂的大花销，泡舞厅，一高兴，今天的花销他全包了，你说说舞厅一晚上是多少钱吧，说五叔“包”的还邪乎，他一高兴，把一个戏班全“包”下来了，从角儿，到行头，跟包，

全“包”下来了，戏码由他一个人定，他爱听哪出，就给他唱哪出，对园子里前三排的座，全由他一个“包”下来了，你说说老祖父留下那点财势，能够让他们“遭”几天呀，就是留下半个亚细亚来，也不够他们“遭”的呀！

他们一个一个地把钱花光了，怎么办？回来找大嫂呗。大嫂不是好说话吗？别看大嫂对大哥不留情面，对小叔们，大嫂可是从来也不说二话的，只要小叔说出条道儿来，老嫂如母嘛，那是一定要想法办到的。

除了九叔之外，一共有三个叔叔从家里分了出去，如今这三个叔叔再回来向母亲要钱，你说这开销该是多么庞大吧。到这时，母亲才想到春红当初在分家时出的主意是多么重要了。若不是春红知道长子要分一半，还不就是大家平分算了？那时，几个不成器的叔叔再挥霍一空，我们家也就没有几天的好日月了。这样，主要的产业还在我们这里，就是养着几个叔叔，也还能吃上一阵子的，总不致于败落吧。

只是，我的这几个叔叔是不肯好好过日子的，若只是养着他们，不就是每天三顿饭吗？还能把我们吃穷了吗？可是，他们还要出去看戏，有的还有销魂的去处，就这样，他们每天都要向母亲要钱。老嫂如母么，你不给，他们就捣乱，就说闲话，要不，就几个一起哭我死去的老祖父，似是老祖父一死，他们就没人管了：“爸爸呀！你老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呀？”哭声惊天动地，谁也休想劝开。没有办法，给钱呗，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谁让你你是长门呢？你总不能看着他们受穷不管呀，别管他们是为什么受穷的吧。

有一次，正好我的老爸回来，春红也跟着一起回来了，一家人也算是团聚吧，就难得地在一起吃晚饭，晚饭才摆好，忽啦啦一阵风，我的几个叔叔一起闯进来了。刘妈见他们来了，就忙着摆筷子让座，谁料，这几个叔叔谁也不坐，他们一起就站在了我的老爸面前，蛮不讲理地就向我老爸问着：“大哥，你说个主意吧。”

我老爸当时一愣，还以为是他们要闹事，便眨着眼睛问道：“你们这是要干嘛？家，不是已经分完了吗？”

“明说吧，大哥，家是分完了，可是钱我们也花光了。如今我们几个打算一起去要饭，也不是沿街乞讨，就是到各家商号去要点施舍，也不多，就是几角钱，反正我们是不能挨饿呀！”

这一说，我的老爸明白了，他们还是耍赖，钱花光了，就来个恶吃恶打，要的是混横不讲理，你说怎么办吧？你不管，我们就去要饭，给侯姓人家丢脸，也给你侯先生丢人，你在大坂公司作经理，你弟弟在天津作乞丐，让你在外面没脸见人。

“你们说个办法吧。”我的老爸总是念手足之情，便对几个弟弟说，让他们说个数目，到底一个月要多少钱。

“大哥既然让我们说，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几个叔叔中最不讲理的一个代表大家说话了，“我们也不难为大哥，老九不是正在读书吗，大哥每个月给老九多少钱，也就给我们多少钱。”

天爷，亏他们想得出来，那时候一个人上大学，一个月就要一两黄金，那是多大的开销呀，你们几个也每月各要一两黄金，这不是敲诈吗？“不行。”这时，我的老爸说话了，“虽说我这里还有一些产业，虽说我在大坂公司作事，可你们这样花钱，谁也是养不起……”

“得了吧，大哥，”那个最不讲理的叔叔当即就向我的老爸说道，“你少荒唐几天，就够我们用的了，你在塘沽做的那些事，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的？”

光在女人身上，你花了多少钱？”

“行了，行了，几位爷，别忘了，这可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呀！”忽然，春红说话了，“想吃饭的，现在就坐下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你们总不能让我们奶奶和我们少爷们饿着呀？不吃饭的，就先到正厅里去坐着，有人给你们送茶，过一会等我们老爷吃完饭，再过去和几位爷说话。”

经春红这么一说，几个叔叔不好再闹了，他们只能退出去，等我们在这里吃饭。待到几个叔叔出去之后，春红才对母亲说：“奶奶有什么主意吗？”

“我有什么办法呀？一群孽障，多少钱也不够他们遭的。干脆，你把他们聚到塘沽去吧。我自己还一身的病，哪里有精神儿管他们？”母亲无可奈何地说着。

“我不要他们！”我的老爸一拍筷子，当即就表示反对。“我在大坂公司有公事，又不是玩。”

“你不要他们，我更不要！”母亲当然不肯罢休，“你明明是想把人活活累死，你不知道我有病吗？天天让这些人来缠我，用不了多少日子，你也就快过上好日子了。”说着，母亲又掉下了眼泪儿。这一下我的老爸不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每次母亲掉泪，他都不敢争辩。

“我看，就按照奶奶的吩咐好了。”这时春红说话了。“和几位爷说好了，凡是能自立的，就留在天津，只是以后不要再到府上来找奶奶要钱，凡是不能自立的，就随着老爷去塘沽……”

“放屁！”突然，我的老爸又发火了，他冲着春红就是一声臭骂，然后就厉声地向她问道，“到了塘沽。你管着他们呀？”

“我哪里配管什么人？”春红一点也不着急地说着，“我只是说，把几位爷聚到塘沽，给他们各人找一份差事，让人家经理掌柜的管着他们。如果这时他们再不好好作事，被人家辞下来，那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向咱们要钱了。给你分了家，又给你找了事由，你都没混好，这还能怪谁呢？咱们这叫仁至义尽，到最后就是他们真的作了乞丐，我们也是理直气壮，谁也不能说我们的不是。再说塘沽又是个小地方，到了那里，就是有钱，也没有地方遭去，那儿不似天津，多少钱都不够用，像五爷那样，一个人听戏包半个园子，塘沽也不兴这种作法，再说塘沽那地方又野，谁敢胡作非为。一准有人出来和他耍胳膊根。几位爷为什么在天津横行？容春红放肆说一句话，就是府上在天津的威风太大了。到一个新地方，没了祖上的威风，就是胆子再大，只怕几位爷也不敢混闹了。”

果然春红说得有理，我的老爸再也不说话了，一切就由春红安排吧，就这样，我的几个叔叔，我们的四先生、五先生和六先生便一起到塘沽去了。

母亲这边还担心这几个弟弟会不会在塘沽惹事，但是半年之后，塘沽传来消息，说这三个叔叔全都变好了。真是让人不敢相信，何以这三位爷就学好了呢？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把他们三个管好的呢？问到春红，春红只是一笑，然后便说起了三位爷学好的经过。

先说四先生，四先生没有别的毛病，就是一个懒惰，早晨要睡懒觉，谁叫他，他也是不肯起床，他要一直睡到上午十点，然后才起床洗漱吃早点；就为了四先生的睡懒觉，四奶奶可是着过急的，睡懒觉，那是要误事的，什么差事也不能作了。好几次，人家给四先生找到了公事，可他就是因为要睡懒觉，就是不肯去按时上班，最后自然是被人辞下来了，所以就一直在家

里呆着。到了塘沽，我老爸给四先生在一家报关行里找了一份差事，报关行呢，那是要到上午9点半才上班的，一般说也可以让四先生多睡一会儿了。

可是，四先生那是不到10点不起床的，最初我老爸还担心他给人家误了事，可是，不到半个月，我们的四先生就再也不睡懒觉了。我老爸也觉着奇怪，还以为是人家报关行里的规矩严，再一问，也没有什么太严的规矩，头几天四先生也是睡过了时间，可是后来四先生就再也不肯睡懒觉了。什么原因呢？很简单，这里的报关行，一律是早晨9点开饭，开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过了时间饭堂把大门一关，谁来了也不给开，而且下一顿饭要到下午4点，因为中午正是报关行最忙的时候，谁也没有时间吃饭。前几次四先生睡到10点，也没有人说话，不过就是自己挨饿罢了。可是这一直饿到下午4点的滋味可是不好受呀，没过一个星期，四先生再也不肯睡觉了，为什么？他饿苦了，饿得满眼冒金星，双手连笔都拿不动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出去买点东西吃呢？没告诉你吗？塘沽这地方小，只有几家饭铺而且离报关行太远，不坐车根本就无法去；所以只要早晨吃不上饭，你就要一直饿到下午4点，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我们四先生深为了解的，这样，再不用人去管，他自己就早早地起床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治懒的最好办法，那就是一个字：饿！

五先生不懒，他就是爱听戏，在天津听戏时他一个人包半个园子，摆的是个“谱儿”；但是到了塘沽之后，他再到戏园里听戏的时候，就只买一张票了。何以他就知过改正呢？也没有谁对他作思想工作，一开始他也是多买了两张票，至少把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座位的票买了下来，我们五先生听戏不是嫌别人身上的汗味儿吗？在天津敢买下前三排，到了塘沽我只买三张票还不行吗？大爷我有钱。

只是，有一次就在五先生听戏的时候，扑哧扑哧，一左一右，就在五先生的两旁坐下了两个恶汉，我们的五先生看看左边的恶汉，再看看右边的恶汉，才说了一句：“知道这两个座位是谁的吗？”没等五先生把那两张票拿出来，一左一右的两个恶汉一人一拳头就向我们的五先生打了过来；“小子听清楚了，就是金銮殿里的龙椅，只要没人坐，这爷爷也敢去坐！知道这是嘛地方吗？这是塘沽，知道塘沽是谁的天下吗？左边的爷他叫混江龙，右边的爷我叫浪里蛟，有来头，你也报上个名来，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知道吗？别提你在天津卫的威风，到了塘沽，就是咱爷们儿的天下，老老实实地别炸刺儿，一个人听戏买三张票，塘沽没见过这样的规矩！今天给你两拳是看你家大爷在大坂公司的面子，明天再这样，可别怪这爷们不客气！”一下子，五先生就老实了，从此之后，再看戏，他就只买一张票了。

我们六先生呢？好赌。在天津谁也管不住他，到了塘沽，他还是要去赌，可是他只去了一次赌场，连一分钱的赌注也没下，老老实实地他就出来了，而且从此再不进赌场的大门，谁把六先生赌博的恶习给治好的？也没什么人，就是那次六先生走进赌场的时候，才要下赌注，这时，他就在赌桌上看见了两根刚剁下来的手指头，鲜血淋漓，还正冒着热气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六先生吓跑了。

5

春红的功劳簿上已经有了一页一页辉煌的纪录：明说是照料我的老爸在塘沽的生活，其实是看管着我的老爸，让他只能安分地在大坂公司作事；而且她还把几个不成器的叔叔聚到塘沽，逼着他们改了多年的恶习，这真是

让母亲为之感激不尽了。无论春红过去曾做下了什么错事，母亲也不再计较了；再说那根本就不是春红的过错，只是看人家好欺侮罢了，主子作的恶事，却怪人家奴婢不本份；只是，谁让春红是奴婢呢？

从此，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从塘沽传到天津来，其中最使人人为之骄傲的事是，我的老爸在大坂公司越来越受到日方的重用，如今我的老爸已经有权出席日本大坂公司的理事会了，而且他还是日本大坂公司理事会中唯一的外国人。每次我的老爸去日本出席理事会，日本方面都要请我的老爸给日本雇员作讲演；而我的老爸讲演的题目就是《唯自尊自爱才是自强不息之本》，听得日本雇员们一个个激动不已，连连向我的老爸鞠躬敬礼。日本大坂公司的董事长还送给我老爸一把日本宝刀，上面刻着两个汉字：至圣。

而至于我的那几个叔叔呢？有我的老爸给他们作楷模，他们自然就更加老实作人了，一个个全都在塘沽好好地作事，再不找我们家里要钱了。

如果以我的看法，这本来正是母亲求之不得的好事呀，母亲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有一天在姑奶奶和母亲说话的时候，我居然听见姑奶奶劝我母亲不要生气，而母亲还哽哽咽咽地哭着，明明是她在生什么人的气。只是，谁会让母亲生气呢？这家里没有别的人了呀，哥哥是母亲的命根子，那是绝对的亲信，连我都比不上，莫说是生气，就是哥哥把房盖揭下来，母亲都要为之鼓掌欢庆的。我呢？更是讨母亲的欢心了，母亲宠爱我嫌不够，母亲何以会生我的气呢？那么家里还有一个刘妈，可刘妈简直就是母亲的亲兵，她处处迎合母亲还怕母亲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是绝对不会让母亲生气的。那么，到底谁又惹母亲生气了呢？这可真是太让人费解了。

然而，母亲还是真的在生气，而且越来越重，到最后竟气出了病来。反正我就是只见刘妈每天晚上沙锅熬药，熬得满院里都是药味，薰得我连算术题都作错了，第二天挨教师的骂。教师说我不是不会作算术题的人呀，只是教师是不知道，你就是把阿基米得放在我家院里来，天天晚上拿熬药的味儿薰他，他也是发明不了他的那个定理的，那股熬药的味道，让人觉得电灯都不亮了。

而母亲就每天晚上喝那一碗一碗的药汤，喝得我一阵一阵地替她咧嘴，母亲咽一口药，我的嗓子眼儿就咕噜一下，母亲一碗药喝完，我的肚子早让凉气涨成了一个大皮球，那要放好多好多的屁，才能把一肚子的凉气放出来呢，真是活受罪。

只是，母亲的病一天天地重起来了，每次医生给母亲看病，我都在跟前，我就听医生说母亲的病由郁闷而生，而且医生还说母亲生的闷气，是一种对任何人都说不出的气。

据医生说，这“气”是有许多种的，有的人生气，喊几声也就过去了，还有的人生气，过些日子自己也就忘记了，再有的人生闲气，那是根本就不必管他的，让他作点什么事情，一忙，就没有时间生闲气了。而世上最可怕的就是生闷气，这种气，无法驱散，无法化解，也说不出，就是在心里聚着，久而久之，就一定要聚成大病，到那时就是请神医，也已是无济于事了。

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春红从塘沽回来了，因为母亲生病之后，房里的事情自然就多了，刘妈可以作零活，可是请医生，买药，还要一个专人，再加上许多家里的事，什么这家的寿日，那家的红白大事呀，母亲是照顾不过来了；这样，春红就说：“还是让我回来吧，奶奶身边的事，也只有我才

知道如何做的。”于是春红就回来了。

说来也怪，春红一回来，母亲的病就有些好转了，后来有的叔叔说母亲的病是春红气出来的，我坚决反对，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有春红在身边，母亲的病情就有明显的好转，春红一去塘沽，母亲的病就重。你说母亲是被春红气病的，那为什么看不见春红的时候病就重，春红一回来母亲的病就好些了呢？母亲生我老爸的气，爸爸在她身边，她就有病，爸爸一离开，母亲就没病，这才是一看见你就有气呢！可是，母亲何以是看不见春红就有气，而春红一回来，就没气了呢？诸位明白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反正我是不明白的。

虽说母亲有春红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的病有了一些好转，可是过一些日子，母亲更加感到不适了，这时又请到了许多医生，医生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只是给开了许多调理的药，让母亲慢慢地吃着；等她自己康复。

一天，当姑奶奶看母亲来的时候，春红把姑奶奶请到一间房里之后，向姑奶奶说着：“又是春红放肆了，本来这话是不应该春红说的，只是春红看奶奶的病情一天天地重下去，心里实在是太难过，有病乱投医么。既然请了这么多的医生都说不出个道理来，姑奶奶说是不是该换个办法给奶奶看看了。”

“你说什么办法好呢？”姑奶奶问着。

“这话，春红在塘沽对老爷说过的，老爷说他不能作主。还要请姑奶奶拿主意。”春红低声细语地对姑奶奶说着。

“什么事，连他都不敢作主？”姑奶奶更是不解地问着。

“在塘沽，春红对老爷说过的……”

“唉呀，你就把那些虚词免了吧，什么老爷呀，春红呀的，咱如今不是大奶奶的病吗？”姑奶奶有些着急了，她发下话来让春红有话只管直说就是。

“春红是这样想的，既然奶奶服了这么多的汤药都不见效，春红说是不是就该到西医那里去看看？春红听说，如今有些病，老法子已经是看不出了，人家西医有什么照像机器，一照就把人的五脏六腑都能看清的。若是没有病呢，我们再吃平安药，也就放心了；若是什么病呢，我们也不致于误了治……”

“既然这样，那明天就把大先生找回来，连那几个叔叔也找回来，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我也是说，别再光喝汤药了。”

有了姑奶奶的话，春红立即动身去塘沽把侯姓人家的几位男子招了回来，大家在姑奶奶的主持下，也算是会议决定：送母亲去西医医院看病。请西医来给母亲看病，那真是和爆发一场革命一样呀！因为那时候，西医被认为是一种邪说，何况西医治表，中医治本的说法更是根深蒂固，如我们这样的老户人家，人们是不会相信西医的。

母亲去马大夫医院看病的那天，我们是全家出动的，那真是兴师动众了，我的老爸和姑奶奶是主帅，几个叔叔是副帅，哥哥和我更是重要人物，刘妈和春红给母亲作护理，一行人就到了马大夫医院。

在马大夫医院里经过一番检查，马大夫将我老爸、姑奶奶和我哥一起请到医生的房里，也不知马大夫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待到我老爸、姑奶奶和哥哥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只看见哥哥哭着，我的老爸面色苍白，姑奶奶手扶着墙，全身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

母亲的病必须动手术，而且现在就要留下来住院。

母亲动手术的那天，马大夫医院大门外停了几十辆汽车，我们一家，

姑奶奶一家，几个叔叔的各自一家，还有外婆家，舅舅家，姨姨家，以至于其他的远近亲朋、成群结队地就全来了。因为那时候人们把作手术看得极其可怕，一个人居然被医生切开腹部，而且把身体里的一块病变切下来，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人们不在现场，那是太不礼貌了。只是马大夫医院太小，除了直系亲属之外，其它人就在门房里等着，还有一些人被姑奶奶动员说着回了家，并且保证说一旦有了什么变化，一定会通知他们的，决不会忘了亲人的关心。

母亲是上午 10 点被推进手术室的，手术室外面只有爸爸、姑奶奶、哥哥和我，此外就是刘妈和春红了。刘妈和春红是照顾我们几个人的，关照着我们喝水，穿衣，有什么事情，她们再出去找人。手术室里面的事，我们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大家只是一起看着墙上的大钟，嘀嘀嗒嗒，一声一声都似在我们的心上砸下一只重锤，让人窒息得全身发冷，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担心，只怕得一双手不停地发抖。

正是在我们大家紧张得喘不上气来的时候，手术室里走出一位护士，对我们说道：“请近亲进来。”我们当时以为是手术作完了，让我们进来看看，谁料当我们走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位护士才对我们说：“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病人大出血，而现有的血浆又血型不对，所以必须立即给病人输血。”

“输我的血！”第一个跑上前去的，是哥哥，他不等护士验血型就往手术室里跑，倒是护士一把拉住了他，说着就把他的袖子撸起来，随着又对我们大家一起说：“病人的血型是 AB 型，这种血型的人很少，大家都要抽上点血去化验。”说着，护士一个人一个人地把我们的血都抽了一点，又作了记号，在每个人的血样上写下了名字。但这时护士还不肯走，她对我们说：“AB 型的血很难找，听说你们来了许多人，是不是也抽他们的一点血样作些化验？”

“好吧！”立即我和哥哥就跑了出来，到了门房外，我们对几个叔叔说要每个人抽一点血样去作化验，你猜怎么着？除了九叔当仁不让地走了进去之外，其他的我的那几个叔叔竟没有一个人应声。

“怎么？你们平日不是总说母亲是你们的老嫂吗？”我急了，当场就要和他们分辩；只是那几个叔叔都为自己辩解：“你是知道的，我也是有病呀！”

“我根本就不能抽血的，我一看见血就晕；我想，我就别再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得好生有理，反正他们就是不肯抽血就是了。

回到里面，哥哥把外面的情形对姑妈说了一遍，气得姑妈当即就骂道：“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们，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他们得不了好下场的。”

但是，时间不等人，那位护士急忙从我们几个人的胳膊上抽走血样，然后便又进到手术室里去了。过了不长的时间，手术室的房门被推开了，刚才的那个护士走出来。她拿着一张单子，看着单子上的名字，唤了一声：“春红。”

这时，我亲眼看到的，春红的眼睛里竟然闪出了一种奇异的光采，是一种骄傲的光采，是一种得意的光采，就像是一把干柴突然被火星点燃起火一样，春红一下子兴奋得几乎不能自己。而且不要忘记，那时候人们把抽血看得和杀头一样可怕，那是人们对西医还不认识的时候，中国人把血看得和生命一样珍重，人们认为一个人被抽了血，那是要短命的，把自己身上血输到另一个的身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另一个人。而现在春红竟为自己能给母亲输血而得意非凡，可以想见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把她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母亲生命的一部分了！立即，没有向护士再说什么，春红就向手术室走

了过去。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哥哥竟似发疯一般地向春红冲了过去，他一把将春红抓住，然后就一步站到了护士的对面，瞪圆了一双眼睛，恶凶凶地向护士说道：“你为什么不叫我？”

幸亏那时候的护士知道自己是护士，她一点也没有和哥哥发脾气，只是和颜悦色地对哥哥说：“医学上的事情十分复杂，你只能服从医生的决定。”然后就带着春红走进手术室去了。

护士把春红带进手术室之后，哥哥一下子就扶在墙上放声地大哭了起来，他哭得那样伤心，明明就是自己受了侮辱一般；说来也怪，我虽然没有为自己的不能给母亲输血而感到过于气愤，但就在我的心里也对春红产生了一种嫉妒，我真恨不能一步就闯进手术室里去把春红从里面拉出来，然后我再把自己的血输给母亲，这时我就对医生说：“医生，无论用多少血，你都尽管抽吧，我是母亲的儿子呀！”

然而事实就是和人们想的不一样，母亲的儿子不能给母亲输血，却让一个母亲最恨的人，把她身上的血输给了母亲；母亲此刻已经被麻醉过去了，她是不知道的，而我们这些亲生骨肉，在这个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面前，却只能像哥哥那样放声痛哭。倒是姑妈了解哥哥的心情，她把哥哥搂在怀里，抬手抚着他的头发安慰着说：“只要能把母亲的生命抢救过来，就是我们全家人最大的幸福；春红的血，我们是会付给她钱的，无论她要多少钱，我们都会付给她的。”

经姑妈这么一说，哥哥才稍微安静了一些，这时听见哥哥把头埋在姑妈的怀里狠狠地说道：“给她钱，把咱们家的钱都给她，让她滚蛋！”多年来一直压在哥哥心底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了。

手术之后，母亲的身体极度虚弱，整整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病情才开始轻了一些，虽然母亲的精神明显好转，但我们在母亲手术之后，就被马大夫找到了手术室里。听马大夫对我们说明母亲的病情。据马大夫说，母亲得的是一种绝症，马大夫的话，等于宣布了母亲的寿限，那就是说，母亲最多已是活不过五个年头了。哥哥哭了，我哭了，姑妈哭了，我的老爸也哭了，而且我的老爸还一面哭着一面骂自己：“我对不起她呀！我有罪呀！”看着老爸哭的样子倒也可怜，只是我和哥哥谁也不去劝他，我们什么话也没和他说，就一面哭着一面和姑妈一起从马大夫医院出来了，坐到车里，姑妈还说要等我的老爸一会儿，这时就听哥哥狠狠地说道：“开车，走！”立即，我们就走了。

母亲的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到了春天，母亲已经走到院里来了，她那么有兴趣地看看院中的花草，还到我们房里看了看，并对刘妈把我们照应得这么好表示了一番感激，又把我和哥哥的成绩单拿到手看了看，然后才回到自己房里去。母亲身体恢复得这样好，既有医生的功劳，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而此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老爸从母亲作过手术之后，自己果然改过自新了。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春红再也不去塘沽了，我老爸就一个人和他的三个弟弟住在那里，最初母亲和姑妈也是不放心，但是让九叔到塘沽去过几次，每次九叔回来都说我的老爸确实快变成一个圣贤了，他不仅自己自重自爱，他还把几个叔叔管得规规矩矩。一次，那个六叔也不知在外面做了什么荒唐事，被一个女人诈去了不少的钱；为此那个用他作事的地方一定要把他辞掉。这事被我老爸知道之后，我的老爸说辞掉事情

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如何做人。当即，我的老爸把那个六叔好一番管教，而且我的老爸还动用了老大哥的威风，逼着这个六弟在他的同事面前请罪。那时候是不兴开批评会呀什么的，我的老爸就摆了一桌酒席，把人家公事房的人都请了去，由我的老爸亲自给人家公事房的人一一斟酒，还让他的六弟站在一旁，不让他说一句话，斟过酒之后，我的老爸把他自己的酒杯举过头顶，然后对众人说：“我身为大哥治家无方，因此才出了这么一个孽障弟弟，有什么对不住众位的地方，诸位只管对我一个人说，我这里向众位谢罪了。”说罢，就向众人鞠了一个大躬。

这一下满塘沽都轰动，人们都说：“你瞧，到底是人家书香门第呀，弟弟做了错事，大哥出面自责；这样，就是再不知道理的人，也不敢再做错事了呀，若不怎么还得是老户人家呢，家风就是好！”就为了这事，塘沽的各界人士几乎要给我们家再挂一块匾，连词儿都想出来了：“圣贤家风”，只是后来到我们家一看，我们家门外的匾太多了，没有地方再挂了，这样才拉倒了。

只要我的老爸和他的几个弟弟严于律己，不作荒唐事，我们家就没有犯愁的事，母亲也就不会生气；至于我和哥哥，那是绝对的中华精英，读书、作人，除非是后来的人把是非颠倒了一个“个儿”，否则，我们就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在家里我们最知孝敬长辈，在外面我们与人为善，学业上，我们更知上进。在学校里，哥哥是高中第一名，我是初中第一名，有一年上面非要初高中合一起，出一个全校第一名，为这样，老校长找到教育局长，非要辞职不可，最后没办法，只好来个并列第一，我们哥俩个全都上去了。你就说说，这有多露脸吧！

有了这样好的条件，母亲的身体恢复得就更快了，母亲常说：“若是我的一场病，真能让他们弟兄知道自重自爱，就是吃些苦，我也是不冤的；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万万不能败下去的呀！”母亲的伟大，就是她为了这个家，贡献出了她的一切，她真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让我的老爸和他的弟弟们良心发现地好好作人，这个家是不能败在他们手里的，只要有一辈人不成器，让这个家庭败下来，日后再想重振家威，那就是不可能了。

塘沽的事不用母亲分心了，而在母亲身边的人，更是让母亲高兴，我和哥哥那是不必说了，刘妈是母亲从外婆家带外来的陪房丫头，她本来就是母亲的心腹，唯有一个春红因为一件事情让母亲生气，但那本来不是她的过错，甚至于她是一个受害的人，就因为人家春红是奴婢，所以主子做下的坏事，反要把罪过扣到人家的头上。

尤其是在母亲得知春红在给母亲输血的时候，竟然晕倒在病床上的时候，那就对春红更加感激不尽了，在马大夫医院，在母亲苏醒过来之后，那个不知底里的护士当即就对母亲说：“为了没能给母亲输血，儿子急得放声痛哭，我说女儿的血不是都一样吗？一进到手术室，女儿就说：医生，无论用多少血，你老只管从我身上抽，你老连问都不必问我，就是把我身上的血全抽净了，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当时我在一旁听着，心里就是一阵难过，我是没有母亲的人了，我最知道女儿对母亲的感情是多么真切了。”护士的话说得母亲眼圈都红了，她也没有对护士说那个给她输血的人不是她的女儿，那是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人。

就这样，这些年母亲在心里和春红的一切隔阂全都消释得荡然无存了。为了向春红表示感谢，也是为了使哥哥的心里能得到平衡，母亲身体稍好之

后，母亲便把自己的首饰匣子给春红抱了出来。

可是，当母亲把她的首饰匣子放在桌上的时候，春红连看也不看一眼地只是对母亲说着：“奶奶以为春红就是这么不值钱吗？”说得母亲再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当即，母亲只能对春红说道：“这些年我也没想到送你件什么东西，如今就随你选几样吧。”

只是，人家春红根本就没把那些首饰放在眼里，什么话也没说，人家春红就走出去了。

尾声

对于哥哥和我说来，世界突然失去了光明，就在母亲患病的第三个年头，她溘然长逝，离开我们而去了。

操办母亲的丧事，我的老爸应该是无可挑剔了，他给母亲买了最好的楠木棺材，买了最好的凤冠霞佩，还定打了一副金九连环，母亲身上的首饰，更是应有尽有，连舅舅都对我们说：“你父亲别管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吧，发表你母亲那是一片真心了。”只是，这样的真心有什么用呢，哥哥和我才不会因此原谅他呢。

因为母亲不是一家之主，为她办丧事只能停灵五期，也就是 35 天，比为祖父办丧事时的停灵七期，少了 14 天。当然，在这 35 天之内，也是一天一堂经，也是处处有大排场，也是满街的花篮，也是一院子的孝服，更是哭声不绝，母亲的好人品，令全族的人都怀念不已，没有一个人不说母亲的好话，没有一个人不是真心地为母亲落泪。

哥哥是长子，他的孝服最重，从母亲一“倒头”，就来了一位“博士”专门地侍候着他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来人吊孝奠灵，他都是第一个出来，跪在母亲的灵旁磕头；我呢？是二儿子，当然也是有一个“博士”专门地侍候着我，每次出来跪灵，我都是跪在哥哥的下位，一起向前来奠灵的人表示感激。还有一个人也穿了重孝，谁？就是春红生的那个女孩，从她生下来，就交给一个佣人带着，如今她已经长到了四、五岁，她是以女儿的身份“承”服着孝的；虽然同父异母，但她的母亲没资格作母亲，我们的母亲才是她的母亲，这样她因为身上有侯家的血统，也就自然是母亲的女儿了。

然而，正在我和哥哥为了母亲去世而万般难过的时候，就听说是家里出了一件事，为了这件事，几乎闹得地覆天翻，差一点出了人命。

什么大事闹得这样凶？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春红想要一件孝衣。

按道理讲，只有亲人才能穿孝服，刘妈是母亲带过来的陪房丫环，那是可以按晚辈看的，尽管刘妈比母亲小不了几岁，但主仆之间就是两辈人，她自然有权利穿一件孝服的。当然不是重孝，只是一双白鞋，头上有一条白布缠头，就这样，刘妈已是十分骄傲了，她比那些没资格穿孝服的佣人，就高出了一个等级。而春红呢，论身份，她只是老吴三代的女儿，根本就没有仆人的资格，就算是母亲房里的佣人，她也只是一个仆婢而已，那是不能按亲属对待的。所以在姑奶奶定孝服的时候，就没想到给春红也作一件孝服。这样，在全家都“承”服之后，就把春红给显出来了。

那是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姑妈一一查点了“承”服着孝的人们之后，向主事的师傅说了一句：“全齐了”，这时再有人来，那就是只敬呈白花，而不再“承”服着孝了；谁料姑妈的话声刚落，春红立即就找到姑妈房里，仆嗵一下就跪在了姑妈的面前，姑妈还以为她要向姑妈发难，在母亲去世之

后，为了她当初的救过母亲的性命索要报酬；万万没有想到，春红跪在姑妈的面前，立即就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姑奶奶在上，春红有件事还求姑奶成全。”春红一面哭着，一面向姑奶奶说着。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反正我们侯家是欠着你的。”姑奶奶不无防备地说着，心里还在估摸着春红到底有可能提出什么要求。

“姑奶奶容我放肆，春红在奶奶房里侍候奶奶这许多年，奶奶对春红的恩德，那是春红下辈子当牛作马也报答不尽的；春红没有别的要求，只求姑奶奶赏给春红一件孝服，也算是春红在世上回报了奶奶的教养之恩。”

“什么？你要给奶奶服孝？”这一下，可真是把姑妈吓了一跳，立即，姑妈就对春红说道，“春红，不是姑奶奶没想到你，你看刘妈不是已经‘承’服着孝了吗？可是你不能和刘妈比，刘妈是你们奶奶从娘家带过来的，身为奴婢，她就可以着孝；可你呢？你原是侯家老仆的后人，在奶奶的房里，你虽然也是一奴婢，可你和奶奶没有什么关系的，让你‘承’服着孝，就等于认你作了偏室，也就是你成了我们侯家大先生的妾，三妻四妾么，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可是你又忘了，你可是侯家老仆的后人呀，宠婢为妾，那是有悖于家法的。给你头上带一条白布，也不是怕你日后争什么产业，我们大先生在，将来他还要‘续弦’，那是谁也休想分什么出去的；可是，你‘承’服着孝的事，万一被族里知道，那我们侯姓宗族就要开祖宗祠堂向大先生问罪的，你把侯家老仆的后人立为偏室，那以后谁还给你侯姓人家作奴作仆呢？你作皇上，没有人作你的臣子，你作武将，没有人作你的亲兵，为什么？因为人家怕你霸占人家的妻女。你明白吗？春红。”

姑妈虽然对春红说了这许多道理，但春红就是要为母亲‘承’服着孝，她跪在姑妈的面前不肯起来，一声声地向姑妈央求着说：“姑奶奶就高抬贵手，成全了春红的一片诚意了吧，春红跟奶奶这许多年，奶奶无论要赏给春红什么，春红都没有收下，如今，春红就是向姑奶奶要一条白布条，让春红系在头上，再穿一双白鞋，为奶奶尽一分婢女的本份，这样，此生此世，春红也就无所求了。”

“不行！”姑妈当然不肯答应春红的要求，便斩钉截铁地回答着说。

“姑奶奶若是不肯答应春红的要求，春红就一头撞在门上，春红听说，奴婢为主子殉命，那是可以立为养女的。”春红说着，真地就要去寻短见。只是，姑妈一把就拉住了她，当即，严厉地对春红说道：

“那就是乱伦！”一拍桌子，姑妈大声地向春红呵斥着说，“你生的孩子，你们奶奶已经认下作了女儿，你还有什么资格再作你们奶奶的女儿？春红呀，到底你只是个奴仆的后辈，这名门望族里的事，你是不知道的。你莫只看这些人家里乱哄哄地今天出点这个事，明天又出点那个事。可是无论如何乱，我们都乱不了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名份’二字，不要以为你是有功之臣，你就可以入正统，无论到什么时候，仍然主是主，奴是奴。中国什么都能乱，只有这‘正名’两个字不会乱。没有名份，还有什么章法呢？你看到了，几堂丧事，无论一个家庭有多少人，这一‘承’服着孝，是近是疏，就全分出来了。分出什么来了呢？分出来的就是名份，乱了名份，不光是乱了家法，也乱了国法，臣是臣、君是君，明君是君，昏君也是君；忠臣是臣，奸臣也是臣。你说你在这家里是有功之臣，主子去世了，让你‘承’服着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不行，名不正，理也就不顺，到什么时候也不

要忘了你的奴婢身份。好自为之，你也就不要再争了；不知自爱，你争，也没有用。就是姑奶奶发善心让你为奶奶‘承’服着孝，到了外边，也会有人把你头上的白布带扯下来，而且还要对你问罪。你是个明白孩子，春红，这种事，你是知道该怎么做的。”

“可是，可是，”春红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她跪在地上，挺直了身子，就和姑奶争辩，“姑奶奶不是不知道，那孩子是大先生把春红堵在屋里，按在床上强迫着春红才有了的呀！春红怕毁了侯姓人家的名声，这些年不敢说出真相……”

“那你也就不必再说了，你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的；知道自爱，你就咽下这口气，替人受过，大家相安无事，侯姓人家不会亏待你，不知自爱，就是你说了出去，侯姓人家的名声也不会毁在你的手里，人家只说你是想讹诈，才故意往我们圣贤人家的头上栽赃的，最后也就是把你送个地方，或者是给你找个人家，让你一生一世作苦婆了，再也休想吃香的喝辣的，享这份本来不该你享的荣华富贵了。”听姑妈这样一说，春红再也不说什么了，她一下子止住眼泪儿，一声不吭地站起身来，拍拍膝盖上的土，随后便无声地走出去了。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父亲又续娶了“填房”，我们有了继母，父亲又有了妻室，当然还是名媒正娶。我们的这位继母是一家大地主的女儿，原来信佛，曾立志终生不嫁的，只是后来家里出了孽障儿孙，没几年时光家道败落了，这时候再信佛也没多大的意思了，于是就只能出嫁了。

我们的这位继母，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于我们兄弟也算很是说得过去了；只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不好平衡，于是，第一个是哥哥出走了，随后我也住校了，家里已经是变得没有当年的生气了。

就在哥哥和我离家之后不久，家里传来消息说，春红也带上她生的孩子走了，出走之前，春红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前一天晚上，她拿了一个梯子，立在我们家的大门外，然后自己爬到门槛上，把我们家大门外高悬的几方匾额拭得没了一点尘土，而那几方匾额，一方上刻的是“诗书传家”、另一方匾额上则只刻着两个字：“正名”。

五先生

作者：林希

侯家大院南院里的侯七太爷和侯七奶奶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侯天成，在他们那辈人中排行第五，人称五先生；二儿子侯宝成，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七，人称侯七，这两个孩子从生下来就跟着他老爹享荣华富贵，不知道柴米油盐是怎么一回事，整天就是吃喝玩乐，等到长大成人，就成了一对吃饭虫。

偏们侯七太爷和侯七奶奶又早早地谢世了，留下一点财产，没几年工夫也让兄弟俩吃光了。吃光了怎么办？卖，除了房子，什么全卖，为什么不卖房子？因为把房卖了，就再也不是侯家大院的人了，那就要自己出去找饭

辙去了。

侯家大院有她的优越性，也算是铁饭碗，只要是侯家大院里的人，而且你还在侯家大院里住着，大家就一定不会看着你挨饿，各房各院到了吃饭的时候，都给五先生和侯七留出商双筷子来。

老七侯宝成，有点机灵劲，街面上跟着瞎惹惹，走到哪里吃到那里，倒也饿不着。事情难就难在五先生侯天成的身上。侯天成身无一技之长，而且还死要面子活受罪，还嘴馋，还要吃鱼，还要吃虾，还得单独给他烧几样小菜，各房各院都把五先生看作是一种负担。

所以，我从很小就知道侯家大院南院里的五先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吃饭虫。

吃饭虫侯天成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被窝里想今天到谁家去吃饭，好及早动身。一过早晨八点，他就挂号来了，好在也就这几道院，一侧身，就到了。有许多时候，我上学，才走到我爷爷房里，就看见五先生已经到了，正在我爷爷房里和我爷爷或者是我奶奶“说话”呢。后来，谁和他也没有多少话好说，不就是等着吃饭吗？今天有你这一号也就是了，也没有人问他今天想吃什么，常常是他自己先向你提出他今天的“要求”：“三娘，”五先生管我奶奶叫三娘，“昨天鱼市上的河刀鱼真鲜。”这就是说，他今天想吃河刀鱼，我奶奶二话没说，立即吩咐人去买河刀鱼，好喂这条吃饭虫。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事有点不可思议了，明明是吃蹭饭，怎么还挑鱼挑肉？这就是时代不同，人们的观念也就不同了。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吃蹭饭，虽然心里不欢迎，但是表面上还得让人家过得去，不能把人轰出去，也不能让吃蹭饭的人感到尴尬。他体体面面地吃，你还客客气气地维持一种表面的礼貌，不得对人家说：“你总上我们家吃蹭饭来，我们家受得了吗？我每天到你们家吃蹭饭去，你愿意吗？”如此直截了当的做法，只有在民主共和之后才在中国盛行起来，民主共和之前，中国人不好意思说这种话，也不好意思做这种事。

何况吃饭虫还是我们侯家大院里的一个成员，好歹他在侯家大院里吃蹭饭也比他到外边去吃蹭饭好看得多。关上大门，侯家大院是一家人；出这么一条吃饭虫虽然不是光宗耀祖的事，可是看着他每天到处乱跑吃蹭饭，全体侯姓人家的成员就都会感到脸上无光。

侯天成虽然是一条吃饭虫，但是他一点也不讨厌，他身上有许多优点讨人喜欢。吃饭虫若是三天不来，大家还觉着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几时吃饭虫来了，人们才来了精神。吃饭虫为什么讨人喜爱？因为他有“学问”。不是有用的学问，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学问。他不会经商，他不懂经济，他不会算术，他不能出去做事，他不会作文章，也不能著书立说，反正这样说吧，只要是有一点用处的学问，你也别找吃饭虫请教。除了有用的学问之外，一切没有一点用处的学问，吃饭虫没有不知道的，比如他给我奶奶说戏，成本大套他说。《霸王别姬》一小折，他愣说了三天，从楚霸王起事说起，说到楚汉相争，再说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到第三天上，才说到“虞姬虞姬奈何兮”？听得我奶奶掉了三天眼泪儿。

除了会说戏外，侯天成会画“小人”。就是画那种古装的戏剧人物，画谁像谁，苏三起解玉堂春，三堂会审，画得一个个人物惟妙惟肖，他还会画花样子，我的几个姑姑一看见侯天成，就围住他要他画花样子，他画的比外面送来的花样子还好看呢。此外，侯天成还会小箫，还懂得养花，养鸟，养

蝻蝻，什么全会，只要是没有用处的学问，他全会。

这样的吃饭虫，只怕你想请还请不到呢。

而且据我爷爷对我们说，五先生虽然身无一技之长，可是他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他最终成为吃饭虫。

和南院的败落有直接关系，更是侯七太爷和侯七奶奶对两个儿子娇宠的必然结果。我爷爷说，他早就对侯七太爷说过，不能把孩子宠爱得好吃懒做，更不可在读书上放松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侯六太爷和侯六奶奶有他们的理论，他们说南院这两个宝贝疙瘩，用不着读书，也用不着有什么本事，只南院里侯七大爷的财产，就够他们吃一辈子的了。可是侯七大爷到底是一个腐儒，他想不到还要涨物价，后来叫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没几天时间，钱就“毛”了，他更想不到还要发行新货币，新货币一发行，旧货币就变成废纸一张了，再拿出去买东西，人家就不认了。这样三折腾两折腾，侯七太爷的钱被折腾没了，到了他发现自己几乎一文不名了的时候，晚了，他的两个儿子已经都成了吃饭虫了。

不光是吃饭虫，还留下了一身的毛病。侯七太爷在世的时候，每天给两个儿子一把钱，由着两个儿子出去‘糟’，不把钱花光，两个儿子不回家。怎么“糟”呢？

那时候没有桑拿浴，也没有夜总会，再说到底侯天成和侯宝成是侯家大院里的孩子。两人还胆小，不敢在外边做坏事，明知道有那种好玩的地方，两个人也不敢去。如此，侯天成和侯宝成在外面也就是听个戏，喝个茶呀什么的，别的事，倒是也没干。

侯宝成本质上不是个老实孩子，没多少时间，他就打听到好玩的地方了，这样他就扔下他哥哥，一个人跑得不见踪影了；侯天成不做出格的事，还在园子里坐着，喝茶，听“玩艺儿”。

在天津卫，一面喝茶一面听“玩艺儿”，是有钱人家老少爷们儿的一种享受。只是各位看官要听仔细，这里面的“听”，有分教，这不是一般的“听”，这是一种死“听”。一听就是一整天。从早晨园子开门给留着座儿进去，一听一整天。饿了，在园子里吃，不是自己带午饭，那时候也没有麦当劳，肯德基，更没有后来兴起来的那种盒饭。那时候在园子里吃，是到了吃饭的时候。

伙计看你还不走，就过来向你询问：“爷，午饭给您准备点什么？”

“给我上万顺成要一盘锅贴吧。”

“好了，爷。”就这样，不一会儿时间，热腾腾的一盘锅贴就送到你桌上来了，而且不要现钱。园子里不管饭吗？当然不管，到走时，一起算到你的“茶钱”里面了。

—“听”就是一天的地方，到底是唱什么的呢？反正是不能唱“大戏”吧？那时候还没有京剧这个词。人们管京剧叫“大戏”，看“大戏”去，就是看京剧去。京剧演出有它的规矩，一出一出，先是帽儿戏，再是下戏，最后还有一出压轴戏，最多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听京剧，没有一面听着《打渔杀家》一面吃锅贴的。

那么，一面喝着茶，一面吃着锅贴，还一面“听”的“玩艺儿”，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曲艺。那时候不叫曲艺，天津人叫什样杂耍，也有人直呼其为“玩艺儿”。

“限我听玩艺儿去，”就是拉着你一起听曲艺去。

天津是曲艺的发祥地，天津曲艺堪称是全国第一，品种多，水平高，天津的曲艺有相声，有大鼓，大鼓里有京东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此外还有单弦，坠子，河南坠子，山东坠子，还有数来宝，山东快书，等等等等，那才真是百花齐放呢。

侯天成是长子，老爹有病自然要守在床边，可是五先生还有听玩艺儿的“瘾”，一天不出去听玩艺儿，这一天就过得天昏地暗。人虽然是坐在了老爹的床旁边，心却早就飞到园子里去了。那一曲曲的梅花调，一段段的相声，总是时时地在他的耳边回绕。坐着坐着，噗哧一下，侯天成自己就笑了，他想起了一个包袱，有后劲，越琢磨越“哏”，老爹那里正喘不上气来，他倒自己噗哧一下笑了。他老爹看着他的样子可怜：“天成，你忙去吧。”话音未落，哧溜一下，人就不见了，侯天成跑到园子里听玩艺儿去了。

这一天，侯天成正在小梨园里听石慧茹的单弦《白帝城》，“刘先帝，看罢了天来看罢了地，尊一声军师你细听分明。”声泪俱下，刘备就要向诸葛亮开始交代后事。恰在此时，侯七侯宝成急匆匆跑进园子来，人群里找到哥哥侯天成，走过去一把拉过来，说了一句话：“哥哥，老爷子没有了。”

侯天成一听，就向他的七弟挥了一下手，当即就向他的七弟说着：“怎么会没有了呢？还有好些活没对诸葛亮说呢。”

侯天成还是被他的弟弟拉起走了。回到家里一看，果然老爷子没有了，侯天成往地上一跪，当即就哭了一声：“先帝爷呀！”玩笑了，这是后人们给侯天成编的笑话，带有一点点诬蔑。

侯七太爷和侯七奶奶去世之后，南院里两位吃饭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侯七太爷其实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没吃二年，就吃光了，吃光了怎么办？侯天成说不出办法，侯宝成更说不出个办法来，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哥哥说弟弟应该出去做点什么事，弟弟说哥哥应该出去做点什么事，两个人谁也不出去做事，那就在家里做吃饭虫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侯家大院里吃饭虫多着呢，也就是吃饭时多放两双筷子罢了。可是光坐在家里吃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爷爷就对五先生说：“天成，你已经是 30 多岁的人了，难道你就总也不成家吗？”我爷爷的意思是说，五先生至少也要为自己作些打算，吃饭可以到各房院蹭，可是媳妇儿总蹭不出来吧？但是五先生对于自己婚事似是并不着急，他想也设想地就对我爷爷说：“一条吃饭虫就足够讨厌的了，再找一条吃饭虫，叔叔伯伯们就是看着我老爹的面子，只怕也养不起了。”

你瞧，他倒明白道理，想做一辈子吃饭虫。

没有办法，他自己不想出去做事，谁也不好逼着他出去做事，就像是大家不肯养他似的。不就是吃饭吗？

好办，以我们正院为主，各房各院轮流着管他吃饭，一连三两年，侯天成也没有饿着，而且养得还很是滋润。

出去走在街上，和这院里的叔叔伯伯一样，一看就是公子哥。

光吃饭不行，有时候我爷爷还看着侯天成在家里呆得难受，于是在吃过饭后，给五先生几角钱，让出去“散散心”。怎么散呢？自然就是听玩艺儿去了。

这里一就说到五先生的志气了。五先生在侯家大院做吃饭虫心地坦然，但是让他拿着叔叔伯伯的钱去听玩艺儿，他就于心不忍了。有好几次他是含着眼泪儿和我爷爷推推让让，就是不肯接钱。他说在家里各房各院走走就够

开心的了，和弟弟妹妹们说说话，一天也过得十分惬意，如此就没有必要出去“散心”了。可是我爷爷知道五先生的心思，就一定要他拿钱去听玩艺儿。五先生不好辜负我爷爷的一片好心，最后也还是拿着钱出去了。有人说，五先生走出门去的时候，脸上都闪着光，那种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

于是，为了听玩艺儿，五先生一定要想出个自己挣钱的办法来，五先生有什么挣钱的本事呢？天津卫最能挣钱的生意是卖鱼，五先生会卖鱼吗？活鱼能被五先生卖死，死了也未必就能卖出去，卖不出去就臭在鱼桶里。鱼卖不出去，五先生又不肯回家，最后连五先生自己也变臭了，这才拉倒。此外呢，挣钱的道儿当然有的是，可任何一条挣钱的道儿，对于五先生来说都不合适。有的丢面子，有的要力气，有的又太占时间。连听玩艺儿的时间都没有了，五先生干不来，于是也就一一地放弃了。最后，五先生终于发现了一条对于他来说是最便当的挣钱道儿，什么道儿？卖文。

卖文，就是后来说的投稿，自己写出小文章，给各家报社寄去，报社采用，登出来，给你稿费，那时候叫润资，就是给你点润笔的钱。钱有限，那时候的润资不以字数计算，以篇计算，一篇上好的文章，最多能换到手5角钱，能买2斤棒子面。虽然不高，可是你可以多写，每天能卖那么三两篇，一家人也就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了。所以，那时候没出路的人文人就都暗中在走这条道儿。

投稿不是一种体面的事吗？怎么还在“暗中”进行呢？时代不同，人的地位不同，所以投稿的品位也就不同，鲁迅先生投稿是一件光荣的事，鲁迅先生堂堂正正地投稿，各家刊物抢着拉鲁迅先生的稿子，而且付高稿酬，世人还尊称鲁迅先生大作家。但是类如侯天成这样的没落文人，投稿，就不是什么露脸的事了。那要偷偷摸摸地“投”，而且，还得有“投”的方式，更得有“投”的时间。

这一说，青年作家就不明白了，自由撰稿人，管他的什么时间、方式？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对了，诸位先生，你们是不知此中的底里。那时候，天津海河的西河沿，有一个无形的市场，每天天不亮，各路的“文豪”们就开始往这儿聚集，各人兜里揣着各人的文稿。

到了西河沿市场，就人挤人地来回转，转着转着，就有人过来和你搭话了：“带的嘛稿？”这个向你问话的人，自然是小报的编辑，他是到西河沿“买”稿来的，发现有合他心意的文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把文章买走，到了报社立即发排，这一天的版面就算是“齐”了。

当然，日久天长大家也就熟悉了，到了西河沿，熟人找熟人。“立秋咬瓜的文章有没有？”编辑主动向你提出组稿要求来了。“唉呀，明天给你带来吧，我这儿有一篇牛郎织女的文章，”这时，那位编辑就说话了，他一挥手，极是厌恶地回答那位“作家”说：“耶，那臭玩艺儿满河沿都是，卖到一角钱一篇都没人要呢，你留着吧。”卖不出去，“窝”在手里了。

五先生当然比那些卖稿的人高明，他底子深，除了关乎时局的文章他不写之外，历史地理，诗辞歌赋，无论什么题目也难不住他。他一组关于天津曲艺的文章，一次就卖出去10篇，还卖了个好价钱，那一天他就挣到手20元。

总这样卖文章，我们的五先生岂不是就成了作家了吗？不行，这样卖出去的文章，发表时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类卖出去的文章，作者没有署名权，也没有人想借你的文章出名，类若现在的

剽窃著作权。那时候发表这类文章，就是由编辑随便起个名字，譬如“云中客”、“尘外人”之类，用过几次，觉得名字有点臭了，就再改个名字，再譬如什么“东方来者”，“阿里加都”！等等等等，反正是名字越古怪，文章就越有人读。

五先生每天都有好文章卖出手，我们家里有许多报纸，大家也看不出哪篇文章出自五先生的手笔，五先生卖文章时也不问买方是谁，他也不管自己卖出去的文章是发在了头条，还是发在了未条，反正把钱挣到手，又用这点钱听玩艺儿去了，过后，五先生就又要想新点子了。

我怎么知道五先生在暗中干这种“活”呢？因为五先生问过我：“你们五年级的学生爱看什么文章？”那次是儿童节快到了，一定是报纸想出一个专刊，给小学生们看。这时，我就回答五先生说：“我们五年级的学生最爱看侦探拿贼。”事情过去之后，有一天我看晚报，正好看到一篇写侦探拿贼的文章，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家小侄子说，五年级的小学生最爱看侦探拿贼的故事，说起侦探拿贼的故事，外国有福尔摩斯，中国有陈查理……”当即，我举着这份报纸就跑到了我爷爷的房里，把报纸往我爷爷面前一放：“你看，这是我五叔写的文章。”

我爷爷拿过报纸一看，不对，文章下面的署名是“茶余君”。

我爷爷说：“这怎么是你五叔写的文章呢，明明是茶余君的文章么。你怎么连你五叔叫侯天成都忘记了呢？”

“爷爷，你是不知道，这年月人们乱取名字，前几天我读到的一篇文章，下面的名字居然是‘小虾米’。”

没有再和我说什么，我爷爷就让人去南院把五先生找来了。五先生走进我爷爷的房里之后，先问过我爷爷的安，然后就等着我爷爷向他问话。

我爷爷手中拿着报纸，向五先生问着：“天成，这文章是你写的吗？”

五先生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回答我爷爷说：“在家里也是闲得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写点介绍知识的小文章，谁想到就传出去登到报纸上了，”五先生不会说谎，其实他只要一口咬定说他不是他写的，我爷爷也没地方去调查，这样也就不会挨我爷爷的一番教训了。

我爷爷倒是也没有责怪五先生走卖文的“可耻”行径，他只是对五先生说：“你父亲早早地去世了，你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事由，愿意给孩子们写点知识性的文章，也无可责备；只是你知道，这写文章是最容易招惹是非的，历朝历代，都最讨厌文人的胡说八道。”

“天成不评说时局。”侯天成是个老实人，当即就承认他干了卖文的行径。

“你评说也不管用，那时局是人家英雄好汉制造出来的，光听读书人评说，岂不要误了大事？所以，有时候当局压制一下社会舆论，也是出于无奈。中国这么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话算话，那岂不就乱了天下了吗？”

“天成明白。”五先生对我爷爷说着。

“我看这样的小文章就不错。”我爷爷指着报纸对五先生说着：“写文章么，就是说些无关紧要的闲事才好，养花养鸟呀，吃喝玩乐呀，天下奇谈呀，写什么都行，就是少管人家的事。常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不过一句空话罢了。我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天下兴亡了这么多回，哪次是我的责任？芸芸众生就是多烧香、多磕头，可万万不能给自己和家里惹麻烦的呀。”

“天成明白。”五先生又答应着。

“明白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我爷爷点点头说。

二

五先生卖文为生的行径得到了我爷爷的默许，这一下他就有恃无恐了，夜里他写文章，不等天亮就拿到西河沿去卖，卖上钱来就往小梨园跑，一坐一整天。鱼儿得了水呀，五先生活得太惬意了。

小梨园，是天津卫专门演唱曲艺的地方，比不得中国大戏院，但是比起天华景、上权仙这类中等戏院来，小梨园还很有点气派。无论什么人物，坐在小梨园里。

都不失身份，听曲艺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爱听马连良、梅兰芳，我就是爱听荷花女，爱听现在在走红的杨彩月。正好，今天又是杨彩月唱头牌，五先生算是把日子盼到了。

不过，五先生进小梨园，和一般的听众不一样。一般的爷进小梨园，先不买票，大摇大摆地就走进去了。

伙计高有庆按客人不同身份，给每位爷找好了座位，然后茶水送上，果盘摆好。上等的客是正兴茶庄的袋茶，四个果盘，黑瓜子、白瓜子，青萝卜，两片，比纸还薄，再有四颗青果，也就是橄榄。随后，伙计再把手巾把儿送过来。如此，这位爷就算是坐下了，只等着听玩艺儿了。

早先，五先生进小梨园，也是上等的待遇，这倒不是五先生自己摆谱儿，这是台上的老板给五先生留下的一点点孝心。五先生怎么就能得到这种待遇？五先生给台上的老板写大鼓词。

说到写大鼓词，这就是五先生的一点雅好了。有学问的人知道，这世上最好的文章，是为圣贤立言的文章，那文章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全都是圣贤们说过的，有案可查、有据可考，你只要把它发挥一下，就算是你的“大作”了，这就和吃豆儿放屁一样，那是全不要你自己费任何功夫的事。而写大鼓词，就非同一般了，孔子著《春秋》，他写不了大鼓词，你经他开个头：“说的是那个小红娘，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来到了西厢之下……”请他再往下编，他没词儿了，他得问人：“这是嘛？”天津卫讲话，“瘥”了。司马迁著《史记》，他写过《刺客列传》，可是后来大鼓词里面的那段《荆柯刺秦王》，不是司马迁写的。为什么，他的学问不够用。

写大鼓词，比考科举难。考科举，一篇文章，最多也就是写上三天三夜，过了三天三夜，考场关门。你就得给人家交卷；写大鼓词，字字斟酌，又要文雅，又要人人都能听得懂，还要有辙有韵，一个上等的大才子，几年磨不出一篇好大鼓词。清末文人韩小窗，一生留下了三五篇大鼓词，一直唱了几十年，那才是一字不可增减呢，所以，有人说，写大鼓词，好汉子不肯干，孬汉子干不来。我们五先生有吃有喝，没有温饱之忧，又很有点老学问底子，你说，他不正好是写大鼓词的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五先生表面上卖文为生，但卖文之外，他还一字一句地磨他的大鼓词，这许多年他也磨成了好几篇，真人不露相，他只等着偶露峥嵘了。

如今，天津卫唱梅花大鼓最有名的老板叫杨彩月，正在好时光，只有十八九岁，股蛋儿也长得俊，好身段，好容貌，好人缘儿，几个好都赶到了一起。杨彩月在天津卫一连唱了两年，虽说也有了点名声了吧，可是总也上不了高台面，上不去了。上次人家几位名角儿联合北京、上海的名角在中国大戏院公演，门票卖到四十元，座无虚席，就是没有杨彩月；那一次杨彩月想登中国大戏院的台，几乎拜过了天津卫所有有权有势的爷，功失下到了，

品位不到，到了挂牌的时候，还是不见杨彩月的名儿；为了这，气得杨彩月险些没投大河。

那一天，有名声的角儿都上中国大戏院献艺去了，有头有脸的爷，也都上中国大戏院听玩艺儿去了，小梨园前排座的八张桌子，空着七张。只有中间的一张桌子，坐着侯天成，茶水、干鲜果品摆好，他就是要听杨彩月的梅花调。

杨彩月在冷冷清清的小梨园打扮停当，精神抖擞地走上台来。她老爹杨十八跟在杨彩月的身后，到台上没敢抬头，就一屁股坐在了板凳上，架起弦儿弹了一个过门。

若在平日，小梨园座无虚席，杨彩月总是踩着碰头好走上台来的，那时候杨十八也精神，就像是满场的叫好声，都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在一片喝彩声中，他父女二人站在台上，垂目向台下望去，那才是个聚精会神，人人目不转睛地在往彩月身上瞧看呢。这时，杨彩月低声先唱出一口“云遮月”，就是压低着声音唱定场诗，立即掌声雷动，“好！”“好！”整个一个小梨园精神起来了。但是，今天，前排的八张桌子空着七张，那七位爷，去中国大戏院了，只侯天成一定要听杨彩月，没去中国大戏院，还准时不误，来到了小梨园。“咕咚”一声，杨彩月向着台下的听众跪了下来。她含着热泪，几乎是泣不成声地向众人说道：“学徒杨彩月给各位爷磕头了，杨彩月在天津卫侍候各位爷们唱了这好几年，虽然说是唱出了人缘儿，可是玩艺儿上却不见长进，电台播音，轮不上我杨彩月，大戏院的合台演出，也没有我杨彩月的份儿；也只有几位心疼彩月的爷们，才时时惦着彩月，杨彩月感谢几位爷的疼爱，今天的曲牌就请几位爷点吧。”说着，杨彩月掉了几滴眼泪儿，才又站起身来。杨彩月才站起身来，就在她身后，杨十八又“咕咚”一声跪了下来。杨十八跪在台上，只向着侯天成一个人说着：“这位是侯府上的五先生吧。”侯天成发现杨十八冲着自己下了跪，当即就站起身来，向着台上的杨十八施了一个礼，然后说道：“杨老板有话站起来说，我侯天成实在是不敢受您的拜谢。”杨十八站起身来，直对着侯天成说道：“我杨十八带着个女儿在江湖上混了这许多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歪理儿，怎么着杨彩月就上不了高台面？”“那你说呢？”好在今天小梨园里没有几个听客，台上台下也就随便起来了，侯天成听着杨十八的抱怨，就向杨十八问着。“怨杨十八口冷，天津卫欺生。”杨十八认为杨彩月所以没有唱出名分，是天津人不认外来户。

“不对。”侯天成当即就对杨十八说，“我就是天津人，我怎么就不欺生？今天中国大戏院里登台的不全都是生脸儿吗？人家怎么就奔那里去了呢？”

“他们做艺不规矩，使腥儿。”杨十八说的是门里话，他是说中国大戏院登台的艺人们不老老实实做艺，他们靠的是脸蛋儿，还有屁股蛋儿。“不对，就算你让你的杨彩月使腥儿，她不也卖不到中国大戏院去吗？”侯天成还坚持他的看法，对杨十八说着。“杨十八听五先生点化。”杨十八站起身来又要下跪，这时候侯天成一挥手把他拦下。当即说道：“大家伙还等着听玩艺儿，咱们先请杨老板唱曲。有什么话，咱们做场之后再说。”好不容易盼到散场，杨十八带着女儿杨彩月走到台下来，本打算拦住五先生向他请教，没想到扑了一空，五先生早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只空茶杯，一堆瓜子皮。“走了，好大的架子。”杨彩月不无抱怨他说着。但是杨十八眼尖，他看见瓜子盘子下边压着几张纸，赶紧取过来一看，工工整整蝇头小楷，足有八九十行。开头四个字：《黛玉葬花》。“这是什么？”杨彩月凑过来问着。杨十八识得几

个字，展平了一细读，他明白了，兴高采烈地对女儿说道：“闺女，仙人引路，咱们父女二人有饭吃了。”“怎么就看出有饭吃了呢？”杨彩月不解。

“人家五先生把话给咱们点到家了。为什么咱们唱了这许多年没唱出名声的？就是因为咱们总是唱人家唱过的段子。人家唱过的段子再好，也不是咱们自己的；可是唱新段子，没有人给咱写，写出来也不适合咱们的唱法。五先生知道你的路数，这不，要咱们唱《红楼》，给你写了一个新段子《黛玉葬花》。一个艺人到手一个新段，而且又是一个文人千锤百炼写成的新段子，如获至宝一般，从此她就有了饭吃了，只是那时候人们不懂稿费一说，文人们写大鼓词，也被看作是一种不成器的行为，所以一篇大鼓词可以使一个艺人唱红成名，而写大鼓词的文人却一文钱的好处也得不到。说起来，大鼓词的难得，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一曲《加玉葬花》唱红了杨彩月，小梨园场场爆满，一时之间，杨彩月成了天津卫头号新闻人物。多少年来，小梨园上演曲艺，最多时也就是六七成座，而且上演曲艺的剧场，又总是听众出来进去地随时走动。这位老板的人缘儿好，到了他上台的时候，人就多；那位老板没唱出好人缘，到他上场时，呼喇喇人就走了一半。再过一会儿，估摸着好角儿又要上场了，这时候，又呼喇喇涌来好多人，把一个小梨园挤得满满当当。可是自从杨彩月挂出头牌，唱《黛玉葬花》，不到开场，小梨园的座儿就卖光了，怎么杨彩月压轴的角儿，总是要到最后才登场，人们就这么早来了呢？没什么秘密，来迟了，座儿就没有了。开场之后，自然是乱哄哄一片人声喧闹，一直要到下半场，园子里才会安静下来。这时候，就只见早早跑进来占座儿的爷们儿，一个个地往后看，直看到主家来了，他才站起身来，把位子让给真正要听玩艺儿的爷。听明白了吗？原来最先占下座位的爷。只是听帽戏，真到了杨彩月登台的时候，他就把座儿让出来了。让给谁了呢？也不是外人，这里面有天津卫的议长，有商会会长，有警察局局长，还有龙国太，前朝总理大臣的老娘，还有于十奶奶，天津卫顶有钱的老祖宗。

反正，前边八张桌子，除了其中一张是侯天成的座儿之外，其余七张桌子，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儿。杨彩月唱《黛玉葬花》，那才是对了功夫，中等个儿，瘦瘦的身材，看着就像是一个林妹妹。嗓音细细如水，出声就带着三分的病腔。再加上做派好，一双眼睛总是水汪汪地含着眼泪儿，如此，一出场，就活脱脱一个林妹妹。“俄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唱到动情时，杨彩月双眼含泪。小梨园满堂的听众，人人拍鼻子，坐在前边的龙国太、于十奶奶更是“哧”“哧”地擤鼻子，这一下可忙坏了送手巾把儿的伙计了，满场子跑，还是照顾不过来，到后来也只好是保重点，只照顾前排的那几张桌子的贵客了。杨彩月得真人指点、唱对了功底，她对侯天成的感激之情，那是无法表达的。侯天成就是杨彩月的恩师，就是杨彩月的引路人。杨彩月说，五先生，从今以后，到了月头我替你老人家结帐。

吃过饭。你老看着哪家澡堂子好，你老就进那家澡堂去泡澡，也不用你老自己掏腰包，按月我替你付钱。光管你吃饭、洗澡还不够，我还管你的零花钱，无论用多少钱，只要你说句话，就是我一时身边不宽裕，当了行头，我也不能误了你的用项。我们五先生当然有志气，他把杨彩月拉扯起来之后，一点报酬也不要，五先生说只要你每天给我留一个座儿就行了，我就是爱听你唱。一连大半年，五先生每天晚上到小梨园来，杨彩月把最正的那张桌子留给五先生，而且摆好干鲜果品，泡上最好的茶，请五先生听曲享福。五先生说，这梅花调，就是得唱《红楼梦》，以前没有人唱过，是没有人给老板

们编段子。自古以来，曲艺行都是师父的传授，一板一眼，一腔一韵，师父怎么教，自己就怎样学。没有一点个人的创造。谁想出了一新腔，才想试唱，人们就说你是唱“走”了调。梅花调和别的曲种不一样，没有点老学问底子，编出来的段子，就是唱不出味来。所以这许多年来，别的曲种都唱到《王老五打光棍》了，只有梅花调还是那几个老段子，《断桥会》、《霸王别姬》，新段子一个没有。

而如今五先生给杨彩月写了一个《黛玉葬花》，使梅花调得了一场甘霖，给梅花调写段子的秀才找到了。五先生自然也知道，梅花调的段子并不难写，中国这么大，有学问的人这么多，这几千年什么好文章没有写出来，怎么一个梅花调就没有人会写呢？不是没有人会写，是没有人肯写。只靠着肚子里那一点墨水，写个鼓词呀什么的能凑合，写梅花调，要有点好功底。侯天成一个没落文人，正好一肚子的学问没地方用，再加上他对梅花调的喜爱，于是兴之所致，他就给杨彩月写了这一段《黛玉葬花》。一曲《黛玉葬花》喝了大半年，据说龙国太已经能倒背如流了，台上杨彩月唱一句，台下龙国太跟一句，一板一眼没有一点差错。

《黛玉葬花》已经成了梅花调的绝唱了。五先生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每天除了写小文章卖钱之外，一有了时间，就坐下来琢磨新段子，半年的时间，一段《宝玉探晴雯》又写出草稿来了。一字字，一腔腔，五先生一面写作，一面击案，果然如清朝写《长主殿》的洪升一般，他已经把木案击出两道深沟儿来了。看着杨彩月唱出了名，五先生比自己中了状元郎还要高兴。每天他去梨园，步子轻得似驾云，坐在小梨园里，他微合双目，以手击桌，一板一眼，他听得出神入化，那才是和袁世凯坐龙椅一样，美得就似登了天一般了。五先生心想：这杨彩月一曲《黛玉葬花》也唱了大半年了，如果再唱红一个新段子，那她就要独占天津码头了。也罢，捧起一个角儿来，就和保驾一位真龙天子登极做皇帝一样。五先主拿定主意，要把他写的第二个段子《宝玉探晴雯》，无偿地拿给杨彩月。这就叫“瘾”。坐在台下，听着台上的角儿唱着自己写的段子，这就和听学子们朗读自己的著作一般，也和看着千军万马按照自己的方案冲锋陷阵一样，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人生难得儿回醉”呀，那时候，人就是醉了，醉得醒不来了。今天，五先生高高兴兴地走到了小梨园门外，听着里面开场不久，前边几个新出道的角儿，正在唱帽儿戏，杨彩月还没有登台，来得正是时候。侯天成举步要往里面走，不料，小梨园的伙计高有庆一把将侯天成拦在了门外。“五先生，你老留步，”高有庆极有礼貌地对侯天成说着。“你有话说？”侯天成问着。高有庆没有直接回答侯天成的话，他东张西望地停了一会儿，这才向五先生说道：“高有庆放肆，不过高有庆凭这一大把年纪，若是说几句宽慰人的话，也许不为有罪吧？”“高有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侯天成不解。“人生在世，识时务者为俊杰也，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才是正果呢。”高有庆绕着脖子地和侯天成说着。“唉呀，高有庚，你真是和我开玩笑了，你怎么说起没有用处的话了呢？”五先生每天到小梨园来，高有庆总是远接高迎地侍候着，这许多年，高有庆和五先生已经就和兄弟一般了。平日。高有庆无话不对五先生说。从老板们的人品，到听客们的绯闻，高有庆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五先生，在高有庆的眼里，五先生和小梨园是一码事儿。可是今天高有庆突然在五先生的面前支支吾吾他说不出话来，五先生犯疑了，这高有庆别是犯闷了吧。“五先生恕罪，高有庆不敢和五先生开玩笑。”“那你是想和我说什么呢？”五先

生还问着。迟疑了一会儿。高有庆一跺脚说道：“今天，我看五先生就不要进园于听玩艺儿了。”“为什么？”五先生向高有庆问着。突然，高有庆一举手，伸出一根手指，回头又向小梨园里面吐了一口唾沫，当即。他就开口骂道：“她杨彩月忘恩负义！”

三

“嚓嚓嚓！”五先生回到家来，掏出他本来想交给杨彩月的《宝玉探晴雯》，使出全部力气，撕了个粉粉碎。

“侯天成，你瞎了一双眼！”狠狠地骂着自己，五先生一头倒在床上，天昏地暗，四肢无力，立时他就病倒了。黔形缀到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高有庆把侯天成拦在了小梨园的门外，自然是怕侯天成进小梨园里看见让他经受不住的事。你侯天成算什么呢？一个没落文人而已。

就算是你给杨彩月写了一个段子，可是唱红之后，你就没有一点用处了。杨彩月说过可以养活你一辈子，在杨彩月的眼里，你又是一条吃饭虫了。在侯家大院做吃饭虫理直气壮，可是在杨彩月眼皮子下面做吃饭虫，那份气就不好受了。如今，人家杨彩月找到了真正的靠山。小梨园每天给你留的那张桌子，江山易主，人家杨彩月孝敬给别人了。

谁呢？那就更不用问了。高有庆骂过的：“杨彩月她忘恩负义。”这就是说，杨彩月已经把侯天成“甩”了。你侯天成只不过就是会写段子罢了，人家杨彩月除了新段子之外。更需要的还是靠山，谁有资格做杨彩月的靠山呢？当然是三不管里最有势力的袁六爷。袁六爷是什么人物？袁六爷是三不管里的一霸，袁六爷说谁的玩艺儿好，谁就能挂头牌，袁六爷说谁的玩艺儿不好，这个人若是还敢登台，就有人出来往台上飞茶壶。

你说说杨彩月投靠到袁六爷的门下，应该不应该？

早先杨彩月怎么没有投靠袁六爷呢？没投靠上，袁六爷没把杨彩月当一口事，每个月把份银交到门下，也就是了，袁六爷想捧的人儿多着呢。带着什么进见袁六爷的人儿都有。自然也有空着一双手来的，可是到最后人家给袁六爷留下的东西比谁带来的东西都来劲儿，你说袁六爷不捧人家行吗？如今，杨彩月好不容易投靠上袁六爷了，你说说，应该请袁六爷坐在哪张桌子上？

所以，高有庆怕五先生看见他原来坐的那张桌子上早有人坐下了。杨彩月在台上唱曲，还一个劲地向袁六爷暗送秋波呢。袁六爷坐在位儿上听玩艺儿，身后还站着四条壮汉呢！

坐在散座里听，那滋味好受吗？每天都是自己一张桌子，还摆着茶水，四盘干鲜果品，如今倒坐到后排去了，谁咽得下这口气，五先生就回家一头倒在床上病倒了。

听说南院里的五先生病倒了，我爷爷可着了急，五先生没有父母，只要他住在侯家大院，侯家大院就要对他的健康负责，总不能把他抛在南院里不管。我爷爷是侯家大院里的“头把”，他亲自过来看望五先生了。侯天成感动得热泪盈眶，挣扎着坐起来委屈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我爷爷还同时请来了医生，给五先生把脉。医生看了五先生的舌苔，翻过了五先生的眼皮，又把了好半天的脉，最后医生诊断出五先生得了三种病，一是肝脾不和，二是上寒上火，三是阴虚阳盛，据说这三种病都不好医。当即医生就开出了药方。

听说侯天成得了病，他弟弟侯宝成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他一连

多少天没见露面，再回到侯家大院来，胖了，也许日子混得不错，口袋里还有几个钱。

侯宝成来到我爷爷的房里，向我爷爷请过安好，我爷爷问过他在外面都做些什么事？侯宝成说反正都是正经事吧，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的事一概没有，这样我爷爷才放下心来，和他说起了他哥哥的病。

侯宝成对于他哥哥得病感到非常奇怪。他对我爷爷说道：“他怎么会得病呢？”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人生在世谁还能没有个灾儿？”我爷爷对侯宝成说。

“人人都可能得病，我哥哥得不了病。”侯宝成对我爷爷说着，“三伯父，你是不知道，无论他身上多难受，只要一提听玩艺儿，立时，他的精神就来了，就是天上掉炸弹，他也要到小梨园去听玩艺儿。去年夏天，那是多热的天呀？他又苦夏，只喝了一碗绿豆汤，他还上小梨园去呢。小梨园满园子里就只坐着三个人，连唱曲儿的老板都连连地给这三位爷磕头，请三位爷改日再来吧，今天实在是太热了，鸡蛋放在窗沿上，都给晒熟了。”

“可是如今他病了。”我爷爷对侯宝成说着。

“那一定是小梨园不让他进了。”侯宝成回答着说。

“他没钱听玩艺儿了？”我爷爷关切地问。

“不能够，他能没钱吃饭，不能没钱听玩艺儿。再说，他卖文章不少挣钱。三伯父，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卖文为生，可是不少挣钱的呢。人家一天卖出一篇就能养活一家人，我哥文笔又好，有时候一天能卖出去三四篇，您说他没钱花吗？”

“既然他有钱去听玩艺儿，小梨园又每天都有演出，他为什么不出去听曲儿去呢？”我爷爷还是不解。

“三伯父，我给您调查调查去。”

没半天时间，侯宝成跑回家来，径直就来到我爷爷的房里，把杨彩月用他哥哥的事如实地向我爷爷做了禀报。我爷爷当即没有表示，一直到侯天成的病情好转后，我爷爷才把侯天成叫到自己房里来。

“天成呀，我早就说过，你卖文为生虽然无可非议，可是一定要谨于言，慎于行，万万不要给自己和家里惹出麻烦来。”

“我没有触及时局呀。”侯天成为自己辩解他说着。

“不触及时局未必就不会惹祸，太平文章你尽可以写，可是你怎地就想起要写什么大鼓词来了呢？”我爷爷向侯天成问着。

“那只是我的一点癖好罢了。”侯天成低着头回答说。

“世人有雅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者，谁见过有雅好大鼓词的呢？卖艺之人，全都是江湖中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们知既在江湖中全是苦命人，他们要的是名利，我们要的是风骨。为名为利他们必须要有靠山，我们则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况且，那袁六爷是一个无赖，如今他包下了杨彩月，你万一把他惹怒了，岂不就要大祸临头了吗？上不要惹皇帝，下不要惹地痞，难道这么点道理你都不懂吗？以后，万万不要再和他们往来了，那大鼓词，你也再不可写了，好好的一肚子学问，怎么就糟踏在这上面了呢？”

听着我爷爷的教训，侯天成一声不吭，其实他自己也是下过决心再不写大鼓词了，不如此，他何以把那篇他的得意之作《宝玉探晴雯》撕碎了呢？

摇了摇头，侯天成似是自言自语地对我爷爷说道：“我真也是太呆了，怎么就相信世上有情义二字了呢？我并不想要什么回报，我只是希望世上能有人唱出好曲，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世上想唱好曲的人并不多，人们唱好曲，目的还是要得名得利。什么曲呀、艺呀，都不过是敲门砖、登堂术罢了。古人似汤显祖、洪升那样，今人如我者，也是不可多得的人了。”感叹着，侯天成的眼窝里涌出了眼泪儿。

“天成天成，你好糊涂呀。”听着侯天成的感叹，我爷爷又对他说着，“世上人为什么要唱曲？还不就是为了糊口谋生吗？再妨有一口饭吃，谁肯把孩子卖给人家出去做艺？唱出了名声，人们想的又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要觅一个知音的人吗？知音人并不重要，靠山才最重要。你看这杨彩月，一连多少天，大报、小报全都是杨彩月的消息，怎么大家就这样要看杨彩月的消息呢？有人出钱，有人拿势力压报界，这样，杨彩月就成了新闻人物了，天津卫有不知道大总统为何人者，没有不知道杨彩月是何人的。这种人，我们万万不可和他们有一星儿来往的，你费时一年半写出来的大鼓词，拿出去给了他们，结果呢？结果他们唱红了之后，就把你抛掉了，你再没味地去找他们，他们就不认识你了。也好，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就算是你见识世界吧。”我爷爷说着，还自信地挥了一下手。“我再也不写大鼓词了。”五先生气闷地答应着。

“这就对了么。”当即，我爷爷就夸奖着五先生说：“好好的一肚子学问，做什么不好，何以就糟踏着写大鼓词呢？写大鼓词，压根儿就用不着学问，什么这一日，有一个，说的是，全都是陈词滥调，他们唱大鼓的，几时想换新词儿，随便找个人都能给他们写，不就是个瞎编吗？唱起来顺口就是了么，和乞丐唱数来宝一样。”

“不一样。”五先生打断我爷爷的话说。

“怎么不一样？”我爷爷不高兴地向侯天成问着。

“我看就是一样，大鼓词就是瞎胡闹，有学问的人写大鼓词，是丢人的事，那全都是没饭吃，又没本事的人才干的勾当，你听说哪个有学问的人写过大鼓词？”

“有的。”五先生回答着说：“清末时有一个文人叫韩小窗，学富五车，他就写大鼓词。”

“我怎么不知道有个韩小窗？”我爷爷恶凶凶地向侯天成问着。“我就是知道有个纪晓岚，人家写过《四库提要》。”

“韩小窗的学问不比纪晓岚差。”侯天成为他心目中的才子申辩。

“既然那个什么小窗这么大的学问，他为什么不写圣贤文章？他一定是一个没落文人，没有出息。”我爷爷已经是很不高兴了，他强捺着心中的怒火。

停了一会儿。为了辩明写大鼓词不是文章正道，我爷爷又向侯天成问道：“我来问你，自古以来，为什么总是作大学问的人留芳千古？”

“可是，三怕你也无妨想一想，既然有那么多的人留芳千古，可见这写圣贤文章并不是什么凡人做不到的事；可是，自古以来能于写大鼓词上留下名声的人，却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呸！混账。”侯天成没想到我爷爷会发火，看见我爷爷真地动了肝火，侯天成也就蔫了。立时他做出一副认错的样子说道：“三伯父说的道理极是，大鼓词算不得是什么文章，有学问的人是不能写，也是写不来的。”

“这就对了么。”也没听出来侯天成的话还是有弦外之音，我爷爷看见侯天成服了“软”儿，也就罢休了。

侯天成就像戒烟瘾一样地再也不听梅花调了，从此一心只走卖文为生的道路，没多少时间，他还就成了气候了。

前面已经说过，每天早晨不等天亮就到天津海河西河沿卖文章来的文人，全都是一些没落文人，他们中虽然也有些人有点小学问，但到底全都是半瓶子醋，没有什么功底；侯天成自幼在侯家大院和兄弟们一起读书，虽然不见有什么长进吧，可到底他是书香门第出身，和那些半吊子们不一样，他随便写点什么，行家一看，就说是出手不凡。

就这样、侯天成在海河西河沿渐渐地有了一点小名气。每天早晨，侯天成只要一出现在西河沿，立即小报的编辑们就围了过来：“今天带嘛来了？一元钱一篇卖不卖？”不问内容，不看文笔，就冲着是侯天成的手笔，一篇文章就能卖一元钱，混得不错，就和我今天一样，一个电话打过来：“有新作品没有？”说是“有”，立即就定下版面来了，稿子一到立即发排。而且保证稿费比年轻作者的稿费高。怎么就这样“牛”？也是脑袋瓜子别裤腰上杀出来的天下，靠的是一身硬功夫。

侯天成每个星期去一趟，卖出个三五篇文章，这一个星期的饭钱，就有了，连听玩艺儿的钱都有了。自然，如今侯天成是再也不听梅花大鼓了，他有志气，再不想那段伤心事了。

一听梅花大鼓，就想写大鼓词，这就和吸毒、抽大烟一样，有瘾，莫说是嗅到大烟的味儿，就是一说起“大烟”二字，立即就犯瘾。

侯天成为了强迫自己不写大鼓词，他就必须不听梅花大鼓。为了不听梅花大鼓，他就再也不进小梨园，为了不进小梨园，他就必须忘掉那个杨彩月，为了忘掉杨彩月，他就再也不看报。

不看报也不行，在天津卫无论你走到哪里，杨彩月的大名也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大明星了么、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论你走到哪里，杨彩月的大名也要出现在你的眼前。还有杨彩月的照片，满马路挂着，走在马路上，商号门口的无线电，也在播放杨彩月唱的《黛玉葬花》，一字字，一腔腔，都似扎在侯天成心上的一把钢刀。侯天成整天整日不得安宁，他真想离开天津卫，找一个听不见梅花大鼓的地方躲避些日子去。

只是侯天成实在也是离不开梅花大鼓了，虽然心里听着不安宁，可是一听见梅花大鼓，侯天成还是忍不住地要停下脚步。明明早就听出来这是杨彩月在唱，更熟悉自己写的那段《黛玉葬花》，可是听着也还是舒服。唉，这真是爱也是梅花调、恨也是你梅花调。这世上怎么就有了梅花调了也！

不进小梨园，就站在商店门外听，听人家无线电放出来的梅花调，一听就是大半天，商店里的伙计看着都起疑，“这位爷别是憋着咱们老掌柜的吧？”伙计把侯天成当作绑票的土匪了。出来好几次，问他为什么老在这里站着？他也不说话，有个伙计心眼灵，他一生气把无线电关掉了，二活没说，侯天成立即就走开了。

直到最后，侯天成也觉着自己的病是太重了，再这样下去，就成神经病了。自己上无父母，下没有成家，有了三长两短，岂不是给侯家大院找麻烦吗？想到这里，侯天成下定决心，急匆匆跑回家来，操起一把切菜刀，就把自己的一根手指放在菜板上。钢刀没有落下。

侯天成把手指缩了回来，他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下次我若是再听梅

花大鼓，就把这节手指剁下来。”

四

好一条刚烈的好汉侯天成，为了不听梅花大鼓，每天从西河沿回家，他宁肯绕北河多走几里，他也不肯从小梨园门外经过，免得触景生情，又让他想起梅花调。

为了不听彩月唱的《黛玉葬花》，他从商家门外走过，一听见无线电要放杨彩月的《黛玉葬花》，他就再往前跑，到南马路，南马路的商号也在放杨彩月的《黛玉葬花》，他又往租界地跑，跑到法租界，法租界里的商号放时代曲：《这美丽的香格里拉》，他站住了，气喘吁吁地喘气，商号里的伙计直往外看，以为他是刚从“里边”跑来的逃犯。

总这样躲着梅花调也不是事，侯天成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唱梅花大鼓的地方去闲坐——中华茶社。

中华茶社，坐落在南市三不管的东口，顾名思义，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算不得是演出场所。但是光喝茶没有意思，茶社也就准备下些演唱，侍候着各位茶客。不卖票，只收茶钱，一段曲唱完，架弦的下来收钱，也就是把一顶帽子反过来，一位一位地到茶客的面前，先向茶客鞠一个躬，不能说是收钱，由人家赏，高兴了，往帽子里放上二分钱，还得高高地谢，不高兴，下巴一歪，不给钱，你还得向茶客鞠一个躬，谢谢爷给个面子，没往外哄他，总算让他唱完了。

宋中华茶社唱玩艺儿的有两种人，一种人，人老珠黄，早以先唱红过，也许还红得发紫，如今老了。力气没有了，姿色也不行了，嗓子也倒“仓”了，又没有饭吃，出来唱一天，挣上个三角五角钱，这一天，就不至于扛刀。第二种人，是刚出道儿，还没有唱出名声来，有的才从外地流落到了天津卫，一时没拜上门子，想先在茶社给老闲人们唱些日子，老闲人中免不了哪位爷有面子，一句话，就举荐到园子里去了，挂上牌，就是老板。

还有的原来就是卖唱，天津卫说是“撂地”，就是只在三不管里唱，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子，一群人围起来，就立在人圈里唱，唱一段收一次钱，有的人就是不讲理，你唱的时候，他立在人圈里听，你才唱完，应该收钱了，他一回头，走了，你连句闲话也不敢说。所以，梨园行里最看不起“撂地”的行当，再妨有一线之路，谁也不愿意去“撂地”。两个人见面，一个问：“怎么样？”另一个回答说：“不行，撂地了。”这就是说，这位爷的玩艺儿过时了，没人听了。

中华茶社给昔日的古董和未来的明星们搭了一道桥梁，更是天津卫有闲有钱的爷们作消闲的好去处，如今侯天成正值心灰意冷之时，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他自然就常常要到中华茶社来坐一坐了。

人坐在茶社里，心早飞到了大千世界，乱糟糟想着自己的家世，想着自己的境遇，想着人间冷暖，五先生常常就自己叹息一声。好在坐茶社的人，大多不得意，一人一肚子心事，全都是心不在焉的样，有一个人叹息一声，随之就会有好几个叹息，尽管人们的心事不同。

但是人们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摇摇头，五先生又想起了那个杨彩月。五先生过去也听人说过，世上有过河拆桥之一举，可是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这过河拆桥的事，竟然拆到了自己的头上。杨彩月本来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了，再这样唱下去，人老珠黄，她也就“窝”死在小梨园里了，是侯天成一段《黛玉葬花》，使一个唱了多

年没唱出名声来的杨彩月成了天津卫的大明星。可是杨彩月成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甩侯天成，她顺势又找到袁六爷做靠山，如今她已经是天津卫的头牌名角儿了。报上每天都有杨彩月的消息，每天都有人写文章吹捧杨彩月，把杨彩月捧得上天了。而且最最让侯天成生气的，是前几天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杨彩月不光是唱得好，她还会自己写段子，那段让她一夜之间成名的《黛玉葬花》就是出于她杨彩月的手。

五先生当然不服，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向世人揭露那段脍炙人口的《黛玉葬花》是他侯天成写的；可是文章在口袋里都快烂掉了，还是没有卖出去。在西河沿有不少的小报编辑看过这篇文章，大家说：“你也是脸皮太厚了，你怎么配给人家杨彩月写段子呢？”

心里胡思乱想，五先生人在茶社里，品不出茶叶的味道，也听不见台上的人在唱些什么。有时候五先生一直坐到茶社都没有一个人了，伙计过来对五先生说。

角儿们都侍候过了，五先生这才抬起屁股想起已经到了应该回家的的时候了。飘飘摇摇地走在路上，五先生还是胡思乱想，突然“你找死呀！”五先生才看见一辆汽车停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一天下午，五先生又在茶社里不知道坐了多少时间，就觉得似是有人唱了一段《霸王别姬》，还上来两个人说了一段相声，也没把人逗乐，怪没趣地两个人就下去了，听得茶社里的老清客们一个个直伸懒腰。

五先生似是又叹息了一声，又有几个人也随着叹息了一阵，这时候就看见一个姑娘领着一个瞎子走上了台，看这姑娘的容貌，也算得一个上等人了，可是没有精气神，带着不走运的样子，走路时低着头，身段也扭不起来。

走上台来之后，那个姑娘就站到一旁去了，这时那个瞎子就向前走了一步，向着台下施了一个大礼，也没有人问这个瞎子是要向人们乞讨，还是要登台献艺？大家还是各人喝着各人茶，还有几位老清客把桌子凑到一起，下棋。

“在下瞎老万给各位爷们儿鞠躬了。”台上的瞎子向众人鞠过躬后，大声他说着。似是也没有人听清他说了一些什么，倒是侯天成此时正闭目养神，才听清了瞎子说的话。“瞎老万自幼失明，没看见过天上的白云，没看见过地上的鲜花，再加上生来命穷，大半生就是走江湖给角儿们架弦卖艺，也是天老爷可怜瞎老万，就让我女人生下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起个名字叫万芸儿。芸儿过来，还不快给各位爷们儿磕头。”

瞎老万那里话音才落，万芸儿立时就走到了台前，向着台下的爷们儿施了一个大礼，这一下，满中华茶社安静下来了，借着茶社不算明亮的灯光，人们果然看见站在台上的这位姑娘相貌不凡，长长的脸儿，亮亮的一双眼睛，俏肩膀，中等身材，看着就讨人喜欢。

“瞎老万，你上辈子一准是帮下好事了，怎么你就有一个这样俊的闺女呢？”中华茶社和小梨园不一样，在小梨园，人们只许听，不许和台上的角儿对话，中华茶社不是一个正式的演出场所，喝茶的清客，可以和角儿随便说话。有时候，一个角儿唱完了，下个角儿还没到，茶客们就和角儿一起说家常，问东问西。还有的时候老清客们嫌角儿唱的不好，大家一起哄，就把角儿轰下来，轰下也不难为他，也给份儿钱。知道这个角儿棋下得好，大家就和他摆上一盘棋，而且说好，下胜了，按一个段子给钱。

这就叫茶社，没规矩。

“瞎老万前世里若是做下了善事，还会瞎了一双眼睛吗？”台上的瞎老万忙对台下的人们说着，“倒是在座的爷们儿行下了善举。这才让瞎老万有这样一个女儿侍候着各位爷们儿喝茶。只是瞎老万没有出息，没有本事，白糟踏了女儿的好嗓音，好做派，还有这一副好容貌，这一连几年就是只能在三不管‘撂地’，眼看着孩子已经十八九了，再这样下去，瞎老万就对不起孩子了。瞎老万说着，那一双眼睛竟涌出了两行眼泪。在座的各位自然明白瞎老万为什么会如此伤心，三不管不是好地方，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在三不管“撂地”，说不定遇见一位什么不讲理的爷，就糟践在他的手里了，那时候你想逃都逃不出他的虎口。早早地出来想个办法，总不能老让孩子在老虎嘴边讨这碗饭吃。

说这一番话之后，瞎老万退后一步坐在了一张小板凳儿上，架起三弦弹起过门儿。侯天成本看着这对父女也可怜，也想听听这个万芸儿到底有几分的成色，可是才一听过门儿，梅花调，侯天成就似是被蝎子螫了一般，站起身来就往外跑。

侯天成已经跑到了中华茶社的大门口，后面万芸儿已经唱起来了。“嘿呀说是那一位。”好清亮的声音。

一下子，就把侯天成拉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就立在中华茶社的大门口听着。瞎老万又拉了一阵过门儿，万芸儿又唱了起来，这时才唱到了正题，万芸儿今天唱的是《伯牙摔琴》。

“俞伯牙抚瑶琴，热泪沾襟，尊一声贤弟，你为何撇下兄一人？”

万芸儿不紧不慢，一字字出于肺腑，感人处，声泪俱下，果然堪称是以情动人。侯天成没有转身，只是立在门口处听着，此时他已经听出这个万芸儿嗓音甜美，吐字清晰，而且高音圆亮，低音重厚，一腔一韵唱得极有讲究。知音难觅，侯天成听着，不觉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是走、是听？侯天成站在中华茶社的大门口，拿不定主意了。走吧，如此千载难逢的演唱，只怕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听吧，自己早下了决心，再不听梅花调了。

一个人怎么就如此没志气呢？走！侯天成一咬牙，他直奔门外去了。

走出门外来，背后又传来了万芸儿的“白口”《伯牙摔琴》是极难唱的一个段子，全曲一百多句，竟有五十多句的“白口”，也就是没有伴奏的说白，中华茶社这么大的一个园子，万芸儿立在台上，声音贯满茶社，还飘飞到茶社门外，不是用力嘶喊，就和说家常话一样，一字字清清楚楚，难得，侯天成已经被万芸儿的演唱迷住了。

“走！”侯天成何等刚烈的好汉，他既然已经立下誓言，再不听梅花调，如今你就是再难得的角儿，那也是休想让侯天成破了自己立下的誓言了。咬紧牙关，侯天成举步就走，但是直到他停下脚步，他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又走回到中华茶社里面来了。

拉倒吧，一不做，二不休，侯天成一屁股坐了下来。

又听起梅花调来了。

这时，满茶社里已经是一片赞叹之声了。有人问瞎老万，你闺女唱得这样好，为什么不到园子里唱去呢？瞎老万说：“爷，夜里睡觉都梦见在园子里唱呢。咱不是没人捧吧？”大伙说：“瞎老万，你就带着闺女进园子里唱去吧，你在哪家园子唱，我们爷几个就一起到那家园子去听。”瞎老万又说：“不行呀，爷。园子里唱一段一收钱，咱唱的时候有人听，一到收钱的

时候，人就走了，收上来的钱，还不够交园子的底银，那不是咱去的地方。”有人说：“你不兴上小梨园唱去吗？那地方园子给你份儿钱，你只管唱你的玩艺儿就是了，”不用瞎老万说话，连侯天成都听出这个人是在行外话了。

“小梨园是杨彩月的天下，他怎么挤行进去呢？”坐在一旁的侯天成说话了。

“这话，瞎老万可是不敢说。”瞎老万急忙向台下的爷们儿说着。

“唉！”众人一起叹息着，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

回到家来，侯天成一夜没睡着，坐在桌子前文章没写出来，他一脑袋瓜子只有万芸儿。

他可不是那种轻浮之人，心里想的是人家闺女的容貌，侯天成是一个君子人，他心里想的只是万芸儿的好嗓子、好唱腔、好功夫。

“叮叮……”桌子上的自鸣钟打了两下，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侯天成披衣走到窗前，顺手推开窗子，正好有一颗星星在他的头顶上闪闪发光，也不知道侯天成是怎么想的，他就是觉得这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是万芸儿。

万芸儿是一块好玉，只要稍加雕琢，就能成为一件好玉器，无论是嗓音，是唱腔，杨彩月都没有办法和万芸儿比，万芸儿天生是唱梅花大鼓的材料，眼看着这样的一块美玉就“窝”在中华茶社，侯天成觉得这是自己的罪过。

强迫着自己睡下了，可是一闭上眼睛，万芸儿的容貌、声音就浮现在自己的面前，把她忘掉，可是万芸儿就像是长在侯天成的心里一样，再也没有办法把万芸儿抹掉了。

第二天一早，侯天成没有去西河沿卖文章，好不容易估摸着中华茶社该开门了，侯天成匆匆地就赶到了茶社，此时茶社里连伙计带茶客，一共才只有两个人。

听明白了吗？侯天成是头一个到茶社的，伙计说水还没有煮开，要等一会儿才能泡茶。

侯天成说他不等着喝茶，今天早晨他起“冒”了，走到马路上，才发现天还没有亮，在河沿上遛了一个通早，这才到茶社来。有茶没茶的没关系，坐一会儿。

“这位是侯府里的五先生吧。”侯天成一个人正发呆，忽然听见身边有人对自己说话，回过头来一看，是瞎老万，他也早早地就到茶社来了。

“直呼我五先生就是了，别提侯府不侯府的。”

侯天成对瞎老万说着。

“芸儿，过来给五先生请安。”说着，瞎老万把女儿唤了过来，向五先生施了一个大礼。

“不敢，不敢。”五先生挥手拦住万芸儿，又对瞎老万说着，“我就是个茶客，你们唱你们的玩艺儿，我喝我的茶，咱们是两不相干。”

“早就听说五先生是天津卫梨园行的老宿儒，也总是没有缘分儿，昨天听闺女说五先生就坐在茶社里，回到家里我就把她一顿好骂，我问她，你怎么不过去给五先生请安？”

“你别跟我套近乎。”侯天成一挥手，对瞎老万说。

“我早就立下誓言，再不掺乎梨园行里的事了，若不是万芸儿的好嗓音，昨天我就走了。”

“学徒就是看见五先生站起身来往外走，才故意唱几句‘白口’把五先

生留下的。”天津卫，艺人在听众的面前自称是“学徒”，以表示自己的低人一等。

“你的功夫不错，梅花调，唱容易，念白口难，这样乱糟糟的茶社，你几句白口贯到茶社门外。还不显着用力气，有前程。”侯天成夸奖着说。

“五先生指教。”万芸儿又向侯天成施了一个大礼说着。

“我不管，我早起过誓，再听梅花调就不是人。”五先生对万芸儿说着。

“五先生怎么就和梅花调这么深的仇恨？”万芸儿还是向侯天成问着。

“不干你的事。”五先生对万芸儿说着。

“五先生看在学徒一片真心的面上，给学徒引引路。”

“跟你说过了，我不管，你若是缠着我，我现在就走，我不是没有地方好去。你着是不理我，也许我还听你唱几段，我不是那种不给钱的恶霸。”侯天成已经有些烦了，他真地就要站起身来走开了。

“五先生别和一个孩子生气，我们这就走。”倒是瞎老万觉得事情有点不好办了，这才领着万芸儿向台上走去，这一连十来天，万芸儿在中华茶社就算是唱出点名声来了，中华茶社虽然比不得园子，可是到底也不至于再‘撂地’了，有了准地方，有了听众，到底也比站在人圈儿当中唱好，这里好歹没有无赖捣乱。也是中华茶社的爷们儿捧万芸儿，这几天，别的玩艺儿早没人唱了，什么西河大鼓、单弦、河南坠子、山东快书人们不听了，中华茶社里的爷们儿就是要听万芸儿唱梅花调。果然中华茶社里的爷们儿成全人，这一连多少日子，不光是中华茶社的生意好，连万芸儿都已经唱出点小名声来了，几位老清客们搭桥，南门外的上权仙、鸟市儿的庆芳园，已经说好下个月请万芸儿到他们那里登台做艺，虽然说离着走红还差很远，但至少也是找到饭辙了。这一天，已经是到了下午时分了，外面下着细雨，老茶客们走不了了，新茶客们也不会再来了。大家就一起随随便便地坐着，说着话。也不知是哪位爷忽发奇想，他向着台上的万芸儿就说起了话来。“芸儿，天津卫当今最走红儿是杨彩月，她唱的《黛玉葬花》人说是天下一绝，你老爹既然夸口说你是怀才不遇，那你也唱唱《黛玉葬花》给咱们听听，让咱们也比比到底是你唱得好？还是人家杨彩月唱得好。”“万芸儿给这位爷鞠躬了。”说着，台上的万芸儿就向台下的这位爷施了一个礼，随后，万芸儿对这位爷说着：“不是万芸儿不敢唱《黛玉葬花》，只是这《黛玉葬花》是人家杨彩月的段子，咱唱人家的段明明是抢人家的饭碗。人家知道了，不会轻饶咱的。”万芸儿当然知道梨园行的规矩，她是不敢轻易唱人家的段子的。“没事儿，外面下着雨，茶社里又都是老熟人，你无论怎么唱、也传不出去。”这位老茶客一定要听听万芸儿唱《黛玉葬花》，而且他还掏出了一元钱，说是唱完了重赏。“谢谢者前辈的抬爱，莫说是外面下着雨，就是外面过兵马，这《黛玉葬花》不是我的段子，我就不能唱。”万芸儿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她不敢轻易地唱别人的段子。“什么你的段子，我的段子，唱玩艺儿。还不全都是学着人家的段子唱吗？”台下的老清客撺掇着万芸儿说。“芸儿，既然几位爷保着你，这里又全都是老熟人，你就学着唱吧。”瞎老万经不住人们的撺掇，不等他女儿点头，他就把过门拉出来了。侯天成坐在台下，心里噗嗵噗嗵地跳着，他真想听听万芸儿如何唱他的《黛玉葬花》。以万芸儿的嗓音，以万芸儿的唱腔，侯天成相信万芸儿一定比杨彩月唱得好。“也罢。”万芸儿看看茶社里全都是老清客，她回头向她的老爹示意，拉起了过门，抬起小茶壶，抿了一小口茶，打起精神，她要侍候各位爷一曲《黛玉葬花》。

五

“通通通”，击过了三遍鼓，把鼓槌放在鼓架上，向前迈一步，面对着中华茶社里满堂的老清客，万芸儿将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胸前，眼睛向台下扫了一圈。随之，瞎老万的过门也拉过了，放开嗓音，她就唱了起来：“唉嘿呀唉唉呀——”梅花调开篇不唱正词，要的是先来一个一唱三叹，让唱曲的老板把自己的声音先亮出来，这一声吟唱，几十板，抑扬顿挫，直听得人们心神激荡；到此时，再拉过一段过门，这才开始唱下词。

中华茶社里鸦雀无声，万芸儿似唱似诉，“潇湘馆一夜风声紧”。只头一句，就让人们听得怔了神。侯天成此时微合双目，把左手放在腿上，一板一眼地击着节拍，听一句摇一下头，听一板按一下手指，摇摇晃晃，他已经听得如醉如痴了。

中华茶社从开张的那一天算起，就是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常常是台下说话的声音比台上唱曲的声音还要大，而能够把人们的说话声夺下去的，又是茶社伙计走来走去送茶水的吆喝声：“少回身啦！”是提醒茶客们当心，伙计们提着大水壶过来了，不小心沸水烫着，所以伙计们的嗓门最高。

但是今天，中华茶社安静下来了，老清客们不说话了，连气儿都不敢喘了，伙计们更是不敢走动，也没有人要续水了。满中华茶社里只有万芸儿一个人唱曲的声音，她在唱，她在向人们述说，述说着一个叫黛玉的姑娘满怀的愁情。

侯天成听着，不知不觉地泪珠儿就涌出了他的眼窝，他顾不得拭眼角，只任由泪珠儿涌着，还摇着头，击着板，万芸儿一字一句都似雨露儿一样，落在侯天成的心上。

只有万芸儿才配唱《黛玉葬花》。那个杨彩月活活把这篇千古绝唱糟蹋了，想当时听杨彩月唱，总是觉得花哨有余，而悲凉不足，只有万芸儿才唱出了一个无依无靠女孩儿的满怀凄情。不紧不慌，万芸儿不显山不露水，就是如歌如诉地安安静静地唱着。侯天成忘记了自己是坐在什么地方，也忘记了他为了这段《黛玉葬花》所经受过的屈辱。”

“通通通。”直到又听见万芸儿的击鼓声，人们才发现一曲《黛玉葬花》已经唱完了。

中华茶社和小梨园不同，小梨园有人捧角儿，鼓声才落，立即喊好的声音就沸腾了起来，中华茶社没有人捧角儿，人们只是听曲儿，万芸儿唱完之后，好长时间，茶社里还是没有一点声音。

“嗤”，不知是哪位老清客抽了一下鼻子，这才把人们从沉迷中唤醒过来。“好！”有人带头喊了一声“好”，随之，满茶社里的人全一起喊起好来了。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呀。”一位老清客感叹他说着，大家又是一番赞扬，万芸儿此时也退回一步，站回到台后。瞎老万站起身来，向着众人施了一个大礼。此时，一片喊好的声音才沸腾起来，满中华茶社欢跃得热火朝天了。

“嗖！”就是在人们刚刚从万芸儿的唱腔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一声风嘶，只觉得有一只黑乌鸦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还没客人们看清是发生什么事，突然一声“哗”的巨响，随之，就只见一把壶落在万芸儿的脚下。

“啊！”满中华茶社一片惊慌的喊叫，人们被这突发的事件吓呆了。

闹事！飞茶壶了。

飞茶壶，在天津卫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只是中华茶社里还从来没有发

生过飞茶壶的事件；中华茶社是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地方，来这里喝茶、唱曲的全是没辙的人，也没有人找到这里来，和这些与世无争的人闹事。

闹，也确实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呼喇喇，人们全站起来了，这时就看见一个恶汉站在了茶社的门口，一只胳膊还没有放下。刚才那把茶壶明明就是他“飞”上去的。

“瞎老万没长眼，哪位爷？多有得罪。”到底是瞎老万经过世面；他觉出是有人出来闹事了，立即，他跪在了地上，向着茶壶飞过来的方向，就磕了一个头。

“瞎老万！真是瞎了你的一双狗眼。”恶汉向着台上喊了起来。

“是是是，爷骂得对，我这一双狗眼从主下来就是瞎的。”瞎老万跪在地上向恶汉求饶。

“咱爷们儿在中华茶社门外蹲了你不是一日半日了，早觉出你要‘炸翅儿’，果然你忍不住了，知道你犯在谁的门下了吗？”恶汉一阵吼叫，早吓得清客们跑掉了。中华茶社里的老清客就是这份能耐，只要有一点动静，立即就呼喇喇一起跑掉，如今出来一个恶汉飞茶壶，人们就更害怕了，一阵混乱，立时茶社里的人就跑光了。

台上只有瞎老万和万芸儿，台下只还坐着一个侯天成。倒不是他有多大的胆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还在座位上坐着。

“噤噤噤”，台下恶汉一步一步地向台上走了过去，瞎老万听着那沉重的脚步声，身子在微微地打颤，他自然知道这将会招惹来怎样的灾祸，而且听着那恶汉的口气，今天他是一定要给瞎老万父女一点颜色看看的。

侯天成一动不动地等着看事态的结局，他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像一块木头一样，僵坐在座儿上了。

“瞎老万，你听清楚了，知道这爷是谁的人吗？”恶汉走到台口，冲着跪在台口上的瞎老万问着。

“无论爷是谁的人，我瞎老万都敬重着。”瞎老万驯良地回答着。

“明人不做暗事，和你明说了吧，爷是袁六爷的人，今天找你来给我们杨老板振振威风。你在中华茶社里卖唱，我们杨老板不能砸你的饭碗儿，你居然敢唱我们杨老板的段子，你可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黛玉葬花》是我们杨老板看家的段子，你一不是我们杨老板收认的私淑弟子，二不是我们杨老板膝下的亲生儿女，你怎么就敢唱我们杨老板的段子？”

“瞎老万该死。”瞎老万狠狠地骂着自己，还一面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瞎老万自然知道，既然这个人出来闹事，不让他占了上风，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少和爷们儿玩这套，既然你惹在了我们杨老板的头上，我就得给你立点规矩。”恶汉说着，伸出手来，一把将瞎老万从台上拉了下来。瞎老万没有防备，冷不防从台上跌下来，立即就摔得头上流出了鲜血。

“爹！”万芸儿喊着，一下就扑了过来，她本来想把她爹救出来，没想到，那恶汉一挥手，又把万芸儿推了一个大跟斗，万芸儿没有站稳，一连向后退了好几步，最后还是跌坐在了地上。“你们父女两个听明白了，今天不给你们上厉害的，只是转告我们杨老板的话，从今之后，再不许你们进茶社的大门，回你的三不管撂地吧。”说罢，那恶汉转过身来，就扬长而去了。

“我们走，我们走。”瞎老万从地上爬起来，四下里摸着自己的女儿，又拾起那破三弦，一步一步地他就拉着万芸儿从中华茶社出去了。

侯天成坐在他的位子上，没有过来扶瞎老万一把，没有对万芸儿说一句话，他就是眼巴巴地看着瞎老万和万芸儿从他的面前走出中华茶社去了。

中华茶社安静下来了，没了一个人影儿，连送茶的伙计都躲到墙角儿里不敢出来了，只有侯天成还在他的位儿上坐着，似是一块木头疙瘩，似是一个死人。

“岂有此理！”侯天成大喊一声，还险些儿把桌子拍裂了。当然他不是茶社，而是在侯家大院南院他自己的房子里。

侯天成不知道他是怎样走回家来的，他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他就是拍了一下桌子，还大喊了一声，如此，他才算出了这口气。

欺辱人，不能这样恶毒，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瞎老万已经给你下跪了，你怎么还把人家从台上拉下来，还把万芸儿推了一个大跟头呢？当侯天成坐在他的位儿上，看着万芸儿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心里真是一阵怒火燃烧了起来，他真想扑上去，一把将那个恶汉抓住。

活剥了他的人皮。但他没有站起身来，他坐在他的座位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地看着瞎老万被人从台上拉下来，又看着万芸儿被人推了一个大跟头。

世上真是没有讲理的地方了，那《黛王葬花》的段子是我侯天成写的，你杨彩月可以唱，人家万芸儿也可以唱。只是如今侯天成没有地方好去声明那个段子是他写的，就是找到地方去说，也是没有人相信。真是一个黑暗世界了，侯天成铺开稿纸，操起笔来就写下了“暗无天日”四个字，想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但只是看着这四个字的题目，侯天成就打了一个冷战，这头上的青天，和青天上的日头，是你随便骂的吗？

“找死呀！”侯天成似又听见马路上开车的司机骂他的那句老话。

桌子上铺着稿纸，手里握着毛笔，心里骂着这万恶的社会，侯天成此时已是一身的正气，他离着拍案而起已经是差不远了，只是侯天成心中的愤怒不多时就云消雾散了，他想起自己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到西河沿卖文去了，再不去卖文他就要没有钱花了。

此时此际，侯天成心里已是麻木得没有一点灵性了，莫说是写文章，就是抄文章他也是抄不上来了，迷迷糊糊地，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纸上写了一些什么，写得困乏了，他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一直睡到天大亮，侯天成这才抬起头，这时他就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稿纸，上面整整齐齐地写好了一篇文章，什么文章？再一细看，他惊叫了一声，天哪！竟然是一篇《宝王探晴雯》！

“见鬼！”侯天成又一声大喊，抓起桌子上的那张纸，一使劲就把那张写着《室玉探晴雯》大鼓词的稿纸揉成了一团，随之，把手往口袋里一揣；他就跑出家门去了。

侯天成是怎么跑到西河沿来的，才走进西河沿，就有人凑过来向他问：“一元二啦，给你开高价。”但是，今天侯天成口袋里没货，他抓了好半天，一篇小稿也没抓出来。

“唉。”侯天成叹息了一声，就从西河沿走出来了。

一连五六天侯天成哪里也没去，就是“窝”在家里，没精打采地做他的吃饭虫，吃的也不多，也不馋嘴，我奶奶问他想吃什么，他也没说出来。正好那一阵海货下来了，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吃了好几天的黄花鱼。

吃完黄花鱼，他也不出门儿，就冒在家里心不在焉地和我奶奶说话，

他给我奶奶说戏里边的故事，我奶奶就和他说老话，两个人倒也说得满热闹。

说话的当儿，我奶奶就对侯天成说，再过一个月就是龙国大的生日了，每年龙国太过生日，我奶奶都亲自到府上去贺寿，今年又正逢龙国大的七十大寿，我奶奶说一定要给龙国大送一件她最喜爱的物件。

龙国太喜爱什么物件呢？她什么也不缺，只要是中国的物件，她儿子都给她弄到手了，龙国太最喜爱的物件，就是讨人喜爱的人儿，还得是会唱玩艺儿的人儿。听明白了吗？龙国太喜欢听玩艺儿，最爱听逗人掉眼泪儿的段子，我奶奶对侯天成说，如果他能给哪个角儿写个新段子，到时候我奶奶把这个角儿带到国太府里，唱给龙国太听，只要是把龙国大的眼泪儿哄下来，一句话，明年我爷爷生意就好做了。

“三伯母，你以为那新段子是那么好写的吗？我可是没有那份能耐。”说罢，侯天成就从我奶奶的房里出来了。冲着侯天成的背影儿，我奶奶骂了他一句：“真是没有一点用处的东西，都说他会写大鼓词，真用着他的时候，他又说写不出来了，留在家里做你的吃饭虫吧。”

侯天成没有听见我奶奶骂他的话，此时他已经走到了大街上，活赛个游神野鬼似地，东拉一头、西撞一头，满天津卫转悠；走着走着—抬头，德士古油行，卖石油的，和他没关系，再往前走。又走一处地方，再—抬头，维格多利舞厅，更没他的事了，低下头又往前走下去了。

就这样侯天成整天在大街上逛，他想把那天在中华茶社的可怕经历忘掉，可是无论走到哪里，瞎老万跪在地上，万芸儿被推倒的样子，总是在他的眼前浮荡。

那印象太深刻、也太痛苦了，那个恶汉就像是把他自己从台上拉下来一样，当万芸儿跌倒的时候，侯天成的心里似被人打了一拳，侯天成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

梅花大鼓，对于侯天成说来，只是一种雅好，但这种雅好给侯天成带来过羞辱，也带来过愤怒。他有饭吃，有钱花，写大鼓词他就是“玩”，写着好玩，写着过瘾，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把《黛玉葬花》给了杨彩月，杨彩月一夜之间成了名，他才想享受享受做幕后英雄的快乐，杨彩月却把他一脚踢开了。又发现了一块好玉，听万芸儿的演唱，才把那个杨彩月忘掉了，谁料又让他看见了血淋淋的景象。从此罢休，再也不去想什么梅花调，可是万芸儿如今流落到了哪里，瞎老万又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侯天成欲罢不能，他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心里胡思乱想，他整天地在大街上逛。走过小梨园，小梨园门外立着杨彩月的大幅画像，而且门外还拉着横幅：“千古绝唱：《黛玉葬花》”，似是故意往侯天成的脸上吐唾沫。不看它，低头往前走，又走过中华茶社，里面冷冷清清，实在也是不想再进去了，就又往前走。

走着走着。侯天成觉着人忽然多起来了，人挨人，人挤人，路边各种各样做小生意的人在大声吆喝，卖包子，卖锅贴，卖糖堆儿。哦，三不管，侯天成走到三不管来了。

三不管是天津最热闹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到三不管来挣钱。这里做什么生意的都有，吃的、用的、鸦片、毒品，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口的东西，反正这样说吧。只要你想得出来这种东西，在三不管你就能够买到。你说我想买活人，没什么新鲜的，三不管还真有现货，从三岁到八十岁，男人女人，要什么成色的，就有什么成色的，当然价钱不同。

侯天成什么也不想买，他就是信步走着，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走进到一个人圈儿里面来了。

三不管里，一圈一圈的人围着，里面是做什么的？听玩艺儿的。前面不是说过了吗，三不管是个“撂地”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看到一切在园子里听不到、看不着的玩艺儿：吞铁球，吞宝剑，一只宝剑三尺长，愣一口一口地吞下肚里去，待到吐出来的时候，剑刃儿上还带着鲜血。不看耍把式的，你就去听唱玩艺儿的，这里边有唱快板的，有说书的，有说相声的，有讲“荤”笑话的。

侯天成走进来的这个人圈里是唱什么玩艺儿的？

不知道，侯天成心没在这里，他东瞧西望呢，他也没听出来人圈里的那个孩子是唱什么玩艺儿的，人圈里也乱，你喊我叫的，还有两个人为了什么事在吵，有人喊：“打架外边打去！”打架的人就冲着那个人喊：“你管得着吗？你们家的地方？”

终于，人圈里的那个孩子唱完了，怎么就知道是唱完了呢，听玩艺儿的人，开始散了。

前面不也是说过了吗？三不管听玩艺儿全不给钱，你唱的时候，他站人圈里听，你快唱完了，一回头，他走了，你连拦也不敢拦。

有靠山的，那位爷刚要走，旁边一条大腿伸过来，一下子就把你绊倒，爬起来，你还得乖乖地给钱。没有靠山的人，就只能眼看着人家走，连句话也不敢说，还得冲着人家的背影儿鞠躬：“明日你老还关照。”

本来，侯天成应该第一个跑掉，因为他身上没有一分钱，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写文章了，在侯家大院里做吃饭虫，已经怪难为情的了，怎么还好意思向人家要钱出来听玩艺儿？可是如今自己走到人圈儿里来了，一段曲儿唱过，艺人已经向人们走来，开始收钱了，侯天成实在是抬不起腿，迈不开步，他就是呆呆地站在边儿上，看着艺人向自己走过来，这时，他真恨不能有个地缝儿，好让自己钻进去。

“有钱的出个钱力，没带钱的，出个人力儿，瞎老万这里给各位爷们儿鞠躬了。”走过来收钱的，竟然是瞎老万，侯天成一下子怔呆了，他抬起头来再往里面看，人圈当中正站着万芸儿，她刚唱完曲儿，此时正端着小茶壶“涸”嗓子呢。

瞎老万一点精神也没有了，他似是得过一场大病，身子还没有康复，走路的样子极艰难，脸上也带着疲惫不堪的神色，他瞎着一双眼睛，手里拿着顶破草帽，回过来，向人们伸过去，一步一步地向人圈儿走过来。

“瞎老万觉出来了，站在瞎老万对面的这位爷是位贵人，谢谢你老的赏赐，过一会儿让闺女侍候您一段好曲。”瞎老万明明是瞎说，他对面站着的那个人早就走了，没有人往他的破草帽里放钱，他走了一圈，也没敛上几个钱来。

看着瞎老万病弱的身子，看着万芸儿凄苦的神态，侯天成的眼窝已经湿润了，他真恨自己这些日子没有写文章，好歹写几篇文章，他也能赏他们父女几个钱。

怎么就能眼看着他们白唱一天呢？

“这位爷，瞎老万给您老鞠躬了。”瞎老万也是一种本能，他感觉着人走得没剩下几个，就径直到了侯天成的面前，也没有站到侯天成的对面，和侯天成还差着好远的距离，他就给侯天成鞠了一个躬，随之，就把那顶破草

帽伸过来了。

侯天成尴尬地站着一动不动，他觉得瞎老万似是睁着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他往那顶破草帽里放多少钱？侯天成实在没有一分钱，他的一只手就是在口袋里掏着，掏了好半天，还是没有掏出一分钱来。

“闺女，还不快给这位爷跪下。”瞎老万冲着身后的女儿说着，万芸儿一个女艺人，在三不管做艺，有规矩，不许抬眼向人张望，你一抬眼，立时就有人和你搭腔：“闺女，你这是跟谁飞眼儿呀？”埋汰地方，不会有好话，这就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万芸儿听见她爹要她下跪，头也不抬地，就在原地方跪下了身来，跪在地上，也还是不肯抬头，就是感谢爷的一份赏钱。

侯天成的眼圈湿了，任泪珠儿涌了出来，他真恨不能跑到人圈里，把跪在地上的万芸儿扶起来，可是男女有别，莫看三不管不是好人来的地方，可是你真若是跑到人圈里把万芸儿扶起来，一准有人出来把你的腿打断：“怎么，想沾人家闺女？”他们没有好心肠，一想就想到坏事去了。

掏着掏着，忽然侯天成在口袋里摸着了一个纸团，也许是钱？什么时候忘记在口袋里的一毛钱？和他呢，先打发开瞎老万要紧，说着，侯天成就把那个小纸团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一把，就扔在瞎老万的破草帽里了。

趁着瞎老万没发现那只是一个纸团，侯天成回身就从人团里跑出来了，跑到人圈外，他的心还在嘭嘭地跳着，他怕瞎老万从后面追上来，抓住他，骂他不该往他的破草帽里放一个破纸团儿。头也不敢回，侯天成匆匆地往远处跑，此时，他还听见瞎老万在后边让女儿向这位爷致谢的说话声呢。

一阵急急令，侯天成跑回家来，闯进大门，闯进二门，跑进南院，坐下身子，铺开稿纸，操起毛笔他就要写文章了，他要写几篇文章，明天早晨好拿到西河沿去卖掉，卖掉文章，好拿着那几个钱去三不管，听万芸儿唱一段曲儿，然后放在瞎老万的破草帽里，一是补了今天胡乱放了一个小纸团的罪过，二是接济他父女二人。

看待出，他们的日子实在是过得太苦了。

稿纸铺好了，笔也握好了，可是写篇什么文章呢？

侯天成脑袋瓜子空空的，实在是想不出好题目来了；想了大半天，侯天成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论中国之前途》，呸，肚子一阵咕噜，捏着那张纸，侯天成就往厕所跑去了。

六

十几天的时间，侯天成一篇文章没写出来，坐在桌子旁，才思枯竭，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侯天成额上渗出汗珠儿，他心慌了，写不出文章来，他怎么活呢？一分钱也挣不来，虽然没有家室之忧，可是零花钱没有了，出去听玩艺儿的钱没有了，往瞎老万的破草帽里放下一个小纸团儿的罪过也赎不回来了。侯天成越想越害怕，他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

狠狠地骂着自己，侯天成呀侯天成，你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写文章的事，怪得很，写在兴头上，越写词儿越多，这个还没有写完，下一个又出来了，就像秋天坐在枣树下边一样，好歹晃晃树，就哗啦啦地掉下来一大堆，吃吧，一个比一个甜。可是一到写穷了词的时候，你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冲着稿纸坐上三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说句不雅的话，这就和大便干燥一样，憋得你满头大汗，也是干着急，只能看着人家一篇一篇地写，

你就是没词儿。

如今侯天成就写得没有词儿了，他冲着稿纸坐了好半天，也还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好不容易想起一个题目来，把题目写出来，一看：《人类往哪里去》，鼻子一阵发酸，嗤，他又擦鼻涕了。

一直坐了半个月，侯天成没有写出来一个字，天灭我也，侯天成叹息一声，再也不写了，他知道从今之后。

他就真是一条吃饭虫了。

侯天成身无分文，窝在家里做吃饭虫，偏偏他弟弟侯宝成又跑回家来，伸手向他要钱，侯宝成在外面赌钱欠下了赌债，人家逼着他还钱。

“我哪里有钱呀？”侯天成摊着一双手对他弟弟侯宝成说着。

“你没钱？骗鬼去吧。”侯宝成不相信地对他哥哥说。

“我已经一连半个月没有写出篇文章来了。”侯天成也是万般着急地对他弟弟说着，“写不出文章来，哪里会有钱？”

“你别跟我装傻了，你说，你一个新段子卖了多少钱？”侯宝成立着一双眼睛毫不客气地向他哥哥质问着。

这一下，侯天成被问呆了，他想了好久，不明白侯宝成问的是哪桩事？停了好半天，他才不得不向他弟弟问道：“你说卖的什么段子？”

“唉呀，哥哥，你可真不够意思，我再妨有一线之路，我不会回家来向你借钱，可是你知道这是赌债呀，到时候不给人家把钱送去，人家就跟我动刀子，见死不救非君子，你怎么连手足之情都不顾了呢？”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讲理了，莫说是你欠下赌债，就是你欠下了人命债，我也是没有钱给你呀。”侯天成急得摇着双手向他弟弟说着。

“我就不相信你没钱，我知道你存钱想娶媳妇儿，可是我现在有紧急用项，等我把钱赢回来，我加倍地还你。”侯宝成也着急地对他哥哥说着。

“你说出皇帝老子来，我也没有。”侯天成斩钉截铁地对他弟弟说着。

“你说出皇帝老子来，我也不相信你没钱。”侯宝成也是斩钉截铁地对他哥哥说着。

“我哪儿来的钱？”侯天成向他弟弟问着。

“你那段《宝玉探晴雯》，卖了多少钱？”侯宝成理直气壮地向侯天成问着。

“什么《宝玉探晴雯》？”侯天成不解地问。

“跟我装傻了不是？你卖段子，能不要钱？”侯宝成直冲着他哥哥逼问着。

“我听不明白你的话。”侯天成气馁他说着。

“好，那我来问你，你写过没写过一个段子叫《宝玉探晴雯》？”侯宝成向他哥哥问着。

“写过。”侯天成回答着说。

“这个段子呢？”侯宝成又向他哥哥问着。

“我撕了。”侯天成不假思索地回答着。

“你不说实话了不是？明明三不管里万芸儿正唱着《宝玉探晴雯》，怎么就说是撕了呢？”侯宝成对他哥哥说着。

“你说鬼话，那个段子我写好之后，本来是想给杨彩月的，可是杨彩月她忘恩负义，一气之下，我就把那个段子撕了。它怎么会跑到万芸儿手里去呢？”侯天成说着，突然他似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停了一会儿，他又自言自

语他说着，“是不是，那个纸团儿？啊，我想起来了！”说着侯天成狠狠地拍了一下脑袋瓜子，他想起那天把一个小纸团放在瞎老万破草帽里的事了。

“如今万芸儿在三不管唱《宝玉探晴雯》赚了大钱，你那个段子一百来句，人家瞎老万会留拴马桩，他让万姜儿分成五段唱，每唱到一个地方，他就让万芸儿停下，他出来敛钱，这一下，那些原来不给钱的爷们儿也舍不得走开了，也就只好给钱，那瞎老万还想出了歪主意，一次收不上十几元钱来，他就不让万芸儿往下唱“真有这事？”侯天成不相信地向侯宝成问着。

“你真会装傻呀。”侯宝成还是以为他哥哥不和他说实话。

“走！”侯天成没有时间向他弟弟作解释，拉着他弟弟就跑出了家门。

一口气，侯天成拉着侯宝成跑到三不管，就觉得这三不管今天分外的人多，人多得挤不进去。没有办法。

侯天成就只好顺着人流往三不管里面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唱梅花调的声音了，侯天成停住脚步，好熟悉，他听出这是万芸儿的声音。

想挤到人圈里去听个仔细，但人场太密实了，挤不进去，就只能站在人墙外边听，跷着脚跟越过人们的肩膀在里面看，倒也看见万芸儿正立在人圈儿当中唱，但是看不清容貌，声音细微的时候，也听不清唱腔，但是能够看出来，万芸儿唱红了，一曲《宝玉探晴雯》，把人们迷住了。

好不容易里面的人散开了，侯天成往里面挤进去了一步，这时，他站到人圈里面来了，只和万芸儿隔着几步远，万芸儿一板一眼地唱着，“那个贾宝玉，坐在病床边儿上，称一声晴雯泪湿了衣襟。”万芸儿唱得如行云流水，一句一句如泣如诉，唱到悲切处，万芸儿自己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好！”忍不住人圈里有人喊了一声“好”，此时瞎老万放下三弦，拿着一个簸箕向人们走了过来，这次没有人走掉了，人们纷纷地就往瞎老万的簸箕里放钱，瞎老万江湖中人，他明明觉出已经收下不少钱了，可是他还拿着簸箕冲着人们鞠躬：“瞎老万谢谢各位爷了，我闺女得恩师指点，学了一个新段子唱出了人缘，更感谢各位爷的抬爱，在三不管里给我们父女一块地界唱曲谋生，瞎老万多收下几个钱，也不是只为了自己，想我闺女的恩师如今还正一筹莫展，瞎老万要还给恩师送上一份孝心呢。”

听过万芸儿唱的《宝玉探晴雯》，又听见瞎老万向人们敛钱时说的话，侯天成一时感动，竟然落下眼泪儿来了，他真想走到人圈里向万芸儿鞠个躬，感谢她唱红了自己写的《宝玉探晴雯》，可是他又怕打断了万芸儿的演唱。这时万芸儿正准备接着往下唱呢。

不多时，瞎老万回到人圈里，拉起三弦，万芸儿又接着唱起来了。“你我相处五年八个月，脾气相和语言投机你是情如冰雪人伶俐，出水的芙蓉无淤泥，晴雯哪，我是生为人也无大用，枉对了你对我的一片真情义，到如今我悔也恨也全无用，只看着你重病在身气吁吁。”

一板一眼，一字一腔，万芸儿在人圈里唱着。侯天成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他只是一抽一抽地任由自己哭成了一个泪人儿了。

“好！”

万芸儿还没有唱完，人圈里又响起了叫好的喊声。

不光是喊，还有人在用力地鼓掌。天津人说鼓掌是拍巴掌，三不管时多好的把式，多好“玩艺儿”，有人喊好，没有人拍巴掌，万芸儿算得开天荒第一位了，她把粗鲁的天津爷们儿感动了。

“各位爷捧场。”说着，瞎老万又举着他的簸箕向人群走过来了，他一面

走着，一面向人们说着：“这次，我瞎老万不是为我和我闺女敛钱，我为我们的恩师向各位爷们儿敛点钱，那一日我们父女正在落难之时，恩师五先生把他写的一个新段子放在了我的破草帽里，这好有一比，就好比是汉张良得兵书，我就对闺女说。芸儿呀，咱们父女二人得救了。只是，这位五先生自从把这段《宝玉探晴雯》赏给我们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我们父女二人想感谢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他。听说这位五先生是侯家大院的后人，我们一个走江湖的人，怎么会有胆量去侯家大院打扰呢？只求在场的各位爷，有认识五先生的，给他家人带个话，就说是瞎老万和万芸儿就在三不管里等着谢恩呢。”

“哥哥，你不快过去搭话？”说着，侯宝成就用力往人圈里推他哥哥，谁料，恰正是在此时，侯天成一回身。

他竟然大步地从人圈里跑出来了。

“哥哥！”侯宝成见他哥哥跑了出来，回过身来就在后面追，可是他从来没见过他哥哥跑得这样快过，就像背后有人追赶似地，侯天成径直地跑回家来了。

跑口家来，侯天成一步就跑到了我奶奶的房里：“三伯母，龙国太过生日的官礼有了。”

“你写出新段子来了？”我奶奶当即就高兴地向侯天成问着。

“不光是写出新段子来了，连角儿都找到了。”侯天成更是高高兴兴他说着。

“谁？”我奶奶关切地问着。

“万芸儿。”侯天成口答说。

“哦，是好呀，我认识。”我奶奶是一个地道的糊涂老太，她经历过、看见过的事，你对她说起来，她是什么也不知道；她没有经历过，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事，你对她说起来，她是有鼻子有眼儿地什么全知道。

“三伯母见过万芸儿？”侯天成好奇地向我奶奶问着。

“我怎么不认识她呢？”我奶奶向侯天成反问着说，“唱玩艺儿的角儿，不过20岁，这么高的身材，圆圆的脸儿，大眼睛，尖尖的下颏儿。对不对？唱的是那个《霸王别姬）……”

“三伯母，你记错了，唱《霸王别姬》的叫玉儿。”

“那，这个叫什么呢？”我奶奶问着。

“芸儿。”侯天成回答着说。

“噢，姐儿俩。”我奶奶又闹错了。

龙国太过生日，当然要唱堂会，但是，堂会是唱给宾客们听的，老寿星龙国大自己是不会坐到后花园里看堂会的。那么，龙国太做什么呢？龙国大坐在大花厅里，和她的老姐妹们一起说话儿，而在龙国太的老姐妹之中，我奶奶是最重要的一位。

如此一说，就显得有些吓人，我奶奶怎么就成了龙国大的老姐妹了呢？这里面有分教。

第一，莫看龙国太的儿子是北洋政府的总理大臣，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北洋政府前前后后一共有几十个总理，其中最短命的一位总理，在位不到一个小时，宣誓就职的典礼还没有结束，他就被人轰下台了，下了台回到原籍，他还是一个老乡贤，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也不享受任何待遇，就和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而天津卫于北洋时期又是专门出大总

统和总理大臣的地方，光是大总统就出过四位：袁世凯、曹锟、冯国璋，还有一位徐世昌，所以这总理大臣，也就算不得是个人物了。

北洋时期，北洋政府设在北京，北京算是前台，前台里打仗，闹得乱哄哄；而天津却是后台，后台里分赃，分得热热闹闹，你上台来我下台，走马灯一样，人出人进转得你眼花缭乱。据我奶奶后来对我们说，光是我们家亲戚，在北洋政府里做过大官的，少说也有几十位，而此中龙国大的儿子，还要叫我奶奶是表姨舅娘呢。这其中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诸位就绕乎去吧。

当然，老姐妹们陪着尤国大说话不能白说，说着说着话，其中的一位老姐妹就要有些表示了，这位老姐妹突然想起什么事情来的神态，回头吩咐随来的人把一样物件取过来，然后放在龙国太的面前，对龙国太说：“说是贵州的一户什么人家，孝敬我们老头子的一件稀罕物，金佛爷，就放在龙国太身边留着玩赏吧。”听出来了吗？她的老头子在贵州打仗时抢来的一尊金佛像，就送给龙国太了。龙国大哩，当然也没说不要，可是她一点也不表示喜爱，因为他儿子没少往家里带这种东西，接进来就交给身后边的人，拿下去了。

我奶奶固然没有金佛像好送给龙国太，我爷爷念书，虽然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是撕不下来，撕下来送给人家，人家也不要。可是每年龙国太过生日，我奶奶也没空着手来，今年她就给龙国太带来了一件最讨她欢喜的礼物：万芸儿的《宝玉探晴雯》。

带着万芸儿、瞎老万，陪着我奶奶到龙国太府上来的，是侯宝成。侯天成上不了高台面，到了这种场合，他就犯困，一不留神，他就睡着了。所以，莫看段子是他写的，角儿是他发现的，可是真到亮相的时候，他就躲起来，而由他弟弟出面了。

当侯宝成在南市一家小客店里找到瞎老万和万芸儿，并且告诉他们要带他们去唱堂会的时候，瞎老万抱着拳头一连对侯宝成作了好几十个揖：“谢谢侯先生抬爱，怎么就想到了我们？”瞎老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在三不管“撂地”的艺人，居然会被人请去唱堂会。自古以来，唱堂会是一种规格，没有点名声的角儿，压根儿就没有资格唱堂会，一说这位老板昨天唱堂会去了，好象伙，够份儿了。

瞎老万当然要问是给哪位爷唱堂会，侯宝成说是去龙国大府上唱堂会，瞎老万一下就给侯宝成磕了一个头：“侯爷，你饶命吧。龙国太府邸，那是我们这等人去的地方吗？一句话错了板眼，吃饭的家伙儿就丢了。”“没那么厉害，龙国太也不杀人，你只管去唱就是了。”

哄得龙国太掉下了眼泪儿，一句话，你们父女两个后半辈的日子就有了。”侯宝成对瞎老万说着。

“不行，不行。”瞎老万还是退让着说，“就算是闺女的玩艺儿好，可是我这副容貌，龙国太一准吃不住劲，一个恶心，龙国太说，瞎老万呀，你这份容貌活在世上做什么呢？连闺女的前程也耽误了。”

“你放心，就是你想见龙国太，我也不让你见的，你只管跟我去，到时候，我会有办法的。”

就这，瞎老万和万芸儿就随着侯宝成一起到龙国太府邸来了。进了龙国太府邸，瞎老万和万芸儿先在下房里喝茶，侯宝成就和外面的爷们儿一起看堂会。

过了一会儿时间，里面传出话来，说是请侯府里的七先生把角儿带过

来，这时候宝成就到下房把瞎老万和万芸儿领到大花厅里来了。

万芸儿才走进大花厅，跪在地上，冲着龙国太就磕了一个头：“学徒给老寿星贺寿。”“哟，瞧这闺女，多会来事呀！”龙国太当即就对我奶奶说着。

万芸儿给龙国太磕过头，瞎老万却被侯宝成用屏风挡在后边了。龙国太也是眼神不济，没看见万芸儿身后还跟进来一个瞎老头子。

万芸儿给龙国太磕过头之后，就退后一步站在了众位老姐妹的对面。这时，龙国大就向万芸儿问着说：“叫什么名字呀？”

“回老祖宗的话，学徒叫万芸儿。”万芸儿回答着。

“芸儿，这名字不错。”龙国太点了点头说。随之，龙国太又向万芸儿问着说，“在哪儿唱玩艺儿呀？”

“芸儿才从上海到天津来。”没等万芸儿说话，我奶奶就按照事先侯宝成教给她的话，回答着龙国太说，好在龙国太也不知道上海有没有人唱梅花调？她也不会让她儿子派人去上海调查，打个马虎眼，也就搪塞过去了。

不等龙国太再问话，侯宝成给了瞎老万一个暗示，瞎老万拉起三弦，一个小过门儿，万芸儿就唱起来了：“那个贾宝玉，坐在了病床边儿上，称一声晴雯泪湿了衣襟。”

“好！”开篇才唱了两句，龙国太就听得着了迷，不管瞎老万正在拉着过门儿，龙国太就对她的老姐妹们说道：“贾宝玉和晴雯的事，我早就说过要编成曲儿唱的，怎么这许多年就没人编成段子呢？”

“我听他们说呀，这大鼓词可不好编着呢。”我奶奶当即回答着说。

这时过门儿已经拉过，万芸儿又唱了起来：“你我相处五年八个月，脾气相和语言投机，你是情如冰雪人伶俐，出水的芙蓉无淤泥，晴雯哪，我是生为人也无大用，枉对了你对我的一片真情义，到如今我悔也恨也全无用，只看着你重病在身气吁吁。”

“你听听，你听听，这不心疼死人吗？”国太一挥手，下边的人立即送上来毛巾，她老人家已经早成了一个泪人儿了。

看见龙国太掉下了眼泪儿，在场的老姐妹们也一个个地跟着掉起眼泪儿，一面拭着眼泪儿，一面拭着眼角儿，龙国太一面还和我奶奶说着贾宝玉和晴雯的事。据龙国太说，这事怪就怪在贾老太太没有主见，孩子们的事，该成全的就不要干涉，什么主子呀奴才呀的，他们两个人要好，你管那么多事做什么？

“可不是吗？”我奶奶当即就搭话说，“贾老太太也是不知道细情，冲着她疼孙子的意思我想她若是真知道宝玉和晴雯要好，她也不会硬把他们打散。”

“哎，这天底下的事呀，成，也是缘分儿，不成，也是缘分儿……哟，闺女你接着往下唱呀，别光听我们的。”龙国太和我奶奶说得高兴，竟然把万芸儿放在一边儿了。

万芸儿一曲《宝玉探晴雯》，听得满屋里的老太太们全哭成了泪人儿。不觉间曲儿唱完，龙国太竟然感动得泣不成声了。

“闺女，快进来，让奶奶好生看看你。”

哟，听出来了没有，龙国大把万芸儿认下做孙女了。

“万芸儿给奶奶磕头。”万芸儿是个何等的机灵人儿呀，她一步过来，就冲着龙国太跪在了地上，瞪瞪瞪，一连就给龙国大磕了三个头。

“你别回上海了，你就留在天津侍候我们几个老姐妹吧。”龙国大一把将

万芸儿拉过来，万般喜爱地对万苔儿说着。

“行了，这个事龙国太就别操心了。”我奶奶立即向龙国太说着，“我们院里的老七不是在这儿了吗？这事就交给他办去吧。”

“老祖宗，宝成在这儿了。”侯宝成听见我奶奶提到他，立即就走了过来，向着我奶奶说道：“说是留在天津吧，也不容易，各位老祖宗的府里，又不能总去打扰。”

“不是有个小梨园吗？”龙国太向侯宝成问着。

“小梨园是杨彩月的天下。”侯宝成向龙国太回答着。

“给杨彩月另找个地方唱去。”龙国太斩钉截铁他说着。

“她背后有袁六爷的势力。”侯宝成又向龙国太说着。

“袁老六算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会捣乱吗？告诉办事厅，给他派个官儿当就是了，无论多捣乱的恶霸，给他顶乌纱帽，就把他招安过来了。哟，闺女，你再把那《宝玉探晴雯》给咱们唱一回。”

瞎老万耳朵好使，龙国太那时话音才落，他的过门儿就又拉起来了。

尾声

万芸儿到小梨园挂牌的前一天，小梨园的座位就全订出去了，这其中有关津卫的议长，有关津商会会长，有关警察局局长，有关各位富绅巨贾，反正这样说吧，凡是有头有脸的人儿，全都捧角儿来了。

当然，只一夜的时间，万芸儿就红起来了，红得发紫，红透了半边天，那个三不管有名的恶霸袁六爷，不光没有出来捣乱，他还亲自坐在小梨园里给万芸儿维持秩序。倘有人敢听完了段子，不给钱就走，他也不动手，只在他往外走的时候，他悄悄地一伸腿，“叭”地一下，就把他绊倒了。在天津卫，这手最厉害，下绊儿，当心着点吧，爷们儿。

那么至于侯天成呢？人家瞎老万、万芸儿和杨彩月不一样，人家知恩报德，小梨园里前面八张桌子，万芸儿每天都把正当中的那张桌子给侯天成留下，而且还摆好了四样干鲜果品。人家万芸儿说了，五先生终生的开销，她包下来了，万芸儿给五先生在天津最大的饭店开了账户，无论五先生几时要吃什么，立即就给五先生上什么，五先生吃过之后，抹抹嘴头就走，到了时候。

由万芸儿付账。而且人家万芸儿还说，五先生自己虽然不要任何酬谢，但万芸儿不能没有表示，每年给五先生一笔钱，足够五先生一年的花销，五先生写了一曲《宝玉探晴雯》，比我们写十部长篇小说的收入还多，后半辈不犯愁了。

只是，五先生我不到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弟弟满天津卫找他，也没有找到踪影，事情烦到袁六爷的头上，袁六爷曾经夸下海口说，在天津卫你丢了一根针，不出半个小时，他袁六爷也能给你我回来。可是这次，他也瘪了，找不着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这其中只有我知道五先生的下落，因为我每天看报，我见报屁股上常常有什么“云中君”、“茶后客”们写的文章，我料定，五先生一定还在天津，但他已经把世道看破了，写了一段《宝玉探晴雯》，唱红了一个万芸儿，他就无所求了，躲起来卖文谋生，他拉倒了。

这就对了，五先生，如今我就学着你的样子，名呀利呀地，早看破了。

